中外文學新詩創作獎徵稿

本期包括：

中外文學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第十二卷・第七期

中外文學

139
第十二卷・第七期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VOL.12
NO.7
DEC.1983

中外文學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第十二卷・第七期

本期包括：

中外文學月刊

第十二卷‧第七期
總第一三九期

出版者　中外文學月刊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轉
電話：三五一〇三三一—二三八八

印刷者　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五十五號

港澳零售　田園書屋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56號2樓
總經銷

▲訂戶敬請保留封套編號以便聯絡或查詢▼
親友代訂折合新台幣，註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國內
零售每冊新台幣六五元
訂閱（全年新台幣　六五〇元
　　（兩年新台幣一二五〇元
郵政劃撥一七九六三中外文學月刊社

國外
平郵（港澳地區美金22元
　　（其他地區美金25元
航空（港澳地區美金27元
　　（亞大洋洲美金30元
　　（歐美非洲美金36元
請寄滙票或個人支票，受款者
Chung-Wai Literary Monthly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誌字第壹貳零伍號
中華郵政核准登記第一類　新聞紙台字第三二四〇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中外文學目錄

第十二卷・第七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號

中外文學現代詩創作獎

一、本刊為提倡詩義，鼓勵新文學創作，特舉辦「現代詩創作獎」，以傳承古典成績，發揚現代精神，肯定人性尊嚴為宗旨。

二、應徵作品須以白話語體文，自由圓融之形式為基礎之現代創作。舊體作品恕不接受。

三、應徵作品主題、風格、類型不限。惟篇幅以二十行至六百行間為宜。

四、應徵作品請以有格稿紙謄寫，註明「應徵現代詩獎」字樣寄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轉「中外文學」收。

五、應徵作品請自留底稿，本刊恕不退稿。

六、截稿日期：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一日。

七、評審：由本刊敦請委員三至五人合議票選。

八、揭曉日期：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一日。

九、獎金：首獎貳萬元，另獎牌一面。原作在本刊發表不另致酬。

十、佳作若干，在本刊陸續發表，依本刊稿例從優致酬。

十一、本詩獎由台北市浩然基金會贊助。

中外文學月刊社　啓

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藝術中的象徵

•劉昌元•

在藝術的反省與討論中「象徵」（symbol or symbolism）是個經常會出現的字，從美學觀點看，有關藝術與象徵的論文主要集中在兩方面。第一方面探討的是藝術品可否被視爲一種象徵。把藝術品定義爲一種象徵是二十世紀西方主要藝術論之一，其主要代表爲蘭格（Susanne K. Langer）。雖然這種藝術論曾風行一時，但由於其內部困難頗多，經不起其他學者的批評，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後繼者了。有關這方面的詳情，我在「藝術與符號」一文中已有申論㊀。

第二方面所探討的是藝術中的象徵。象徵是藝術家常用的創作手法之一，在象形藝術（representative arts）中（例如繪畫、詩詞、小說、戲劇、電影），我們不時都可發現。但藝術品中的象徵究竟是什麼？它們是如何創造出來的？怎樣去辨認與解釋？在作品中使用象徵有何價值？這些問題雖不易解答，但對象形藝術品之欣賞、解釋及評價皆有一定的重要性。本文的目的即在嘗試解答這些問題。由於像音樂、建築這種非象形藝術中沒有明顯的象徵，我們在本文中將不予討論。

一、象徵的意義

Symbol 這個字並無統一的翻譯。在一般英漢字典中，我們可以發現「象徵」、「符號」、「記號」三種翻法。文藝評論者對這個字也沒有下過大家都接受的定義。爲了給「象徵」下一比較清楚與合理的定義，我們最好先確定象徵的範例，然後再看其中共同的性質是什麼㈠。依據普通的理解，我們暫將象徵分爲慣用的（conventional）與藝術家所創造的（created）兩類：

一、慣用象徵之範例：十字架（象徵基督教）、國旗（象徵國家）、竹子（在中國文化的某些場合象徵清高正直）。

二、創造象徵之範例：梅維爾「莫比敵」中的白鯨、卡繆「卡里古拉」中之月亮、稻垣浩導演之電影「車伕松武郎」中的轉動之車輪、畢卡索名畫「哥尼卡」（*Guernica*）中之公牛。

由以上這些範例看，象徵顯然是種人造記號（artificial sign），與自然記號（natural sign）截然不同。記號是種具有代表其他事物含義的東西。例如A代表B，則A爲B之記號。它通常被分成人造的與自然的兩種。自然記號又稱徵候（symptom），其特點在代表物（signifier）與被代表物（signified）之間的關係是由因果秩序所建立的，例如煙是火的徵候、烏雲是下雨的徵候等。象徵既然都是人造的，就絕不是徵候。人造記號亦稱符號，通常可分文字的與非文字的兩類。文字是種最常見的符號，因爲它們可被用來代表某種實物、意義或概念。非文字的符號在日常生活中也隨時可見，例如用鈴聲代表上下課、紅綠燈代表危險與安全等。除了創造的象徵外，所有人造記號中代表物與被代表物之間的關係都是約定俗成的。換言之，X這個符號所以能代表Y是因爲首先人們有正式或非正式的約定，然後大家都照著它來使用，最後成爲習俗或文化中的

一部分。

雖然象徵是種符號，但並非所有的符號都是象徵。爲了要瞭解象徵，我們必須將它與其他的符號區分出來。首先須指出的是象徵並不是單純的文字，雖然文字可以製造象徵。文字不是象徵是因爲一般而言象徵總是某種具體的意象，而文字則直接代表抽象的概念。在文學作品中文字可以製造象徵，那是因爲文字可以用來塑造具體意象之故。如果象徵被用來代表一抽象的概念，那一定是通過具體的意象而不是像文字那樣直接去代表。此外，象徵與文字不同之點在象徵之代表物與被代表物之間的關係至少部分是由某種內在的（形象、功能、或意義上的）相似性所建立起來的，而不完全是任意約定俗成的結果。例如，十字架所以被用來象徵基督教是因爲它與耶穌受難而死之處相似，竹子所以被中國人用來象徵清高正直，是因爲它本身有直挺、清雅、堅硬等性質。這點也使象徵與一般非文字的符號（如上下課之鈴聲）有所不同。

創造象徵與慣用象徵至少有三點不同。(1)前者是藝術家的創作，代表物與被代表物之間的關係是由形象、功能或意義的相似性及其存在的脈絡（context）所決定的。後者之代表物與被代表物之間雖也可有相似性，但有明顯約定俗成的成分。它們在一社會文化中已經或幾乎可被視作慣用語言的一部分。(2)前者皆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性質。代表物是間接地暗示被代表物，而不是直接提指的。阿哈船長所追殺的似乎不只是隻白鯨，卡里古拉也不像真的在找尋月亮，它們都代表了一些其他的意思，而不單是一般所瞭解的白鯨或月亮。後者的意義則是直接顯示的。(3)由於創造象徵有意義的雙重性（或意義的表裏不一），有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象徵的朦朧或曖昧。有時我們不能確定一象徵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有時我們在兩個有衝突的解釋中不能決定那一個較正確。慣用的象徵意義比較固定明確，不會在解釋上引起困難。

雖然令藝術評論者感到興趣的是創造象徵，但這並不表示它與慣用象徵之間有絕不能溝通的圍牆。一創造象徵一旦被其他的藝術家所接受，而被廣泛地使用後也可成爲慣用象徵。反過來說，一慣用象徵也可因爲使用的脈絡改變了，而成爲創造象徵。

綜上所述，「象徵」可姑且這樣定義：它是一種符號，在其中代表物通常總是具體意象與被代表物之間的關係不完全是任意約定的結果，而是具有某種形象、功能或含義的相似性作基礎，它可分爲慣常的與創造的兩種，前者之建立及使用皆隨俗而定，意義比較直接明確；後者之成立有賴藝術家之創造，含義比較間接曖昧，需要由其存在脈絡來推敲。

由於創造象徵也有暗中比喻的性質，所以有時很容易與隱喻（metaphor）混淆在一起。但象徵不只是說一物與另一物有某種相似性，也是用一物來代表另一物。隱喻基本上是種修辭技巧，它是把喻辭（如、像、似等）省略之比喻。雖然隱喻也是種間接含蓄的傳達方法，但它基本上只存於文句之中，而不存於繪畫或其他非文字的藝術中。此外，隱喻主要涉及一句話的語意，卽由初義（primary meaning）的間接矛盾中透露次義（secondary meaning）㊂，並不會涉及整個作品之主題。而象徵則常與主題有關。例如，當李清照說：「唯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時，我們知道「載」是個隱喻的字。這是因爲就語詞之初義或本義（literal meaning）來說，愁不是實物，用舟來載是間接地矛盾，故知這只在逼出次義，形容愁的沈重。當卡里古拉說他在追求月亮時，我們就看不到這種間接的矛盾。但月亮在劇中有「不可再獲得的愛情」之意，它就涉及了該劇之主題：人的荒謬意識（一方面是主體之無止的熱情，另一方面是客觀上永不能挽回的事實）及其反叛方式。

創造象徵的意義既是間接暗示的，它就不可與任何直接的敍述或描述混同。例如我們只要一看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就知道畫的是個美女，但它却不能被視爲美女的象徵。必須記住的是創造象徵的特點在它表面所說的是一回事，所暗示的却是另一回事。「哥尼卡」那幅名畫的左上角表面上畫的是隻公牛，但依畢卡索自己的解釋，代表的却是殘暴與黑暗㊃。

就文學作品而言，列舉範例（exemplication）是種直接傳達的方式也不宜與創造象徵混同。在日常語言中，「象徵」這個字被用得很鬆，有些人喜歡把小說或戲劇中的某種典型人物（如哈姆雷特），當作某種個性的人（如猶豫不决）之象徵。哈姆雷特雖可被視爲某種個性之代表，但由於這是比較直接顯示的，而不是含蓄

暗指的，所以說他是那種個性的人之虛構範例似較妥當。總之，典型不等於象徵㊄。

有些人喜歡把小說中的整個結構視爲象徵㊅。這種用法有兩個缺點：(1)它沒有把藝術品的象徵(art symbol)與藝術中之象徵（symbol in art）區分出來，(2)它的用法太廣，與作品的寓意（allegory）無法區分。因爲本文要探討的是藝術中的象徵，我們對結構象徵完全存而不論。

二、象徵的創造與辨認

雖然藝術家有時也會採取慣用象徵（例如國劇中的臉譜與動作一般皆屬此類），但比較重要而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創造象徵。藝術家並沒有固定的或機械的方法創造象徵，有時可能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已創造出一象徵㊆。就創造象徵的範例看，以下幾種似乎是比較常見的辨法㊇。其一是描述或描繪一不尋常或不可能的事件。例如，卡里古拉之追尋月亮，阿哈船長之追殺白鯨顯然是不尋常的事件。賈寶玉含玉而生（玉顯然是個象徵，其意義下面仍會談到），人變成爬虫（卡夫卡的「變形記」）或犀牛（尤涅斯可的「犀牛」）顯然是不可能的事件，這種不可能的事件使玉、爬虫、犀牛都成爲象徵。「哥尼卡」中的公牛及像眼睛的燈泡都是不尋常的，它們通常不會出現在戰爭場面中。Odilon Redon的石刻"The Ballon Eye"（見H. W. Janson's *History of Art*, p. 508）把一隻眼睛畫在氣球上，達里名畫「記憶的持續」中的溶化的手錶等都是符合這個原則的名例。

其二是讓一意象佔一突顯（prominent）位置，所謂「突顯」位置指的是一特別引人注意的位置。就文學來說，通常是在開頭、結尾或有高潮之處。就繪畫來說，通常是一幅畫的中部。爲了要達到特別引人注意的效果，除了所佔的位置重要外，也可使用描述不尋常或不可能的事件來達到目的。所以也可把第一個原則附屬在這原則之下。卡里古拉之月亮在劇本開始及結束部分都被提到，顯然佔有突顯位置。白鯨、爬虫、犀牛在上述各作品中的突顯地位也很清楚，不用多加證明。這些意象不只在作品中重複出現而且根本成爲整個作品的中心支柱，是讀者關注的焦點，與作品之主題緊密相關。在一幅畫中與一般實物不同者較易有突顯效果，這點在前

段已提及。另外一種方式卽一意象與畫中其他東西有明顯的不同。例如「哥尼卡」中的公牛，不只是全幅畫中唯一完整之物，而且與佔有中心位置及體積最大的馬（不用說也是個象徵）形成一對照，所以可被視爲象徵。根據畢卡索自己的解釋，那雙被矛刺中而半跪的馬象徵哥尼卡的百姓（見註㊃）。

其三是用重複的手法，讓一意象再三出現來達到暗示的效果。我們在上段已擧例說過重複如何可造成突顯的效果。現在我們再擧兩個例子來說明此原則。在「車夫松武郎」一片中，稻垣浩用了十次左右的大特寫來表現轉動中的車輪，令人不可避免地意識到它們不只在呈現車輪轉動的意像，也在藉它們象徵歲月與人生的流逝。海明威在其短篇小說「一個清潔光亮的地方」再三寫一老人在夜間坐在酒店的樹蔭裏。那出現三次的樹蔭，由整篇小說的脈絡看，是用來象徵虛無與死亡的逼近。

最後要提的一種方法是把兩件事物結聯在一起，通過聯想來達成象徵的效果。例如在「戰地春夢」中，海明威把高山發生的事都寫成是美好快樂的，在平地發生的總是陰鬱痛苦的，又常與下雨關連在一起，使高山成爲快樂的象徵，平地與雨成爲痛苦災難的象徵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爾斯泰把幸福與鄉村結合，犯罪與不幸與城市結合也有類似的象徵意味。此外，托氏也重複使用火車來交代重要的情節（如安娜與佛隆斯基在火車上初遇。最後她甚至死在火車輪下等），是藉火車這個意象來象徵某種物質力量或人力無法抗拒的必然規律㊉。以上各例也都使用到重複手法，但並非所有的情況都是如此。例如在「失去的地平線」一片中，導演把香格里拉之喇嘛的病危與燭火毗連起來，而當燭光被風吹滅，觀衆就知道喇嘛死了。燭光熄滅在這種情況下成爲死亡的象徵，但並沒有用到重複手法。

以上所提的四點並不一定窮盡所有創作象徵的方法，而且各點就其本身而言也並非創造象徵之絕對必要或充分的條件。但是我們無疑可以利用它們作爲辨認藝術品中有創造象徵存在的線索。要確定一對象是否爲創造象徵，我們一方面可以檢查它是否合乎創造象徵之定義，另一方面也可檢查它所出現的脈絡及是否合乎上述四個原則。如果脈絡沒有顯示任何反面證據，而一對象又合乎上述多種原則的話，則我們就沒有理由不將它視爲創造象徵了。

另外一點有助於我們辨認創造象徵的是瞭解它有主要與次要之分。主要創造象徵是與作品主題有關的，例如上述白鯨、爬虫、犀牛、月亮等。如前所說，這些意象是整個作品的支柱以及讀者關注的焦點。要辨認這種象徵通常比較容易，許多時候作者喜歡用它來作爲作品的名稱。沙特的「蒼蠅」、契可夫「海鷗」、「櫻桃園」、易卜生的「野鵝」、朱西寗的「狼」等在這方面都是典型的例子。次要創作象徵與主題無直接關係。一般來說，比較難辨認的多屬此。在上述例子中，燭光熄滅象徵死亡是比較容易辨認的，但火車、高山、平地等次要創造象徵一般讀者恐怕就不會留意到了。

三、象徵的解釋

慣用象徵皆有約定俗成的意義，所以不會在解釋上構成什麼困難。但創造象徵的情形卽不同，一方面因爲其含意是隱藏的，作者沒有明說出來，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其意義是首次被使用的，所以往往在解釋上會造成困難。

在解釋創造象徵的意義時有無可依循的原則？當我們對一象徵的含義有爭論時如何決定孰是孰非？要囘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由一意義淸楚的例子着手。我們如何知道車輪轉動象徵歲月流逝？因爲㈠整片的脈絡只允許我們作此解釋，我們看到每當車輪轉動的意象出現一次，劇中人物本身的年齡及境遇都隨着改變；㈡車輪轉動與歲月流逝之間皆有變化不居、向前邁進的性質。這樣我們就有兩個原則。第一個可稱爲配稱原則（principle of congruence）㈠，其意義爲一象徵的意義是受它的存在脈絡所決定的，我們對一象徵的解釋必須與作品的其他部份一致而不能在作品中找到與此解釋相衝突的證據。第二個可稱爲相似原則（principle of similarity），它意指當我們說X象徵Y時，X必須與Y在形象或含義上具有某種相似性。

依此二原則，我們可以裁決對象徵意義之爭論。例如賈寶玉的那塊玉象徵什麼？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

一文中說它象徵的是叔本華所謂的「生存意欲」。但葉嘉瑩在其「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中指出王氏之說牽强附會，與原著中將寶玉形容爲「通靈」之說相違㊁。葉氏認爲寶玉之象徵意義應是人之可以成佛的明靈本體。從上述兩原則看，葉氏之說無疑比較正確。一方面當然是因爲「通靈」之說較配稱（失玉則昏迷或瘋癲），另一方面也因爲玉不只本身清明光滑，而且在中國文化中始終是個被人欣賞與喜愛的對象。以玉象徵「欲」除了語音相似外，簡直找不出任何相干之處。

雖然配稱原則與相似原則對解決象徵含意之爭論有幫助，但其助力是有限的，因爲象徵本身可能具有脈絡不能消除的歧義及曖昧性。有時候我們雖然明知某物爲象徵，但不能確定其意義。有時候我們雖可說明一象徵的意義，但又找不到一種可能的解釋，而無法判定那種解釋比較對。例如「莫比敵」中的白鯨顯然是個主要創造象徵，但它的含意是什麼却始終沒有定論。它象徵的是宇宙中無形的邪惡力量嗎？還是白色人種的最深沈的血緣意識（D. H. Lawrance）㊂？我覺得作品本身可能並沒有提供了任何淸楚解釋的線索，事實上，有些人認爲「莫比敵」的吸引之處卽在其曖昧不明的象徵意義。李商隱的「錦瑟」也是個著名的例子。

我們在第一節中曾提到「卡里古拉」中的月亮象徵「不可再獲得的愛情」，我們的證據是什麼？主要是依據此劇一開始就說道卡里古拉因其妹妹兼情人杜絲娜死亡而失踪，當他首次出現而人們問他去了那裏時，他說「去找月亮」。顯然月亮與杜絲娜之死有關。而在第三幕中，他甚至說他曾兩、三次擁有過月亮。並且在最後一次的獨白時他說：「假如我有足夠的愛情，一切可能改觀。」㊃這些情節使人不能另想其他的解釋。但是在另外的地方，我們也看到有不少的反面證據。例如，卡里古拉曾不只一次否認愛情對他的重要㊄。甚至還明白宣稱月亮是種眞理的象徵，此眞理卽「人死；並且他們並不快樂。」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卡里古拉是個瘋狂傾向的暴君，他的話並不一定具有作爲證據的地位。因此，我們可以否定他的否定，指出他實際上仍是受着失落愛情之影響。至少他自己對月亮的解釋並不更合乎配稱原則。當然我們也可把月亮解釋成任何人想得到而又不可能得到的東西。這一方面可避免解釋成愛情的反面證據，另一方面也不難找到支持的證據。例如，在第一幕卡里古拉就說：「我的事情很簡單：突然間，我希望得到不可能的東西。」接着又說：「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安排眞叫人無法忍受……這就是我爲什麼要月亮……某種聽起來雖然無稽，但事實上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東西。」但是這樣一來，又與卡里古拉曾說擁有過月亮及「假如有足夠的愛情，一切可能改觀」的說法矛盾。我們也不能明白爲什麼卡繆要把杜絲娜之死安排在劇剛開始的時候。總之，單憑配稱原則及相似原則，我們不能完全決定那種解釋更好。

創造象徵的意義不是任意由作者的意向或觀衆的感覺來解釋的。它的意義是受配稱及相似原則所決定的。但這也不表示象徵的含意是永遠客觀明確的。象徵是否有明確的含意得看作品本身有無提供這樣的線索。

四、象徵的作用及評價

爲什麼藝術家喜歡用象徵的手法來創作？在作品中出現的創造象徵可能對作品的價值產生什麼好的影響？這些問題至少可由四方面來解答。首先，它是種間接的傳達方式，使用得恰當就可增加作品的隱藏意義及含蓄的韻味，邀請觀者更主動地去參與解釋。法國象徵派詩人馬拉美曾說（大意）：「明說是破壞，暗示才是創造。」象徵就是種主要的暗示方法之一。第二，藝術的心理基礎在具體的形象思維或想像，而象徵是最基本的形象思維方式之一。象徵的使用可以增加作品的具體性，比較容易達到生動及富有情趣之效果。第三，它是種很經濟的傳達手法，可以把複雜的意思濃縮在一個意象之中。卽使一慣用象徵往往也統攝了許多有意義的體驗與歷史。最後一點値得提出的是主要創造象徵可以增加作品的複雜性、統一性及情感的强度（intensity）㊅。藝術品的特點通常是在顯現（show）一個情境或意念，而不在直說（say）。主要創造象徵的作用卽在把作品的主題具體的顯現出來，比起直說，顯然是個比較複雜的手法。例如，不說人與人之間的隔離而說人變成爬虫（卡夫卡的「變形記」），不說個人被集體吞併成爲尼釆所謂的獸羣（herd），而說人變成犀牛（尤涅斯可的「犀牛」），都是種比較複雜的表現方法。它們在讀者心中所造成的情感效果顯然比直說大得多。雖然主要創造象

徵的省略有時不一定就會使作品的內容減少，但作品的主題就會失去一穩定統一的意象來顯現。

當然，在作品中使用創造象徵並不一定就可保證會達到成功的效果。在評價方面有無可依循的原則呢？這些有關象徵的問題中恐怕是個最難回答，也最易引起爭論的了。再加上目前學術界在這方面的討論較稀少，我們只能根據本文迄今所建立的論點提出一些簡單的指導原則。

首先應注意的是創造象徵有其客觀意義及辨認原則，因此藝術家或批評家並無權濫用「象徵」這個字來解釋作品之含意。作品中的任何對象必須先是象徵，才可被評價為好或壞，如果根本不是象徵就談不上好壞了。當作品中的某物被作者或批評家當作象徵，而却沒有客觀理據可以支持的話，那麼該象徵的使用顯然是失敗的。

其次，對作品的複雜性、統一性及情感强度愈有幫助的創造象徵價值愈高，就複雜性來說，創造象徵一方面表現了語意的雙重性，另一方面也在它顯現了一個帶有複雜含意的具體意象，允許我們作各種可能而周全的解釋。相應於不同的人之存在情境，使作品透露不同的信息。為了提高作品的統一性，創造象徵時最好不要牽强，而具有某些情節或描繪的烘托，使它自然地及有理由地成為象徵㈦。這個原則對小說或戲劇來說特別適用。在這類作品中創造象徵最好與其他部分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孤立地存在。例如「莫比敵」中的白鯨與「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火車本身就是推動情節的因素，卽使撇開其象徵意義不談，亦有其自身的意義。轉動的車輪在「車夫松武郎」中一方面與主角的職業有關，另一方面也象徵了時間的流逝，使人感到自然妥貼。相形之下，「卡里古拉」中的月亮本身在劇情中是突然出現的，本身又無推動情節的力量，好像只是作者需要一象徵而硬製造出來的，沙特對蒼蠅的處理亦有相同的毛病。象徵的情感强度除了繫於複雜性及統一性外，也涉及創造性，由於象徵有隱喻成分，愈能把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相干的兩件東西關聯起來的就愈能讓人突然發現它們之間的相似性，因而愈能有新意。一個巧妙的比喻第一次被使用時會令人感動，但當使用多了，成了陳腐之言，也就難令人感動了，創造象徵的使用也是一樣。

最後要談的是創造象徵含意的明確性。我們已經强調過創造象徵的建立應該要清楚，有理據可支持其辨認。但象徵的意義並不一定愈明確愈好。例如，把「哥尼卡」中的公牛換成老虎可使含意更明確，而不一定會使它成為一幅更好的畫。但完全令人無法瞭解的象徵顯然又使作者及作品的意思不能成功的傳達。準此而論，我們可以說一個好的創造象徵雖然不必只有一種含意，但也不應朦朧到允許任何解釋。換言之，作品本身應提供某些線索，引導我們朝某些方向去瞭解它。創造象徵的曖昧性應該是存於幾種可能的解釋之中，而不是完全不提供可能解釋之線索。此外，作品不宜提供自相矛盾的線索。例如「卡里古拉」對月亮象徵的含意就犯了這個毛病。象徵含意的豐富性是使多種解釋同樣可在作品中找到足夠的及周全的證據支持，而不是任何解釋在作品中都找不到一致的證據支持。（參考M. Dufrenne 在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頁三二〇中對 ambiguity by default 及 ambiguity by excess之區分）

五、心理分析學的相關性

人是種天生就會製造象徵的動物，因為每個人在夢中都是創作象徵的能手。雖然在第一節中我們對象徵之定義並沒有用到夢中之象徵，但其意義對它們也同樣可適用。弗洛依德的解夢術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分析夢中象徵的意義。這種象徵對於我們那些被現實壓抑的意欲一方面作了某種化裝或隱藏，另一方面也作了某種顯露。對心理分析學家而言，這些象徵是通往人深層意識活動的密碼。只要有足夠的知識及經驗，隨時都可把它們譯為淺顯易懂的文字。這種心理分析學及容格（C. G. Jung）的修正說曾被廣泛地應用到解釋及評價文藝作品，以致於任何討論「藝術中的象徵」的文章都不應對此說完全避而不談。篇幅不允許我們在此作深入詳盡的探討，由美學的觀點看最根本的問題在「假定心理分析學本身是可以成立的，在藝術領域中它對象徵的創造、辨認、解釋及評價等方面究竟有什麼幫助？」

作爲心理學的一支，心理分析學所研究的主要是人的意識及潛意識的活動。對這些活動的知識卽使可增加對藝術家的人格之瞭解，但對其所創造的作品或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有關仍不一定。我們先得看作品本身是否客觀地顯示了藝術家內心活動的結果。例如，心理分析學告訴我們房屋、洞穴在夢中常是女性性器官的象徵。當某一作品中出現了這些東西，它們是否卽可被解釋爲這種象徵？顯然不可，因爲作品可能完全沒有提供我們如此解釋的線索，違背了我們在第三節所說的配稱原則。像「愛麗絲夢遊仙境」這樣的童話，居然也被某些評論家看出性的隱意，愛麗絲被解釋爲男性性器官，地洞之歷險被視爲囘到母親的子宮㈧。這種解釋是把心理分析學的知識硬套進作品，而不管作品本身是否有跡夠的內在證據支持它。心理分析的知識對作品來說是外在的知識，它雖可對作品的含意提供可能的解釋假說，但是否能眞的成立仍有待於作品內在證據的支持。佛洛依德自己所寫的「蒙娜麗莎的微笑」㈨告訴我們關於達文西的生平（特別是他的性生活方面）多於關於那神祕的微笑本身。卽使畫家藉「蒙娜麗莎」來表達他對母親的懷念，也不表示我們必須如此瞭解此畫。作品在完成後已有其獨立的意義，不必囿於作者的意向。瞭解一作品並不只在囘逆作者的意向，而在發掘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各種可能含意，作者的意向也許是其中一個，但未必是最好的一個。比作者更瞭解作品之意義並非不可能。

就評價方面來說，我們是否能斷定凡是反映了人的潛意識（或集體潛意識）欲望的作品就是好的？或是有容格所謂「象徵原型」的作品就是偉大的？顯然並不一定，因爲果眞如此的話，許多精神病患者及原始民族粗糙的神話也是偉大的作品了㈩。當一好的或偉大的作品表現了人的潛意識或集體潛意識的欲望時，我們最多可以多了一個原因來解釋它爲什麼可以給我們帶來深刻的滿足感，但該作品的藝術價值卻仍得建立在作品的其他條件（例如有關的形式條件）上。換言之，表現人的潛意識既非一作品所以有優越藝術價值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

綜上所述，可知心理分析學對藝術品中象徵之創造、辨認、解釋與評價的相關性是間接與輔助性的，卽使藝術家有意要把心理分析學中的象徵知識直接應用到他的作品中，他仍得遵守本文所提的那些主要的象徵原則。假使本文所提的那些象徵原則是可以成立的話，心理分析學需要與它們掛鉤才能眞的對處理藝術中的象徵有所助益。

附註

㈠「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二卷，九期。

㈡此處所謂「範例」意指最清楚的例子，不一定是最有審美價值的例子，有關這些範例的評論下文還會提到。

㈢這裏我們藉用了M. C. Beardsley的隱喻理論。詳見他所著的*Aesthetics* (New York, 1958), pp. 138-44.

㈣Lael Wertenbaker, *The World of Picasso* (Time-Life Liberary of Art, 1972), p. 129.

㈤Symbol與exemplication之區分見George Dickie, *Aesthetics* (Bobbs-Merrill, 1971), pp. 130-31.

㈥例如顏元叔在「現代英美短篇小說的特質」一文中就有這種看法，見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七五），頁三四八。顏氏所說的另一種象徵——人物象徵有混淆象徵與典型之嫌。黃氏在定義象徵時說它的對象是「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情感與看不見的事物」。我認爲這種定義太狹，因爲象徵的對象也可以是具體可見的。例如在「失去的地平線」一片中，導演用燭火熄滅象徵喇嘛之死，喇嘛之死顯是具體可見的。奇怪的是黃氏卻說：「死亡」是抽象看不見的（頁三三七）。

㈦據梅維爾自己說，白鯨是在無意中寫成爲象徵的。見 W. Y. Tindall, *The Literary Symbol*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3-14.

㈧前三種方法見Dickie, *Aesthetics*, pp. 126-27. Dickie 的說法是依據Beardsley而來，但他沒有註明。見Beardsley, *Aesthetics*, p. 292.在此頁，Beardsley 把突顯性當作繪畫中之創造象徵的必要條件，但對其他種類的藝術品而言，此說並不一定可以成立。

㈨見「美國小說評論集」田維新等譯（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一九七五），頁二七六至七八。

㈩Isabel C. Hungerland, "Symbols in Poetry," in W. E. Kennick, *Art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64), p. 431. Hungerland引用Mary McCarthy 對「安娜卡列尼娜」之火車象徵之分析來講她自己的觀點。她認爲象徵必含情感轉移（把情感由被代表物轉移至代表物）之因素，但誠如Kennick所指出，此點並不盡然。例如，當我們沒有把對物質進步力之感受轉移至火車時，並不因此就意謂火車不是象徵（頁四二八、四三一、五〇二）。

㈠此原則由 Beardsley 所提出。參考其 *Aesthetics*, p. 292.

㈡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〇），頁一八一。

㈢Tindall, *op. Cit*, p. 22.

㈣顏元叔主編「卡繆戲劇選」（台北：驚聲文物供應公司，一九七〇），頁一〇四。

㈤同前，頁一二、三二、一〇二。

㈥以上兩點參考Dickie, *Aesthetics*, pp. 129-30.複雜性、統一性與情感强度依 Beardsley及Dickie之意見都是評價藝術品的主要標準。

㈦這點意見取自顏元叔的「短篇小說談」。見黃慶萱「修辭學」，頁三六一。

㈧見 Douglas N. Morgan, "Psychology and Art: A Summary and Critique," in Morris Philipson ed., *Aesthetics Today*, p. 281, 此文討論了二十世紀前半葉心理學（心理分析派、格式塔派、實驗派三支）在美學領域中的工作，但强調沒有一派明確地解決了價值問題。

㈨此爲Leonardo 之中譯名。中譯本於一九七一年由葉頌姿譯出，晨鐘出版社發行。

⑳參考Hungerland在"Symbol and Poetry"一文中所論。Hungerland 指出容格在「心理學與文學」一文中雖然區分了從心理學觀點看有獨特意義的作品與由審美價值看有獨特意義的作品，但在其他地方又有混淆此兩類作品之嫌，就「心理學與文學」一文，容格比佛洛依德更清楚知道作品本身的意義自律性。

伊斯坦堡的故事

B. R. Eyuboglu 著・余光中譯

說伊斯坦堡就想到一頭海鷗，
一半銀閃閃，一半浪花花，半魚半鳥。
說伊斯坦堡就想到一則神話，
村夫愚婦的傳說，家喻戶曉。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一艘大汽船，
它的歌，安納托利亞的土屋裏唱着：
龍頭流出牛奶，桅杆開出玫瑰
安納托利亞的土屋裏，我童年常夢見
坐船去伊斯坦堡，又坐船回家。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多斑的葡萄，
籃子上三根蠟燭正燃亮——
忽然來了個女孩嫵媚得逼人，
惹人愛的樣子教你氣喘，
嘴唇上成熟着葡萄的蜜糖，
從頭到腳誘人又迷人的女孩——
南風，柳條，歡悅的舞蹈——
正如歌裏唱的：像「海上的船，
我的心又在風浪裏遇難。」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大市場：
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
跟阿爾及利亞的進行曲齊鳴；
而一套完美的新娘洞房
給拍賣掉了，不附新娘和新郎。
一把嵌珠母的舊笛子令我
想起老唱片上的吹笛名手。
美國的牧牛郎
舞動燭台，水煙筒，銹了的波斯刀：

「把雙手舉起來！」
美國水兵的制服百合一般白，
像採自大雛菊，清白如奶，明亮如雲；
死亡在如此的純白上頭顯得多醜，
但是當他們打仗，
就都換上了戎裝——
那顏色有血，有火藥，有硝煙，
沾上去的是仇恨，不是汚點。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了大漁場，
像一張銹蛛網張在博斯普魯斯海峽，
或是牽開在馬爾馬拉的波上。
四十條鮪魚在場中如翻滾四十座石磨。
鮪魚畢竟是海中的君王：
用步槍打它的眼睛，像伐倒一棵樹，
於是漁場的水面突然充血，
騷亂中，翡翠的波濤攪成渾水。
一網就四十條鮪魚，樂壞了船長。
一隻鷗落在桅上，半空接一條鯖吞下，
然後飛去，不再等第二條；

漁夫好心地笑起來：
「那海鷗叫瑪麗嘉，」他說。
「她每次來去，總是那模樣。」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王子羣島，
法文在此地被人糟塌，
兇手六十歲上下，是一些自得的主婦。
幽靜地段的松林如果會說話，
該有多少故事好訴說！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高塔：
如果我描寫一座，別的會嫉妬。
連德塔應該更懂事，
該嫁給加拉達塔，生下些小塔。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了碼頭：
安納托利亞無助的貧民爭着上岸，
來到碼頭的咖啡館，每天不斷。
有的要靠討飯，但恥於露臉；
有的勉強握一把掃帚掃街，

滿是污穢的臉上帶着憨笑；
還有人負着肩筐或講究的背囊，
沒入了城市的喧囂和胡鬧。
有人背着架鋼琴，縛於油污的肚帶，
重得兩腳左右擺，像蠟要化掉，
胸口因喘息起伏，汗流全身。
易碎品要靠手腳輕巧的挑夫。
嬌貴的手會像挑夫那樣疼鋼琴嗎？
忽然對街的收音機大放情歌：
那是最流行的溫情歌手，
阿刺伯膩膩的香水染污他的歌喉：
「人生啊多歡又多愁，
輪來轉去啊永不休。」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那大運動場，
陽光下有兩萬五千個聲音
齊聲合唱我們的國歌，
把雲都燒得像是炮火。
我融化在人羣的陽光中，
我歡躍在他們的歌聲裏，

他們眞要的話，我願意摘出心來
像摘朶罌粟那樣，送給他們。

說伊斯坦堡就立刻想起雅夏・凱末爾；
現在呢人人口頭是奧漢・維禮的名字：
他的天才和派頭，詩篇和面孔，
像是受傷的鴿子在頭頂飛翔，
又靜靜地下來憩在我詩上。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沙依特・法意克：
當卵石在伯嘉司島的岸邊細語，
一個藍眼男孩一圈圈欣然長大，
一個藍眼老漁夫却愈縮愈小愈年輕，
到兩人一般高時，就一起變成了沙依特，
手牽着手進城去遨遊，
無論禽或獸，敵或友，一律咒駡；
在尖島上兩人撿海鷗的蛋，
到半夜，他們已經在紅燈區，
到早晨，他們穿過了加拉達；
在酒店裏他們逗一個無害的瘋子：

「喂，哈桑，你的報紙拿倒了，」說着，
竟引火燒那可憐人的報紙，
之後，兩人坐下來靜靜地哭泣。

藍眼的男孩一點不在乎，
可是老漁夫却鬱鬱深思；
一股綠色的毒液自海中迸出，
刺穿多情的心腸，破壞懂事的頭腦。
那藍眼的小男孩，
和那蒼老的漁夫，
和染汚了人人嘴唇的綠色毒液……
只要伊斯坦堡一天興旺於海上，
只要文字不朽，沙依特的詩篇也長留。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一個吉普賽女人，
抱一捧高過她頭的野花，
春天從那裏來，她就從那裏來。
她是太陽和泥土，從頭到腳，
在母親羣裏她是無比的母親：
一個孩子背着，一個奶着，一個懷着。

管它去呢，她有的是生之本能：
從東到西她逛遍了全城，
她低聲下氣，賣鉗子，跳肚皮舞。
「兩先令好嗎，乖乖？」她說，
「要不要算個命，好寶貝？」
這一輩子她說的全是謊話。
她告訴你前一晚她做的夢：
「我見到一條黃蛇，那鬼蛇一直纏着我，
我一覺醒來，見到了什麼？
原來是孩子們在牀邊咬我腳趾。」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一座紡織廠：
矗立的牆，長長的櫃枱，高大的爐子……
溫柔苗條的女孩們整天站着操作，
流不完的血和汗，
臉長，手長，歲月也漫長。
工廠的窗子都高到天花板旁。
紅腳跟白皮膚的女孩子們
「別閑在那兒哪，女孩子們！」
外面是綠樹一排又一排，

牆啊牆啊無盡的牆壁，
爲什麼把我們跟樹隔開，
隔開琥珀的原野，紫色的街道，
看不到美好季節的熱鬧？
十九歲就做了媽媽的一個女工
目迷於滾滾如波的白綢。
可是印花綢做不得尿布，
只要她弄得到象牙白的一捲棉布，
用處就多了：窗簾，被單，內衣褲。
一想起象牙白的棉布她就眼亮。
她死於第三胎的難產，臨終，
還一心想着那捲棉布。
她那樣的年輕媽媽六分錢一打；
廠裏自然有別人來補缺，
無非是這樣：一個去了一個來。
阿吉蕊兒，願你得到應有的報償。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平底貨船，
滿船是洋葱，珊瑚紅底上漆着毒青，
從黑海的港口開來，冬夏無阻，

來一次汚帆上多一塊補釘；
鐵條的銹味在我們舌頭，
馬達聲沿人的脈搏搗人心臟。
它是巨臂上鱗甲片片的人魚。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許多平底貨船，
怒海上都是碌碌的浪子，
取「海虎」或「勝利之劍」一類的名字。

說伊斯坦堡就想起席南，那建築大師，
他手指像高大的法國梧桐
在地平線上飛快地升起，
遮沒一排排的貧戶陋屋，
和無情散佈的烏煙瘴氣。
我們的城市用巨乳餵養着侏儒。

譯者附註

伊斯坦堡（Istanbul）雄峙於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峽長二十英里，最窄處僅一千八百英尺，當歐亞陸運之要衝，扼黑海與馬爾馬拉海之孔道，爲土耳其第一大城。古時原名拜占庭（Byzantium），爲公元前六六七年希臘人所建之交易站。公元一九六年爲羅馬人所佔。三三〇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建新都於此，改稱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是爲拜占庭帝國（亦名東羅馬帝國）之始。城建於七座山上，圍以三重城牆，十世紀時人口曾達一百萬，爲中世紀歐洲第一大城。一四五三年陷於土耳其回教徒，文物損失不可勝計。其後又成爲鄂圖曼帝國的京城，以迄一九二二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遷都去安納托利亞的安卡拉。一九三〇年，君士坦丁堡正式改名爲伊斯坦堡。

此城自古繼承了希臘與羅馬的文化，一千五百多年來，又先後成爲耶教與回教兩大帝國的京都，其古典背景之深長自不待言，也難怪土耳其現代詩人常以之入詩。尤波赫路這首一百六十八行的長詩，倒很少緬懷過去，只有第七段的「連德塔」（Leander's Tower）令人聯想到連德游渡赫利斯龐特海峽去會海羅的古希臘神話。

葉慈在「心景」一書中曾說：「如果能讓我離開此時此地，任擇一處，去古代生活一個月的話，我願生活在拜占庭，那時代，應稍稍在周斯提年皇帝開放聖莎非亞大教堂、並封閉柏拉圖學院之前。」尤波赫路詩中的伊斯坦堡却不是葉慈嚮往的拜占庭；它只是一座忙碌而囂鬧的港市，在古老的塔影下，我們看到豪華的汽船和風雨剝蝕的平底貨輪匆匆來去，還有海鷗追隨着漁船。我們看到苦命而樂觀的吉普賽婦人，爲人紡紗而自己沒有棉布可用的女工，從安納托利亞的內地蜂湧而來的貧民，和光顧舊貨攤的美國水手。中世紀歐洲最宏偉最進步的京都，如今却在歷史的重壓之下，淪爲落後國家裏一座古今對比東西激盪的國際都市。本詩的風格大致寫實，描寫和敍事近於惠特曼長詩的枚擧式，平行多於輻輳，像我國的賦體。如與康肅的那首長詩「安納托利亞的飯店」並讀，當可窺見土耳其現實生活的一斑。

作者尤波赫路（Bedri Rahmi Eubōğlu, 1913—75）是土耳其有名的詩人，也是重要的畫家。

編者按：余光中譯介土耳其詩人康肅之長詩「安納托利亞飯店」，請見中外文學十二卷五期（七十二年十月號）頁四八—五四。

夢的塔書簡

‧羅智成‧

‧蒲公英‧

蒲公英開了遍地。

那樣的景觀我是熟悉的：三兩株英挺的榆樹，在平緩的坡地上放牧着平整的草地，在那，無數風媒花種子被擎舉，路燈般站立。然後，微風輕拂，滿城飛絮，這些悠閒的小傘被送到各地——到處盛開着鮮黃的花，到處都是未啓程的，棉花糖般的蒲公英。

親愛的ㄌ，當然，更多的飄遊者，陷進了蛛網、水泥地或溫和的狗身上，而失去生長的機會。可是，出城半哩，看到大片春花舖張着金碧的原野，我們只有承認，在這無際的黑色沃土上，有着揮霍不盡的生機。

事物的「規模」支配着人們的美感心靈。當它呈現、開展——無論自左而右，由上至下——以豐盛的景觀，壓迫着蕃茄般侷促欲滴的人心時，它逼使他們的胸腔也像蒲公英綻放。

於是清新的空氣進入，高牆兩面的氣窗，像大旗般揮動。

有些人的內心，是自成規模的。像放大鏡，鏡中的新視點總是使他專心、欣喜。一七八五年，黑格爾給哈格的信上說：「你沒有把所有的昆蟲統稱爲害虫，這一點我深爲贊同。此外，我還要在你的文章中加條注釋……人們已經發現了一切昆蟲都不使用頭上的孔道呼吸，而是通過腹部每側的三個、四個、六個小孔來呼吸。……我在一本自然史上讀到了有關的說法，于是親自加以驗證……特別應指出的是，我在硬壳甲蟲的肚子上找到了八對小孔。」

有些人的內心是自成規模的。雖然他們也像蒲公英，被風托着，上昇，脆弱的結構像朝聖的太空船。

‧過去‧

這封信，我改了又改。親愛的ㄌ，我想向你透露一些過往，但那將不可避免地誤導了我的朋友——對於他們，我一直努力解釋又隱藏着自己。

向親密的朋友掩飾眞相，是辛苦的。尤其當你有訴說的衝動。

所以，親愛的ㄌ，我在此夾雜了大量的謊言，讓眞話厠身其間，不被發覺。

我並不喜歡這樣。但我被一些奇怪的念頭脅迫着。比方說，我就一直不跟你多提X，或着P，或者ㄅ，以及他們之間的錯綜的連結。因爲這些將留下證據，我的確耿耿於懷的證據……

我一直想努力把創作者一貫示弱的傾向，改變爲可能的知識動力啊！

沈悶的下午，錯誤的電台斑駁地播出了「假日」。那在最易感的年代裏被聽了又聽的歌

，使我鮮明地覺察到這些年來的變遷。那樣的困惑，像極了一條長蛇面對着蛻去的皮囊。

我們都來自過去，但「過去」已不存在。

「過去」已不存在。但是，親愛的ㄌ，我看見它撲上來，吞噬了「現在」，並且撲向那我們還有許多理想未實現的「未來」。

・單機展覽・

躺在跑道邊的草地上，我們只能看到更多沐日的人羣，和他們後頭高高矗立的C5「銀河式」的尾翼。在森嚴的F15的傲視下，我們打盹——只有突然欺近的昆虫話語，會打擾到這龐大的展覽會場隨處可覓的安寧。

偶而，一陣收斂的音爆傳來，一架巨大的B52低貼着跑道，掠過歡呼與掌聲。

「那是同溫層空中保壘。」

「同溫層在那?」M顯然還沒睡醒。

「同溫層在——」我搜索着天空，睛不見底的。兩朵高積雲的頂端滯留着凝結雲。

M是不關心這一切的，他惦記着我們的晚宴約會。當甫着地的跳傘成員向羣衆示範傘的包裝時，他却回頭問我：

「ㄕ最近是不是要去南方?」

這些精緻的機器，我都是耳熟能詳的，主政者藉它們來喚取羣衆對國防預算的支持。那些狂熱的野蠻頭腦，從不懷疑自己的判斷與道德立場，我想是因爲知識太少，不足以從事更深刻周延的思考。

A10空中魔鬼編隊掠過。

……鎖住敵人，按鈕發射……爆炸的火光輝映在他英挺的面龐上……敵人死得很遠，不足以讓我們感受到一個生命的消失，肉體的殘爽……

M的上臂被晒紅了。

戰士講解着A7的特性。

雷鳥隊上場。

殺戮繼續被美化或簡化着……「敵人」並不明確，但被廣泛使用。

親愛的ㄌ，當人們的英雄氣概形成時，他自然會在犧牲者中找尋敵人的。

・S・

我寫這封信的時候，S剛到D郡去了，聽說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半島，森林裏隱藏着鹿、野花與神話的素材，但掩不住飛禽的喧囂與夏的急躁。

S在我的對面，平淡的陳述着。我則僅僅憑藉着他所傳達的幾個意象，而大作起文章，縱容自己徜徉於幽邃的綠蔭裏了!

S講話的神情是十分平靜的，吐字很緩慢，我常常在等待，累積他的話語時，花更多的時間，端詳他悅麗的容貌，但這無助於我對他的了解。

S繼續講述D郡的景緻和他們的旅遊計劃，但我早已藉着他的訊息，從D郡神遊回來了，我甚至也看見了那條橫斷半島底端的，被濃密的樹影染綠的運河。

於是我有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他臉部的細節。

S是個不善於憂傷的人。

親愛的ㄌ，面臨這樣的人，我們必須痛下決心，拒絕他的冷靜所帶來探索的誘惑。我們只有以最粗率的忽視，迫使他自動陳述自己。雖然，這有些粗暴，對一個並未抗拒你的無辜的人。

S不會是無辜的人。

S是溫馴而自負的。

他也許相當清楚自己的優點，但他不知道別人——他們的缺點。

‧濱木山莊看晚霞‧

沿着山坡下去，是個隆起後又繼續下傾的草地。然後，是巨樹夾道的鄉道——這些楓木正厚密地遮住了湖的下沿——但更遠的湖，湖的對岸，以及大教堂穹頂壁畫般的天空，站在這兒，是可以一覽無餘的。

樹蔭下，鄉道的那頭，是一排陰涼的、苔侵的湖濱住宅——靜極了，在充塞着雀聲的耳膜裏。

我們躺在草坪上，像沉入大氣層肥沃的湖底。睡意像奇異地水草阻止所有念頭的進入，又繚繞着難得的清明意識……

這兒，就是「濱木山莊」，我戲稱的「靈魂的盥洗台」。

這次，我們來的時候，太陽已降得比我們低了。但它仍頑强地發光，一支支金箭，穿透枝椏，干擾着美滿的視野；長長的樹影，分割着起伏的高爾夫球場；噴水器兀自旋轉。而像

銹蝕的錨，我深深陷進泥封的、無從辨識的記憶的沈船裏……

九點，夏至的太陽完成了對地球最近的一瞥，點燃西邊的雲層，墜毀並溶進「今天」的邊陲。這時，衆鳥停止了喧嘩，從「濱木山莊」望去，爐紅的霞光堅拒着星夜，三兩螢虫逸出漆黑的湖岸所拘禁的燈火人間，湖面，是凝固的金液。

親愛的ㄌ，當「夢的塔」貯聚了太陽的溶漿，成爲大地最燦耀的胸飾，我的心湖也被晚霞映得金光四射，幾乎看不見漣漪。

詩兩首

•楊　笛•

•墾荒記

我老以為
方寸大小的心
什麼也容不下
你笑着答
這麼點大的籽
總可以塞塞吧

我們都不以為意
一遞一擱間
却發現自己
癡坐在陌生的蔭下
你哆嗦着說
傻子，一粒不成形的籽
怎麼就發出一座森林來

唉！怎都想不到
溫濕咸宜的這地
原該肥沃不過的呵

•盆景

每次想到你
心思就像等待的條幹
枝枝椏椏地萌竄
每天都想你幾次
暴熱暴冷的生存空間裏
心緒總在飽滿之後
驟然跌空

你說，一撮泥土
耐得住幾載
不施肥不灌溉的四季？

乘噴射機離去

•夏　宇•

總會遇見這麼一個人的有一天
隔鄰的桌子，陰暗的小酒館
陌生的語言當中
筆直的對角線　分別屬於
完全相反的象限　有這麼
一個人　放下行囊　耐心的
用餐巾折疊船隻
和女人　非常之
精緻無聊的餐巾
這樣一個人
和我
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
在同一個屋子裏
傾斜的影子遠遠的
守着，在偶然的移動間
會合，落在一個
羅馬尼亞人的皮鞋上
羅馬尼亞人的鬍髭似雪
革命後的第三場雪
如此不夠，遠處

遊行的行列走過
七隻鼓鎚與興奮激昂的
斷裂，何人縫製的鼓
在春天裏那樣强烈
可怖的貞潔 啊蜻蜓 蜻蜓
飛了出去，舞者走進來
無話可說的人繼續喝茶
黃昏裏一聲嘆息，沿着
溫暖的空氣傳遞
應該是無意的，但也不妨
一些了解 一些
能量不滅——遇見這個人
會的
總有一天
可能
非常可能
在彼此憂患的眼睛裏
善意的掠過 無法
多做什麼
四下突然安靜，唯剩一支

通俗明白的歌：
「乘噴射機離去」
哼着哼着
想讓自己隨意的悲傷
在淺薄的歌詞裏
得到敎訓
你知道有一張郵票
自從離開集郵册
就再也不曾
回去，有一個蓋子
遺棄了它的鍋——
我想把你的地址寫在沙灘上
把你留在我的睡袋裏
在睡前玩一遍
填字遊戲
藏匿你 在我的書包裏
連同一本新編好的詩集
連同我的登山鞋
望遠鏡和
潛水艇

我對世界
最初的期待
我祕密的愛。
當所有的花都遺忘了你睡着的臉
星星在我等速飛行時驚呼墜落
最後的足跡被混淆消滅
風把書本吹開
第8頁第9行：
「事情就是這樣決定了。」
決定了。
句點下面
淺淺的西瓜漬。西瓜生長
在沙地裏，在最炎熱時
成熟爆裂，如同你曾經
之於我，如同水壺
在爐火中噗噗
燒開。是的，這麼
一個人，有一天，忽然
我完全明白，和他，
我們在各自的、

不同的象限裏
孤單的
無限的 擴大
衰老、死掉
永遠永遠
不能夠
交會——
沮喪的中國女子散步回來
坐在窗前練習
法文會話：「這是一匹馬呢
或者這是一頂草帽？」
炮彈在黎巴嫩落下
激烈的改革者溫馴的
回家吃晚飯
等邊三角形切過
圓的時候
雞和兔子不明白
爲什麼牠們會在同一個
籠子裏；
「而且，郵局在銀行的對面

在醫院的左邊
河水在橋下流過
人在橋上走」
我們是否可以放任自己
在會話裏
在銀行的對面
在橋上走
或者
乘噴射機
離去
回到開始
陰暗的小酒館
陌生的語言
羅馬尼亞人
遊行行列。
會的
總有一天
完全可能
有人讀到這裏
有人會問我：

「你是鼓
還是鼓錘？」
唉那是愚笨的問題
而且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只想說我可能遇到的一個人
一開始我是誠心誠意的
而且是悲傷的
但後來事情有了變化
事情
總有一些
變化
有一天
可能
非常可能
voila

愛與罪

・王幼華・

起火那晚第一個逃離現場的人（三月十三日夜二時三十分）

火在人們沈沈入睡、疲憊的身心逐漸進入酣然時燃燒了起來。還未入睡的楊傑在黑暗的室內怔怔的坐着，火光在逐漸的增亮，發紅，把房門長方形的隙縫映射出來，煙的臭味在瀰漫。楊傑不久前在腦中苦苦思慮的痛楚，化成點點汗珠滲出來佈滿額頭。終於有人驚醒，大聲的呼喊：

「着火，起火啦——起火——」

這喊叫聲是麥克，火已經這麼旺盛，他現在才喊叫是不是太遲了，是太遲了，火太大了。楊傑開始拆下他房間中的那扇鐵窗，平時他經常忘了帶鑰匙，有時太晚回來按門鈴，不見

得有人願意替他開門，或許出來替他開門的也是一臉不高興，於是他就把房間靠馬路的鐵窗鋸斷了三根，平日就用細鐵絲扭着，要是忘了帶鑰匙他就由一樓揷旗杆的鐵環和水管爬到鐵窗口，把鐵絲扭開鑽進去。住在二三樓的他們開始慘叫、咆哮、哀號、哭喊，那聲音中有阿春、美智、邱家才。可是似乎沒有聽到那個神經不正常的黃老頭的叫聲，他呢？火在劇烈的燃燒，三夾板和泡綿，塑膠窗簾劈哩啪啦的興奮發響，大股大股的濃煙、臭味嗆人的朝他滾捲過來。掛在壁上的一幅圖畫裸女開始焦黃、捲曲，然後從乳房那裏燃着起來，蚊帳、棉被上佈滿了火星、灰塵，吊在床頭鳥籠中的白雪，不住的蹦跳，羽毛淩亂，吱吱的亂叫、亂抓，只一陣子就在濃煙、灼熱的空氣中掉落在籠子底，張着鮮紅的嘴，一抽一抽的拍着翅膀。尖叫聲，零亂沈重的腳步聲。楊傑的頭髮焦了，手被燙得發紅疼痛，茶行外已有人在走動了。一會兒他才好似被逼得驚惶失措的樣子，奮不顧身逃命般的順着水管、鐵環爬下樓。

住在明木茶行的人們（三月十二日夜十一時以後）

「阿枝，我上午把錢存進銀行了，做裝潢的師傅答應十七號店面都會做好。」

「日子選好了嗎？什麼時候開幕？」

「二十號，日子不錯，剛好又是禮拜天，以前在『藝』髮廊的老主顧都會來捧場，像李太太、張萬夫人。阿枝你不再考慮一下嗎？到我這裏來上班好了，我向你借的五十萬，你也可以算做股東啊——」

「嗯——」阿枝搖搖頭，把眼光移向床頭櫃子上的一個玻璃擺飾品上。那是一個製作精美，穿着艷麗和服，肩上挑着紙傘的日本娃娃，它的臉上掛着停頓的天眞的可愛的笑容。玻

璃擦拭得晶瑩潔亮。

「你放心，二分的利息我會照算給你，你和荒木桑連絡上了嗎？有沒有回信給你呀？」

「有，有啊，他最近比較忙一些，他，他叫我有空去東京找他，叫我去玩——」

梅靜用她黑沈的眼珠看着面孔有些痙攣，身子不自然扭動的阿枝。阿枝用手撩撩頭髮，換了一個姿勢坐好。

「聽說麥克昨天和裝潢師傅吵架，怎麼回事，昨天回來的時候，人還沒有上樓就聽到他大喊大叫。」

「他只是個孩子。」

「我問他怎麼回事他也說不清，很氣的樣子。」

「他還太年輕，對他的想法不用太認眞。」梅靜平淡的說。

「實在說他的人很可愛又熱心，就是不愛乾淨，每次上廁所弄得到處都是水，我那天還在裏面發現一根煙頭，黃先生雖然年紀大瘋瘋癲癲的，但是很愛乾淨。後面的邱家才被我講過幾次，以後就沒有在廁所抽過煙，我想來想去一定是麥克。」

房門被打開來，一個十八九歲模樣的女人進來，她牽着房東的小兒子武勇。

「武勇叫阿姨，來來來，這個比較胖的是阿枝阿姨，頭髮短短的是梅靜阿姨——」

武勇抬眼看房內的兩個常見到，却一直沒有什麼表情和笑容的阿姨，呆了呆。

「武勇來，這個東西給你，你看，玩具，太空突擊隊的鐵船長。」

美智在抽屜裏拿出一個玩具，像是有無限耐心、愛心的逗着哄着五歲大的武勇。

「武勇來，來這邊坐，好好玩喔，來阿姨看你的腳乾不乾淨，阿枝阿姨最討厭不愛乾淨的人。」

美智朝阿枝扮了鬼臉，腦後的辮子甩啊甩的。阿枝冷漠的臉勉強的擠出一點笑紋。

「不是我愛洩自己人的氣，中國人最髒了，最不講衞生，像三樓我簡直就不敢上去。中國人最沒有公德心，菜市場、馬路到處都骯髒得好恐怖，不像人家日本，眞的，家家戶戶都打掃得乾乾淨淨沒有半點垃圾，連廁所裏面都擺着菊花，都有香味，那裏會像我們這裏，恐怖，眞恐怖！」

梅靜拿起一把梳子梳起頭髮來。

「武勇，你看把這裏按下去，鐵船長的陽子槍就會發光，紅紅的，你看你看，好棒喔——」

阿枝站起身來，伸手脫下身上的紫色的洋裝，武勇手裏握着玩具槍，楞楞的看着穿着內衣的阿枝。

「武勇走，我們走，阿姨要換衣服，羞羞臉，我們不要看，趕快走喔——」

美智用身體擋住武勇的視線，拉開門朝樓上走去。

「我們去找爸爸，爸爸會說故事，好好聽的故事喔—」

「眞是憨，美智眞的以爲房東那色鬼會娶她，眞的要和太太離婚，可憐，到時候她就知道，男人有幾個好東西——」

阿枝提高了聲調說，照這樣的聲音正在上樓的美智應該聽得到才是。

「你不要這樣大聲好嗎？又沒你的事，她心甘情願的。」梅靜放下梳子說。她在梳粧枱前的瓶瓶罐罐中挑出一罐保養油，挖了一塊，塗在手心裏，抹勻。

「人生嘛——何必太認眞，反正就是這樣。」

「梅靜姐你知道嗎？」

「知道什麼?」

「美智懷孕了。」

「哦——」梅靜把白色的油液攤在臉上，然後用手掌輕輕的拍打。

「我勸過她說是不是要拿掉，她說房東太太最近就要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馬上她就可以做武勇的新媽媽。」

「那小麗呢?」

「聽說房東太太要去了，一人分一個。」

「眞的嗎?你覺得這是眞的嗎?」梅靜說。

「哼!天下間只有一個人以爲是眞的，只有美智才相信那個色鬼的話。你看她那個姿勢，好像已經是媽媽的樣子啦，眞噁心。她很認眞想當一個好後母呢，她認爲自己跟別的後母不一樣，絕對不會虐待不是自己生的小孩。」

「不要這樣說啦，將來她會明白，現在跟她說什麼都沒有用，受了教訓才會明白。」

「可憐，可憐，可笑，美智搬來和我們住的時候我就警告過她，房東那個人手腳不乾淨，甚至他偷看三樓阿春洗澡的事都說了，她還是……」

阿枝搖着頭，雙手交叉的抱在胸前。

「那個沒用的傢伙，樣子好看而已，你沒有看到她太太說的那些話，越不行越要逞强，連太太都應付不了上不了床，還想東吃一口西咬一口。」

「她太太常在人面說那些話，也實在太不給他面子，虧她還敢說出來。」

「人眞是奇怪的動物——」

「有什麼奇怪的，自己的事都管不及了，別人的事是他家的事。」

阿枝穿着內衣在房間似乎毫無知覺的走來走去。

「她那麼年輕才十九歲，爲什麼那麼著急，我大她十歲呢都不急，她爲什麼那麼想不開，連工作都辭了。」

「阿枝你好了沒有，完了沒有，去睡覺，趕快去睡。我看你想荒木桑都快想瘋了。」

聽到荒木桑三個字，阿枝像洩了氣的皮球，軟軟的倒了下來。倒在那張印有千隻白鶴的床單上，揉着被單，想着她與荒木桑的一夕溫柔，好一會，才嚶嚶的啜泣了起來。

美智牽着武勇慢慢的走上四樓。李明木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撥着算盤。他抬眼看到兩人打開木雕的花門上樓來。摘下掛在鼻梁上的眼鏡，用手指着男孩，鼻音很重的說：

「武勇還不去睡覺，現在是幾點了，不要以爲美智阿姨在我就不敢打你，趕快去睡!」

「好，好，武勇聽話去睡覺呵，來阿姨陪你去，很晚了噢——」

孩子畏懼的看了看面色難看的父親，牽着美智的手，嘟着想哭的嘴走向臥室。美智打開臥室的門，竟然發現小麗穿着睡衣站在門邊。她順手打開黑暗室內的燈。

「嘿，你怎麼還沒睡，不是八點就上床了嗎?」

「我……怕，一個人不敢——」

小麗的眼珠內盈滿了淚水。

「什麼!那個也還沒睡，是皮癢了嗎?我馬上就過來，眞的是皮癢了，看我怎麼收拾你。」

李明木坐在那兒威脅的吼叫。

「趕快，你們兩個趕快來睡，爸爸生氣了，生氣打人很痛，趕快來睡，我看誰跑第一。

」

「媽媽呢？我要媽媽——」

小麗低聲哭泣，啞着嗓子說。

「媽媽不在，不回來了，不要再說話，趕快睡，不然我就跟你爸爸說。」

兩個孩子，不情願的爬上床，躺下。美智替他們蓋上被子。

「我的鐵船長。」

「明天再玩，不要講話，趕快睡覺，誰再說話阿姨就要生氣了。」

美智把燈熄掉坐在床沿上看着兩個孩子。

「把眼睛閉上，不准睜開，不准想媽媽，明天再說……」

過了好一會，兩個孩子彷彿都已入睡。美智將房門輕輕關上，走向坐在沙發中的李明木。她也坐下來把身體靠向他。李明木嗯——了一聲。有些不耐煩的合上手邊的帳簿。把細瘦的手臂伸出環住她。

「咦——你好像胖了點嘛——」

楊傑拿着電話筒覺得腦子裏陣陣眩暈，房東太太的聲音不斷的衝擊進來，細亂急切，却一字一字很完整的在他的意識中形成一幅幅一段段完整的畫面：

「你少假正經了，還不是一樣的貨色，你喜歡誰我會不知道嗎？吉娜那個臭女人跟我老公也有一手，人家就是不理你，不和你睡覺，有錢也不要，哈哈，她在酒廊上班人可是看得多了，你這莫名其妙的小子，她會看得上眼嗎？」

「李太太，我不想談了，小麗很想念你，要我幫忙找你回去。」

中外文學・第十二卷・第

「哼！那兩個小該死的，幾天沒挨我的打還會想念我。哼！眞是賤，作孽，我會生他們都是被李明木騙的，騙的！李明木我恨透你了！」

「孩子是你生的，是無辜的，我很喜歡他們，你應該愛他們。」

「什麼叫愛？什麼叫無辜，長大了還不是跟我們一樣？遺傳哪！打死掉算了，你要送你好。對了，楊傑我叫你過來我這邊住你到底答不答應？」

「美智說你們離婚協議書就要簽字了嗎？」

「呀——哈哈哈——那個笨女人，可憐，哈哈，我早就簽字啦——李明木敢嗎？笑話他才不敢哩，兩棟房子的名字都登記我的，另外一塊地的名字也是我的，他敢嗎？憑他那塊料除了在樓下賣賣茶葉，算算帳可以以外他能幹什麼？在床上也只會虛晃兩招，對付美智那種嫩姑娘差不多啦，要是我和吉娜的話——哈哈，傷了你吧，我告訴你李明木最近賭輸了好幾百萬，有人找他討債，他慘了——」

「……」

「喂，喂，楊傑，喂——」

楊傑掛下電話，垂着頭慢慢走着。他緩緩的踱過一條潮濕骯髒的巷子來到明木茶行的騎樓底下；抬起手腕看看錶，時針指着十二分針指着四。他點起一根烟，走到對角的天橋下，在它的石階梯上坐下來。他是爲了小麗和武勇才打電話找房東太太的。她對他的糾纏不休，甚至大膽的向他呈現性的饑渴使他困擾不已。李太太不該是這樣的女人，她受到太多的刺激和壓抑，那些「物質」逐漸的在她胸中累積腐爛，而生出慾望的憤怨的黴菌。李先生應該負大半的責任，是嗎？李先生又何以如此充滿了隨意佔有的渴望呢？不對，不對，一切的源始不知在那兒，而現有的則不斷的在惡性循環。

楊傑很想結束明木茶行的暫住日子，租的房間隨時可以退掉，行李也簡單，只是楊傑不知道要去那裏，而且三樓的那位女人使他彷彿中了魔般的無法自拔。一輛計程車向這兒駛來，停住，車門打開，走下的是兩個女人，踉踉蹌蹌的身影，楊傑知道她們又喝醉了。他丟掉手中的烟頭快步的向那兒跑去。

金鈴扶着吉娜，她彎着腰，一頭柔軟蓬鬆的頭髮披下來。她向着水溝嘔吐，金鈴拍着她的後胸。吉娜起起伏伏的喘着氣，濃重的酒氣和食物的味道衝鼻的散發出來。金鈴看到跑過來的楊傑，便向他皺眉頭、苦笑。楊傑伸手拉住搖搖欲墜的吉娜，把手帕拿出來遞到她的手中。吉娜吐了好一會，才用手帕擦擦嘴把臉抬起來。她帶着紅絲淚水的眼睛看到伸手扶住自己的人是他，便用力的扭動手臂，掙脫楊傑的手掌。

「走開，走開！誰需要你？」

「吉娜，吉娜，你怎麼這樣？」

「哼！哼！我討厭他，我看到他就討厭，我們上去，快走，快走——」

吉娜拉着金鈴的手臂，踩着不穩的高跟鞋向明木茶行走去。金鈴向面色憂鬱的楊傑點點頭，無奈的笑容。他站在昏暗的騎樓底下，木訥的楞在那兒。吉娜的美麗，令人心折蒼白的臉孔折磨着他。她對他的煩厭，表現出來的惡感，重重的鞭打着他。

（吉娜就是我的美，我的夢，甚至是我活着的最重大的理由。）楊傑站在那兒感到心中彌漫着重重黑暗的濃霧。（她是愛我的，她註定會接受我的，受我的影響，我們的生命會相撞、重疊、反覆糾纏，我對她太熟悉了，我們的生命那麼相近，從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不健康的思索，病態的美的盼求變成熊熊的火焰在燃燒着他。

「吉娜，你怎麼用這種態度對待楊傑，他每天晚上都在等你回來。」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每次看到他就生氣，說不出的討厭。」

吉娜洗過澡後，穿着睡衣倒在床上，一隻手扶着被酒精佔據的頭。

「都是夢，一切都是在作夢，我好像在游泳，……我不喜歡他！」吉娜喃喃自語。

「他太認真，吉娜，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認眞起來會這麼嚴重。」

「呵呵呵，你沒見過嗎？我以前就是這麼認眞，他後來就會發覺這種認眞是世界最笨、最愚蠢，最……最……的事，他會醒過來的，會醒過來，然後發現什麼都是假的，沒有什麼是眞的……啊——我眞想游泳——」

「他也有三十歲了吧，不年輕了，怎麼還會這樣，他到底是幹什麼的，整天游手好閒，住在這裏也三四個月了，從來沒有看過有朋友來找他，這人也沒去上班，奇怪的人……黃先生說他可能是犯了罪，殺了人，或者幹了什麼壞事才躲到這裏的……」

「黃老頭，哈，瘋子、瘋子，我們都是瘋子……你說，你敢說誰是正常的，健康的，誰敢面對自己——」

吉娜搖晃着頭，皎白的雙手在空中軟弱的揮舞。

「吉娜，吉娜，你現在清不清醒，我想跟你說一件事……」

「唔——可以呀，好啊。」

「你爲什麼每次都要喝得這樣，尤其是最近那天你不喝成這樣？你噢——」

「你就要說這個嗎？」

「不是，我想把白天紡織廠的工作辭掉你看好嗎？只做晚上，到『葉子』上班賺的錢其實也不少，每個月寄回去一萬五千塊，我媽媽已經不敢再向我多要，而且你知道那個蔡經理嗎？」

「他怎樣?」

「他……我現在……」

「金鈴我警告你，原先你自己講的，是因為紡織廠上班錢賺太少，工作太無聊才來『葉子』上班的，不會跟客人有什麼瓜葛——」

「但是，李經理……」

「我不管，我不要聽！」

「我想我肚子裏的孩子是他的。」

金鈴突然大聲的說。吉娜楞了一下，看着咬着嘴唇，神色倔强的金鈴。

「是他嗎?你想是他嗎?」

「應該是，我記得，他說每個月要給我一萬塊錢，我拒絕了。我很想要個孩子。」

金鈴點着頭說。吉娜瑩潔的皮膚，清秀美麗的臉孔在燈影下襯托得極為迷人。金鈴為自己慶幸，她沒有吉娜那麼美，身材如此姣好，也沒有她那麼多煩擾，不敢愛也不敢恨。葉子酒廊幾乎一半的客人都是為她去的。吉娜的來者不拒，老練的甜言蜜語使那些為她姿色炫惑的人，想得到歡愉的人毫不遲疑的為她奉獻，投出各式各樣的諂媚。

「我十五歲的時候就被人引誘離家出走……我這輩子大概也只愛過那個男人。」

吉娜垂着頭夢囈似的說。

「假的，真可笑……我講太多次了，金鈴你不會介意吧?」

「不會。」

「我多麼認真啊。」

「你再想想看，說不定楊傑的愛是真的。」

金鈴發覺以前非常敬佩的吉娜姐，在此刻顯得脆弱，模糊，矛盾。

「蔡經理，我想起來了，他有兩個太太。」

「我知道，我不想敲詐他，他很需要我，我跟他在一起有種說不出的舒服、輕鬆。小孩我要生出來，在那時候我真正感到非常大的快樂，愛的感覺好强烈，他不要我自己會帶他長大。我一向是很獨立自主的。我也不打算結婚，沒有必要，你知道我以前也拿掉過好幾次小孩，因為我覺得那不是我要的，覺得骯髒，不快樂，我相信愛，人沒有愛不能活下去，那怕是只能兩年、三年也好……很多事都很難講——」

「你相信?」

「睡吧，你太累了。」

「恐怖，真是恐怖啊——」

吉娜用雙手掩住臉。

嘻笑着的家才和阿春從摩托車上下來，家才把車從明木茶行旁邊的小門推進去，然後才和阿春摟摟抱抱的走上樓去。阿春受不了家才的小動作，兩人在樓梯間推推打打的發出喘息、嘻笑、碰撞的聲音。二樓的黃老頭穿着鬆垮垮的睡衣從麥克的房間走出來。

「你們沒有一點羞恥心嗎?毀滅，一切都會毀滅，我警告你們很多次，有罪的人趕快懺悔，否則到最後的審判來的時候就來不及了。」

黃老頭披散着灰白濃密的長頭髮，滿是皺紋乾巴巴的嘴，大聲的講着，兩手極憤怒似的緊緊的握成拳頭。

「毀滅，毀滅——明天就完蛋啦，你們大家都完蛋嘍——」

家才學着老頭的模樣，怪聲怪調的說。

「家才不要理他，我們走啦，上樓，走啦。」

「哼！不相信我的話，笑我，沒有人相信我的話，總有一天有人會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對，明天，就是明天，你們一定會受到教訓，教訓！」

家才摟着阿春向老頭做個鬼臉走上三樓。

「我這個年紀看得太多，經歷太多，戰爭、死亡、災難，恐怖啊，你們不相信，說什麼你們都不會知道，蠢，蠢啊，喋喋喋——」

梅靜從房間裏出來，繞過還在那裏喃喃自語，怪聲怪氣像哭又像笑的黃老頭，走到麥克的房間敲了敲門。

「喂，麥克起來，是我，你大姐。」

「唔……噢，」

麥克拖着拖鞋，睡意正濃的揉着眼睛，打開房門。

「不要以爲我的預言不會實現，一點也不害怕，明天，就是明天，看吧，看吧——」

剛睡着的阿枝極不舒服的嗯——了一聲，翻個身蒙起頭，依舊從與荒木桑那一夜溫柔接觸的夢中去喜怒哀樂的追尋。

「歐巴桑什麼事啊？」

麥克坐在床沿上迷迷糊糊的說。

「什麼歐巴桑，太可惡，多老，我是有多老——」

梅靜動手打了一下這個帶幾分不成熟趣味的少年說。

「老嘔，跟我阿姨的年紀差不多。啊唷，黃老頭走了啊，我睡得都不知道了，他剛才還在我這裏說了一大堆，什麼我的印堂黑黑，有煞氣，鬼神都來，命在旦夕——」

「他這樣說呀，眞的嗎？」

梅靜有些緊張起來。

「唉呀——去他奶奶的，他前次不是說家才犯沖，可能車禍，房東的黑痣會變成癌症嗎？騙人的啦，神經病！」

「他以前是算命的噢——」

「哼！哪有準，沒有一次準，歐巴桑才信那個，他都是看報紙、看雜誌才會替人算命。我會不知道，我是看他人老沒有人要和他說話，沒有的話我才不理他，白天上班累得要死，晚上還要聽他亂蓋——」

「老，你也是看我老小姐了才可憐我是嗎？」

「沒有啦，沒有啦，怎麼敢，你只是有一點老而已，人心腸還不錯，對我很照顧嘛，是不是，人出門在外，互相互相嘛，是不是——」

「哼！不跟你說了，油嘴滑舌年紀輕輕不學好，營養不良，對了，謝謝你今天去我店裏幫忙。」

「沒有什麼啦，那裝潢師傅很搞鬼，做得不仔細，好多地方木頭都是用黏的，我跟他說用釘子釘起來他還不高興，差點打架。」

「打什麼架，年輕人幹嘛火氣這麼大，不好好跟他用講的，拜託一下，現在師傅不好請，他們是朋友介紹的算便宜，二十號我的髮廊就要開張，他要拖或者不做、做壞了我就完蛋了。」

「二十號喔，那剩下沒有幾天，沒關係，要是那師傅不趕完，我找幾個兄弟去圍他，看

他有沒有膽量——」

「喂，拜託拜託，不要亂來，眞是嘴上沒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哎呀，你不知道現在社會就是這樣，沒有錢沒有後台哪有辦法，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有拳頭、刀子，看他怎樣？」

「不跟你說了，偏激，我看你愈學愈壞，你那間飯店的小弟都是些流氓、皮條客，沒有一個好東西，我看你這樣下去不得了，你還是回鄉下去好了。」

「嘿嘿，人生嘛，何必呢？」

「這跟人生有什麼關係？」

「唔，哎呀反正就是這樣嘛——」

「什麼這樣，那樣。」

阿春在皮包裏掏出鑰匙，插進鎖孔打開房門，室內是一片黑暗，家才死皮賴臉的跟着進來。

「回去啦，回去啦，別人會看見啦。」

「怕什麼，統統一樣，人嘛隨便啦，誰不知道我們兩個好——」

「………」

「咦——咪咪，你在裏面啊。」

阿春看見床上躺着一個人，嚇了一跳，連忙把燈打開，定定神看清楚，原來是室友咪咪，今天她回來早了。家才吐了一口氣，無聊的抓了張椅子坐下來。

「咪咪，你怎麼了，也不開燈。」

「沒有什麼，沒有。」

咪咪在燈光照射下困難的眨着眼睛。

「你的臉、手怎麼弄的，破了那麼大塊，家才你看。」

「唔——」家才看了看咪咪手臂上長條的擦傷，左臉青腫了一塊，並沒有起身，他大約猜得到是怎麼回事。

「你怎麼了？」

「沒有怎樣啊，小子他們打我，媽的，欺侮女人算什麼英雄，我不服氣。」

「眞的啊，他們眞是的，咪咪不要和他們來往了，好可惡，把你打成這樣，你明天怎麼去上班？」

「照去不誤，有什麼關係，他們是因爲喝醉又吃了藥才會這樣，我不在乎。」

家才打了聲呵欠，雙手十指交叉擺在腦後，搖晃着腿。他看着咪咪床上牆壁貼着的那張一公尺長寬的彩色海報。圖片上是一位騎着怪模怪樣重型摩托車騎士的「英姿」。

咪咪就愛跟這類在街頭騎快車的傢伙混在一起，那些人就在都市裏鑽進鑽出，由東向西，由南向北，也不愛到郊外寬敞的地方，反而愈喜歡向人愈多的地方擠去。車上貼滿彩色貼紙，車子拚裝得亂七八糟，引擎怪聲的吼叫。每天就這樣的來回，彷彿是件重大的工作，從許多人厭惡的眼光中找到自己，不再寂寞。咪咪天天坐在他們車子的後座，緊緊的抱住載她的騎士，長頭髮在風中亂飄，緊閉着雙眼，無限沈醉的樣子。家才跟咪咪好過一陣子，注意過她的生活、她的喜好、需要，也認識騎車隊裏面的幾個傢伙。後來發覺和咪咪有太多地方不相同，做好不能滿足她才放棄了。

他想，當初會迷上她，大概是因爲她愛穿牛仔褲，披長髮，像是活生生西洋片裏外國女

人味道的緣故吧，而且咪咪幾乎每一個動作，站或坐、說話的語氣，都好像在那部影片中曾有過印象，都經過某種特意的設計、安排，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還是跟她是電影院收票小姐的職業有關。她現在和阿春說話的姿勢就是如此，一隻手掌反過來撐在左右臉頰，下半身埋在被單裏，長髮落下來遮住了半邊臉，另一隻手的手指不時的撩動它。

「他們實在不太能了解我的想法，我看和那些小子在一起也沒有什麼意思，我原先以為他們是很有思想的，叛逆，唉！眞累，我今天認眞的想了一下，我要找到彼此了解的人，要明白我想法的人，可能還是要到外國去。」

「他們打你，你沒哭啊?」

「哭，有什麼好哭的。」

「阿春，我走啦，拜拜咪咪。」

家才起身，推開椅子。

「你要不要用熱水敷敷，腫得好大喔。」

「不必了，我剛才敷過，阿春你們今天到那去玩呀?」

「那有去那裏，家才從公司下班，隨便找了一間咖啡店坐了坐啊。」

「嗯哼，家才這個人心腸還不錯，就是思想比較俗氣一點……」

深夜一點半，李明木獨自坐在客廳裏，桌面上擺着各種數目寫得凌亂不堪的帳薄、保險單、收據；算盤、電子計算機。他一隻手拿着毛巾掩着不住流出水的鼻子，耳朵附在電話錄音機邊，一遍又一遍反覆的聽着。

「李老闆，你的帳在十五號以前最好先交來六十萬，我們再談條件，日子一過大家都不好看，後天十五號，記住了吧?咔!」

「李老闆，你的帳在十五號以前最好先……」

「李老闆，你的帳……」

他用眼珠瞄向掛鐘裏的時針，半張着嘴讓失去作用的鼻子減輕呼吸的壓力，他感到頸部僵硬、發麻。他伸出手掌繞到後頸按摩着。

「噹，噹……」隱晦在昏暗中的掛鐘敲了兩響。

李明木站起身，鼻孔裏面長久阻塞着的黏液，使他的呼吸很不自然，因為身心疲勞和天氣的陰雨，使李明木不時感到窒息的壓迫。他拉開四樓的雕花木門，往下走。三樓彌漫着黃老頭焚燒檀香的氣味，不知那個人睡得不安穩，翻來覆去的發出夢囈。二樓，麥克的房間斷斷續續的傳出收音機細絲的音樂聲，那是他睡覺的習慣。這個青年外表既誇張又興奮，彷彿這世界是屬於他的似的。李明木對他有說不出的反感敵意。以他這樣的年紀十七八的就模仿成人們的行為，大膽的享受那麼多人事，縱情的碰觸那麼多的慾望。李明木在這個年紀裏是多麼被限制、愚蠢、害怕呢！白白浪費最重要的青春。麥克憑什麼有這麼多幸運，那麼放肆，甚至也不曾對他這位年長的人稍表敬意，輕浮、滿不在乎，連基本做人處世的禮貌也不懂，這是什麼世代?怎麼變化的?

李明木輕輕的走到一樓茶行。（那本四月份的發票簿應該放在鐵櫃的右邊抽屜吧?）他走到電源開關那兒，隨手按下打開室內主燈的插座。突然，一陣青白刺眼的火花在眼前閃亮，發出劈啪劇烈的響聲。李明木驚得一身冷汗，還沒來得及回過神，它發現兩極電流相撞爆裂出的火花，點燃了壁上掛着的一幅黑底白字的「朱柏廬治家格言」。……

刻薄成家　理無久享

倫常乖，立見消亡……

紅藍的小朵火花在搖動，像是在緊閉的繭中弄破了一個小孔的蛾，那麼樣的掙扎着要脫身出來。汗水從李明木的鼻端滲出，結成一顆顆的圓珠。治家格言後的襯底是兩層壁紙，靠近跳動着的火源處擺着兩輛摩托車，家才的那部在滴滴嗒嗒漏着汽油，地面是濕的一片。李明木轉身上樓。

抬起腳的那刹那間，他不確定自己是要大聲喊叫喚醒大家起來救火，還是先衝到二樓的盥洗室去接水來澆熄剛燃起的火源，或者……他繼續匆促的喘着氣往上爬。他不太清楚現在眞正要幹什麼，汗氣使他的鏡片完全模糊了，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驟然間某件事像一道森冷的白光映來，他想到半個月前爲了軋兩張支票不得已加保的五百多萬的火險。

「意外，這是意外。」他奮力推開木門，再把它緊緊的關上，鎖上。他現在好像知道自己眞正的想法了，心底竄動的亂流逐漸平靜，另一種奇異的興奮在沸騰。他慢慢的喘着氣，鼻孔內的阻塞經過這麼一陣身體的發熱，似乎也通暢了些。猛然的吸兩口氣。他走到電話前面，坐下來，盯着它。心中在默默的數着時間，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終於，他用汗濕的手掌握起電話筒，不住發顫的手指撥着電話號碼……不行，他突然又覺得有些不妥，手指放在牙齒裏用力咬着。十五分鐘……電話「嘟嘟」接通的時候，李明木正想把在心中唸過數十遍的語詞，以一種適合的腔調表達出來。突然他突然看到一件事，使他的喉嚨阻塞得幾乎無法出聲。小麗穿着睡衣蹲在臥房門口。因爲黑暗以及心情急躁，腦中充滿怪異的思慮，李明木並沒有發現女兒不出半點聲音蹲在那兒，也不知道她這樣看着自己有多久了。

「喂，喂，喂，火警台嗎？——呃——我這裏是……呃，着火了，火很大，地址是……。」

血液在李明木的眼前沖漲，無數的金星，繽紛的白花，在他意識裏旋舞飛竄。小麗的眼睛在黑暗中不知反射着那兒來的光線，閃閃的發光。

誰是縱火的嫌疑犯（三月十五日下午）

「李老闆，這次火災你的損失大概多少，算過了沒有啊？」

「噢，我想想，算算，大概三四百萬，隔間的木板全部要換，地磚要舖過，牆壁要重新漆，家具，茶葉泡到水，小孩的傷，大約三四百萬的樣子。——呃還有隔壁樓的通運五金行、宏大西藥房也燒壞了一些招牌、裝飾品，店內的東西也有點損失啦——」

「保險公司賠多少——」

「不太清楚，還在調查，柯刑事我是寃枉的，自己的財產怎麼忍心放火燒呢？而且還把房客燒死、燒重傷，自己的孩子也燒到。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人，房子要修好，我兩三個月都租不出去，燒死過人，人家忌諱嘿。」

「房子是你太太的名字，原先你投保一百萬而已，最近累積到將近五、六百萬，是不是？賠的話是投保的五倍對嗎？」

「是的，是的，原先只是想買個安心而已，後來一方面是聽朋友勸告說現在的社會人心很壞，萬一出事情太不划算，一方面是朋友有困難給他幫忙，所以……好在。」

柯刑警「嗯——」了一聲，把身體靠回椅背，點起一根煙，打量着這個面貌謹厚的生意人。

「我認識你不是一天兩天，我聽說你最近賭輸了不少，太太跟你吵架跑了是嗎？」

柯刑警眼光凌厲的瞪向李明木。

「嘿嘿，您在這管區也有兩三年了是吧。我平常是好玩一下您也知道，那點錢我還輸得起，柯先生不要聽別人亂說，都是誇張的啦。您記不記得從前有人說我輸了一千萬，是嗎？有沒有那回事？」

「我們是老朋友，李老闆我跟你說，這件事不好，出人命，消防大隊的人檢驗現場，說有可能是縱火，火頭是從你和一位叫邱家才的摩托車漏在地上的汽油着火開始的，縱火的可能性很大。」

「唔——有可能噢，我想也有可能。」

「好，你最好心裏有數，現在我問你幾個人，你說說看他們誰的可能性最大。」

柯刑警掏出一本簿子唸到：

「二樓的簡玉枝——女，三十一歲，未婚，職業，美容師。」

「嗯，阿枝心理有點……」

「怎麼樣？」

「年紀比較大些，還沒有適當對象，心理難免會有點問題，前年跟一個日本人有瓜葛，被人家拋棄，情緒不太穩定，不知道會不會……」

「林梅靜呢？她三十五六了，聽說最近獨資開了間髮廊是嗎？」

「是，她是老大姐，很能幹，精打細算，女人家像她這麼能幹的很少，人長得難看嘴巴又厲害，在外面標會、炒股票，房子就有好幾棟租給別人，她和麥克有點男女……我不太清楚。」

李明木拿出手帕，掩在鼻子上，擦拭着。

「她的財務狀況有沒有聽說？」

「被人倒過幾十萬，還在打官司，她的嘴不太好，說不定會得罪什麼人，有次她在美容院裏跟人發生衝突，上過派出所。利錢三、四她都敢放，有人對她很……」

「黃美智呢？十八歲——」

「死掉的人有什麼可疑？」

「那可不一定，法官還在驗屍，早上他們告訴我黃美智有三個月身孕。」

「現在年輕人很隨便，人死了，我覺得就讓她入土爲安才對。」

柯刑警把煙在煙灰缸裏捻熄，他看到李明木的臉上浮起一陣汗光，他有意無意的用毛巾用力擦拭着。

「唉呀，眞熱，我從來不曾說這麼多話，而且又提到他們，眞可憐……心情難過啦。」

「好，麥克呢？這個年輕人，黃美智肚子裏的孩子是不是他的？」

「呃……兩個人都那麼不幸，我實在不忍心說，換別人好嗎？」

「你的鼻子是不是有問題？」

「最近發炎，唉！不太順利。」

「嗯——好，咪咪呢？我列了幾個嫌疑最重的名單，咪咪和她的那羣狐羣狗黨，小太保流氓很可疑。」

「這批游手好閒的人很不像話。」

「我看要先抓兩個人來問一下，這些可惡的傢伙。」

「是呀，整天騎著車衝來衝去，撞傷人，製造噪音，簡直不把治安人員放在眼內，打架滋事，我看到這羣流氓就頭痛，就替他們父母悲哀。」

「嗯——」柯刑警解開胸前的一顆鈕扣，再拿起一根煙。這會是李明木手腳快替他點上火。

「不是他們幹的，也要抓來教訓教訓一下。」

「是呀，這樣也是為他們好，咪咪這個女孩子說實在我也很頭痛，只是不敢趕她走，趕她的話那羣牛鬼蛇神給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可就慘了，您多多幫忙，我一定會好好感謝您的。嘿嘿。」

「唔，楊傑，這傢伙，好，你說說看。」

「呃……這個，柯先生說實在話，要是說明木茶行眞的是有人縱火的話，不是電線走火，或者瓦斯漏氣，或者是黃老頭，那個瘋瘋癲癲的老傢伙，柯先生知道吧？」

「知道，他是神經病，老早就知道這傢伙了，算他命大，最後一個被我們消防隊拖出來，嚇瘋了，這下可眞的瘋了，混身燒得沒有幾塊皮膚是完整的。」

「黃老頭也可能亂丟煙頭，燒香不小心，黃老頭在房間擺個香爐天天燒，我怕得要命，呃——我的意思是——」

「楊傑——」

「對，這個人來歷我也不清楚，大概四個月前他來我這租房間，我以為他不久就會離開，這個人沒有朋友，也不跟人說話，四個月我大概和他只說了幾句話。」

「很可疑，混蛋，這個人的來歷我們正在查，陰陽怪氣的，我很討厭這傢伙，一看他那樣子就煩。」

「沒有工作，也不常出去，晚上就在茶行附近游蕩，很晚才回房間，也不知道他在外面走來走去幹什麼。」

「四個月他有沒幹過什麼事，或是什麼可疑的地方？」

「沒有，沒有，我私下很注意他，一點也沒有，嘖！奇怪，這樣的人以前沒有碰過……」

「媽的，我看說不定是他。」

柯刑警不耐煩的拿起一張報紙，搧著胖壯的身體。

「我聽美智，呃，二樓的黃美智說他好像很迷戀三樓的一個女人，在酒廊上班的吉娜。」

「喔，呵呵，那是個漂亮的女人，誰看了都難免會心動，呵呵，聽說她跟誰都可以上床，老闆你怎麼樣啊？哈哈——這小子怎麼樣？」

「吉娜根本就不理他，這人天天就跟在她的後面。」

「咦——這就奇怪了，我聽說吉娜這女人也不一定要錢，她喜歡的是男人，各式各樣的男人，她不跟男人糾纏我倒是第一次聽到，混蛋，要不是楊傑這小子惱羞成怒，乾脆！」柯刑警用力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這次大火把她那張臉燒壞了，她靠它吃飯的臉。」

「混蛋，眞可惜啊，那麼張臉，奇怪，人的臉被火一烤整個就變形了。」

「我那天到醫院去，她躺在擔架上，臉歪了，就像燒壞變歪的陶瓷一樣，頭髮眉毛都燒光了，傷口不多也不太大，就是整個臉的骨架都變了，好像腦袋放進火爐熔化，再做一個出來似的，變得眞醜陋。」

「她不能再吃那行飯啦，我看她最慘，漂亮的女人一失去臉孔說不定會活不下去，會自殺哩，這例子很多。」

「嗯——和她同房的那個金鈴恐怕有生命危險，流產，血就輸了一萬西西。」

「那女人身體壯得很，鄉下來的，死我看死不了，流產反而好，免得去動手術拿掉，幹她們這一行的大肚子，簡直和自己開玩笑。」

「我們組上打電話通知她家裏來醫院照顧她，居然不理不睬，說什麼自顧不暇，看她的命？哼！好個家庭。」

「幹這個的家裏都不是什麼好——」

「嘿，喂李老闆怎麼，你現在在床上不行啦，你太太常說你只有兩三下對你很不滿意，身體要多補補，多運動嘛——」

「嘿嘿——很難說，很難說……這種事。——楊傑？」

「好啦，不管他，反正他現在在局裏面，問了好幾次屁都不放一個。」

「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說，我看到他那樣子就生氣，直想揍他。太驕傲了。但是他遲早會開口。」

「那麼那個邱家才和阿春柯先生想不想知道什麼？」

「這兩個人比較單純，邱家才這個青年壞毛病雖然多了點，吃喝嫖賭都來，但還不是壞蛋，這人我清楚，那天大火他逃出來以後還幫著救人，我知道的——」

「但是……」

「還有阿春，這女孩根本就是個沒出過幾天門的土包子，剛到都市來，她也沒這個膽，沒有什麼理由要放火。」

「呃——」

「好啦，好啦，我心裏有數，眞煩，李先生我可沒有說你沒有嫌疑喔。」

「是是，那當然，您查，儘量查——」

「好，你回去把最近三個月明木茶行的帳，和最近你支票運用的資料給我看看好吧？銀行我也不用去了，你自己給我一份資料吧。」

「這個，這個，好像燒掉不少，不一定，說不定還有一些，我回去看看好了。」

「你小孩的傷好點了吧？」

「還好，託您的福，火剛燒到四樓消防隊就來了。他們已經回去放在我親戚家照顧，沒有事、沒有事，你們眞是人民的保姆，李某人眞是感激你們的幫忙，使我的損失減到最低程度……」

「好啦，好啦——你走吧。」

「是、是，再見，再見，麻煩啦——」

李明木再三的鞠躬，起身離去——

熱焰地獄的刼難（三月十三日夜二時四十五分）

濃煙夾著令人窒息的臭味，塑膠衣橱像恐懼什麼似的萎縮，破裂，熔化，三夾板在暴躁的燃燒，發出嘶嘶聲音的火蛇不住的在四處爬竄，火的範圍逐漸擴大，形成一股強大的熱力。邱家才驚醒過來，什麼都來不及搶救了。

「逃，逃！逃出去！」的聲音在他狂跳的心中吶喊。熱焰使他的頭髮、眉毛鬈曲了起來。往那兒衝出去。邱家才把床上的被單撿起來，披蓋在眼前，用力的撞開被火燒透大半的房門。他想衝到樓梯那兒下去，却發現火正是從那兒蔓延出來的，熊熊的火與旺的衝上來。他

往後退，轉身向後跑去。

「家才，救命，救命啊。」剛逃出房間的阿春，像看到救星般的抓住家才的衣服。

「走開，走開。」家才往前衝的身子猛的被她抓住，害怕與焦躁使他急忙的想扭開她。

「不要走，不要丟下我。」阿春又哭又喊的在他身後拖、拉的往房間後面的盥洗室跑去。

「開門，開門，誰在裏面？趕快！」

邱家才發現盥洗室竟然由裏面反鎖，並且淅淅瀝瀝響著流水聲。

「咪咪，是咪咪躲進去了。」

「可惡！狗東西，看見失火也不先叫，該死？你開不開門？」

邱家才一陣拳打腳踢，打得手心都發腫疼痛，門仍然不開。

「可惡——」邱家才再轉身，甩了甩拉住他的阿春，仍是無法掙脫披頭散髮死命拉住他衣服的女人。無可奈何，他又打又推的再向前去，前面是吉娜和金鈴的房間，她們的這間靠馬路，但是有個防盜大鐵窗。前頭的火勢較小些，待會呢？火燒過來往那兒逃，死亡的陰影强烈的向他籠罩下來。他感到又冷又熱又疼痛。無可選擇，一腳踢開了吉娜的房門。

吉娜身上粉紅色的睡衣著了火，燒去半邊頭髮的金鈴倒在地下，呻吟著，白色的被單上淌著鮮紅色的血跡，濃濁的空氣中還混雜著瓶瓶罐罐打破倒翻了的香水的氣味。吉娜在床舖上痛苦抱著臉，滾動著身體想熄滅睡衣上的火。阿春慘聲的喊叫。刻不容緩，火在天花板上燻出大片黑痕，火星不住的落下，炙人的燃燒物在邱家才的身上不停的燒燙。吉娜從床舖上滾了下來。

邱家才，突然想到那張床，便俯身下去拚命的把床直立起來，向火席捲過來處擋了過去

。阿春拿著一隻鬧鐘把玻璃窗打破，伸出手臂拚命的向樓下聚來的消防車揮手、呼喊。玻璃像野獸的尖牙在她的手臂上劃出一道又一道的血溝。大火暫時遮住了，金鈴的一條腿被翻倒的櫃子壓住，她在失去意識、知覺的狀態中痛苦的喃喃呻吟。吉娜捧著臉，躲在牆角，劇烈的發抖，身上貼著肉凌亂不堪的睡衣冒出陣陣黑煙。邱家才喘著氣，鼻孔中塞滿灰燼，披在肩上的被單破爛得只剩下三分之一。

「有人來了，這裏啦，救命，救命啊——」

阿春歇斯底里的向坐著雲梯上來的消防人員嘶喊。他們沒有帶來撲滅火焰的水管。一位穿著銀色防火衣的隊員向這兒大聲喊：

「走開！我們來鋸斷鐵窗，水龍頭的水壓不夠——走開——」

火逐漸的要穿透厚厚的床板。房間內灼熱的地板，炙燙在皮膚上立刻發紅結成大大小小的水疱。邱家才痛楚的想瘋狂的喊叫。消防員用電鋸鋸開了兩段鋼筋，便向阿春招手，阿春靠過去正想把頭鑽出去，却發覺身後有股强勁的力量阻止她這麼做，那床舖禁不起火力的撼動，彷彿在一瞬間就要坍倒下來。撞開已經筋疲力盡的她，阿春看到邱家才的眼珠充滿著蔓藤般紅色的血絲，黑色的灰燼塡在他臉上縱橫的紋路內，猙獰而恐怖。他强勁而有力掙扎不已的身體從鐵窗狹窄的洞口擠出去。

阿春靠在窗口，火已由木板的黑暈中透出，她變得似乎已沒有任何力量，連動也不能動，身體沈重極了，就將萎倒在地，她緊緊的抓著胸口，看到許多死亡的炙熱，像大羣黑蝙蝠般佈成一個天羅地網，向著金鈴、吉娜和她掩蓋而來。就在這片刻阿春幾乎已經失去意識，逐漸忘記眼前這片刻時，突然一道極强的水柱向她噴來，鐵窗整個被幾隻沈重的鐵槌擊開，掉落下去。兩個穿銀色衣服的影子向裏面探腳過來。

「咪咪，還有咪咪在洗澡間——咪咪——」

阿春被幾隻強壯手臂拖拉出去的時候，她這麼狂亂的叫喊。

「麥克啊，火災啊，趕快逃——」

「美智！不要往那裏衝——看清楚呀——」

「楊傑呢，趕快去叫他，趕快啊——」

麥克穿著內衣褲，遲緩的起身，有些納悶看著眼前的景象，好一會才驚覺過來。

兩個美容師阿枝和梅靜驚慌的在尋找出路，火從一樓延燒起來，那兒已經變成熱焰的地獄。美智朝三樓跑去，樓梯間的情況稍好，匆匆的上三樓，再往四樓李明木的住處跑去。在黑暗以及焦急的情況中，一時無法分辨眼前的事物，人一下子撞在沈重的雕花木門上。

「明木——小麗——！」

美智摔倒了，忍著疼痛，在沈沈的昏暗中她大聲的喊叫。

「開門——起火——起火，開門——」

橙紅色的火光大起來，將她的身影紛亂的投影在木門上。大股的煙霧上昇，上昇，將她團團圍住。

麥克劇烈的咳嗽，死命的想打開門闖出去，灼熱發紅了的鎖却沒辦法去撥開它。

「阿枝——梅靜來啊——來救人。」

麥克的眼淚、鼻涕，汗珠溼透了滿臉，三夾板隔間的壁滾燙着。無法衝出自己房間牢籠的恐懼，無法置信的空間感，使他楞楞的站着，忘記了或是不知如何再做嘗試。

「楊傑不在，他逃走了——你看這裏，這裏——阿枝來呀，趕快！趕快！」

梅靜想到在這種大火的狀況裏唯一有可能帶她們逃出去的就是楊傑。她也不清楚爲什麼會有這種直覺，大約是看過各種各類的人後才有這樣的判斷吧，楊傑在外表是懶散而且幾乎不說話的潦倒男子，在舊識的人中像他這樣的人多半是强烈而突兀的，他外表的消沈很可能只是暫時性的。或者正在尋找另一個力量的起跑點。梅靜奮力的朝已經燃著火苗楊傑的門踢了一腳，却發覺門是開的，室內空無一人，床舖、桌上都是火星，他養的那隻鳥「白雪」發出羽毛烤焦的臭味。梅靜跑到鐵窗邊，發覺那兒有一處逃生的洞口。

「阿枝趕快來——」

「麥克、美智呢？」阿枝一面哭一面喊。

「管不了，自己的命要緊，快，快！」

「哎唷，我不要，我要死了，媽媽啊——」

阿枝軟弱的喊叫，梅靜又推又拉的扯過她來，把她的頭按下，朝洞裏塞出去。

「大難來了，大刼難到了，我的預言實現了，你們看，你們看啊，哈哈哈——」

黃老頭像鬼魅一樣的出現在兩人身後，他滿頭白髮燒得一坑一洞，身上的條紋睡衣剩幾塊爛布，他恍惚不知疼痛，沒有什麼知覺，顫顫巍巍的唸着。

「死亡來啦，懲罰來啦，哈哈哈——有罪的人無法逃掉審判——」

阿枝和梅靜鑽出鐵窗，二樓離地面還有一段距離。

「跳，跳！」

「我不要，我不要！」

阿枝死命的抓着鐵窗，神智不清的狂喊，火的灼熱陣陣逼來。黃老頭像地獄中的游魂般的向她們走近。梅靜一隻手掰開阿枝的手指，一隻手在她身上又扭又打。

「等誰來救你？趕快逃！跳啦，跳——」

不一會阿枝沒有力量再拉住鐵窗，兩人便向一樓馬路掉下來。已經圍在明木茶行的幾個人，這時向兩人墜落處跑過來。遠遠的消防車、救護車發出尖銳的鳴叫聲快速的來到近處。

美智無法敲開李明木的大門，只好踉踉蹌蹌向樓下跑，三樓的人們也在驚惶的奔跑，她往二樓去却發覺那兒已是一片火海，熾熱的熱氣向她逼來，燃着了她身上的睡衣，她拚命的拍打身上的火苗，艱苦的往後退。再爬上三樓，她看到踉蹌奔命的邱家才毆打拉住他的阿春，她再往上爬退向那座毫無反應的大門。煙氣使她無法呼吸，肺部苦疼，眩暈、昏沈逐漸佔據了她的意識。

麥克的內衣褲已被火舌舐得千瘡百孔，他索性把那些碎片扯掉，露出光裸的身體。他慢慢的後退，背靠着牆坐下來。舉起雙臂壓下頭，他已不再感到害怕。他看見自己置身於火海中的漩渦裏，隨着滾燙橙紅的熱流旋轉。此時在他腦中有種平靜和清醒。他看到無數的自我——誇張的、荒誕的和奇異的肢體，邪惡的、粗暴的、得意的、傲怒的身影，在火流中輕易的被侵蝕銷毀、淹沒，不眞實的嘻笑、幻象轉瞬間化成飛灰，灼痛在他肉體的皺層炸射，不住掉落下來的萬點火星落在他的四周、身軀，孤獨感極清晰眞實的呈現。大朵大朵青色、藍色、紫色、暗紅色的火花燃燒過來，血液一點一點被蒸發，昇騰出去，每一滴血的脫離他就感到一分喜悅、躍動。

他自小就失去的母親，未曾眞正見過的母親，此時以美智的形象出現，載沈載浮，那是種渴慕的幻設，他甚至聽到她溫切的聲音。接着慾望、興奮出現，交錯起伏的人體。許多他生命中曾相識相見的各式各樣的男男女女，衰老的、年輕的，都在火海中漂流，他們以各種不同的姿勢、表情、情緒光裸的在海中流動。

麥克的身體已經燃燒起來，一個劇烈的鼓聲咚咚的響起，他聞到一股奇異的味道，無法分辨的氣味彌漫在意識中，麥克隨着那敲打不斷的鼓聲，掙脫出已爆裂的身體，千萬攀抓苦苦相留手掌般的火苗，恍如一隻白鶴的昇起，投向一個無法名狀的世界裏，他在最後消失的刹那，彷彿感到一點他從來不曾愛過的遺憾。

審問清白的心（三月十五日晚間）

「我特別找你來，我想你心裏有數。」

「有什麼數，你懷疑是我放的火。」

「難道不是嗎？我有你全部的資料，你看看你有多少次前科！」

「……」

「你覺得自己很聰明很不錯是吧？這次火災住二、三樓的每一個人都受不小的傷，要不就燒死，只有你，那麼一點皮肉擦傷而已。」

「……我不喜歡受傷。」

「放屁！你說話最好小心點，否則有你好受的，別以爲你很聰明，我最討厭你這種人。」

「別激動好吧，我聽話，我一定要裝作很聽話很乖的樣子是嗎？」

柯刑警突然從桌子後面衝了出來，狠狠的打了楊傑一巴掌，踹了他一腳。楊傑猛的摔倒在地上，好一會他抹抹嘴爬了起來，把椅子扶好重新坐下。柯刑警喘着氣，豆大的汗珠從額頭鼻端冒出來。

「對，就要乖乖的樣子，你這種人就是缺乏教訓！」

楊傑閉上眼睛，張開嘴煩悶的吐着氣。

「我問你，爲什麼每天晚上你都在外面遛達、閒逛，三月十三號晚上二點半左右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

「快說！」

「我白天沒事幹，睡太多覺，晚上睡不着就起來走動啊，看看這都市的罪惡的夜生活。」

「命眞好，垃圾！這個社會要你這種有什麼用，還敢滿不在乎，你是不是在譏笑我？」

「說不定，有點我要說，誰說我沒有用，我的想法要是實現出來就有用。」

「你，好，你不工作錢那裏來的？」

「以前做工存的。」

「你現在爲什麼不工作？」

「煩，我厭煩透了。」

「三月十三晚間二點左右你在幹什麼？說！」

「我在等吉娜回來。」

「她一點半左右就回來了，以後呢？」

「哼！過了一會，我也進去啦。」

楊傑摸着腫起來的左腮。柯刑警走過來一巴掌拍掉他的手。

「你進去後，走到一樓，把日立冷氣職員邱家才的摩托車汽油漏出來，然後點火，再跑回二樓你的住處對不對？你二樓房間的鐵窗有好幾根你早就鋸斷，你看火起來就撥電話給119，然後看到有人來了，才由窗口逃生，避免嫌疑對不對？」

「我爲什麼要這樣做？」

「那個酒廊的臭婊子吉娜不理你，跟別的男人睡覺，就是不跟你這個無聊的人來往，你惱羞成怒！」

柯刑警粗大的手指指到楊傑的鼻梁說。

「我倒眞想報復她，她故意吊我味口，折磨我，故意晚上去陪宿不回來，害我等到天亮，但是……」

「但是怎麼樣？」

「我跟你說你懂不懂？」

「奶奶的！」

柯刑警一拳又揮了過來，楊傑抱着頭蹲下。柯刑警連續打了幾拳，踢了幾腳。

「你說，你說，老子不懂，老子偏不信！你說，你給我好好說——」

「你平靜一下好嗎？」

「好，好，我平靜、我平靜。」

柯刑警走來走去，氣得說不出話來。

「她很愛我。」

「放屁！肉麻——」

「你聽不聽——」

「……」

「她只不過很懷疑，她對我的愛感到害怕、恐懼，她受過太多傷害，她已經不相信人間有愛——」

柯刑警看着窗外，喘着氣，不太清楚現在在幹什麼。只是感覺自己的影像和憤怒莫名奇妙的在被一種力量消蝕侵略着。

「我要讓她相信這人間有眞正的愛……她一定會接受我的感情，她一直在反抗，但是她有那種本質，她會了解眞正的愛。」

「然後你放火燒她，你等得不耐煩了。」

「白癡——」

「你說什麼?」

「你覺得我是，我覺得可能你是……」

「小子，我告訴你，現在只有你最可能，你也最合適，沒有一個人比你更有嫌疑。」

「我知道是誰放的火。」

「什麼?」柯刑警的臉脹成紫紅色。

「嘿嘿——」

「奶奶的——」柯刑警一把抓住楊傑的衣領。

「那天晚上我還沒完全睡着，我聽到有一個人的腳步聲下樓，他故意小心翼翼的走，但是我還是聽出他是誰了。我整天沒事，腳步聲誰是誰我一聽就知道。何況他呼吸的聲音很特殊——」

「誰?誰?你說。」

「男的、女的，李明木，高老頭，咪咪，美智——」

「放屁，黃美智死掉了，你說是誰?」

「說不定是我自己。」

「楊傑，我知道你的家庭很有問題——」

柯刑警恢復了冷靜，恢復了尊嚴和傲慢，開始從心理對抗這男人的侵略。坐回偵詢桌，拿起一份資料。

「你父母在你十歲時離婚，你爸爸——」

「他是個懦夫。」

「……」

「你母親兩次改嫁，你有四個同母異父的弟妹，母親在六十四年癌症死亡……六十五年你涉嫌偷竊，假釋兩年，六十六年你被控妨礙家庭，發生感情糾紛的對象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婦人……。六十七年你因細故與工作所在工廠的老闆互毆，傷害罪成立，關了一個半月。六十八年因爲游蕩拒絕與警方合作，妨礙公務拘留五天……到今年……你沒有再出過什麼錯……」

「這次涉嫌縱火，兩屍四命，該槍斃了。」

「一年半前你從K鎭的工廠辭職，搬來搬去，沒有固定住址。四個月前搬到明木茶行，四個月來沒有工作，也未曾出外謀職，沒有朋友來找過，不願與左鄰右舍交往……」

「我是個頑劣份子。」

「……」

「未曾與房東、房客發生衝突，對三樓之酒女吉娜有不正常的迷戀。」

「有跟踪的習慣及强暴的企圖。」

「我的心像白紙一樣，我每天都在使心像張白紙，我已經盡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潔淨。這裏的、那裏的環境都太差，正常的人是灰色的，是灰塵，常常把我弄髒，我不正常？我是一張攤開來的白紙。」

柯刑警盯著他的嫌疑犯，好像第一次看清楚了這人的面貌。

「我已經一年多不曾說過一句不好的話，做任何一件妨礙別人的事，嫉妒、討厭、攻擊過任何一個人，公平的對待每一個在四周的人，這一個月我甚至連一些雜亂的念頭，不快樂、惡意的念頭都沒有了。」

「眞的嗎？那吉娜呢？」

「她眞美，美極了，你不覺得嗎？」

「美個屁！爛女人。」

「她是目前使我追求的意義，我唯一關切想影響的人，唯一的希望，也是要通過她用愛來拯救自己。」

「我看我要去找個大腦醫生來。」

「隨便你，我就是這樣。」

「你知道不知道你每天做些什麼事，或者你想做什麼事，或者你做了自己都不知道？」

「嗯……說不定，我有時這樣恍惚，噢，常常這樣恍惚，說實在我也眞的想放把火把這裏連著的樓都燒掉！統統燒掉！」

「這樣嗎？」

「可是我若想燒，不是從一樓開始燒起——」

「噢？那你要從那裏燒起？」

「從我的房間，我會還小孩不在的時候幹。」

「從你的房間？小孩不在的時候？你滿有良心的嘛——」

「在我還未了解人的罪惡、了解人世，在意志還沒堅定、力量還不夠以前我犯的錯都可以原諒，以後就不同了。我不輕易原諒，我有自己的秩序和規律，比你們給我的好得多，高尙、優美、純潔得多，我不服從你們的秩序，我的刑罰比你們重得多，有價值得多。」

「你太驕傲！好吧，我看你怎麼活下去。」

「我有我的力量。你們的秩序太混亂，從來沒有使我快樂過，反而時時使我感到罪惡重重，恐懼——」

「………」

「我比絕大多數人美麗、純潔——」

「瘋子！」

「我要美麗下去。」

楊傑坐在那裏，臉孔像是一隻白色熟透的番茄，表皮被有力的手指按得瘀腫凹凸不平的那樣。長久未晒陽光的陰暗堆積在他的額頭、眼角。眼眶內好似兩潭藍黑陰鬱的苦水坑。偶而他側過臉可以看到彷彿掛著一幅黑青色面具的亡靈，正冷冷的暗笑，嘲諷著人間的荒謬、矛盾、折磨。而正面楊傑的臉孔則顯現出一種飽受精神衰弱、自尋煩惱、自卑而頑固的表情。

「你若知道我是誰，也可以知道你是誰。」

「瘋子！」

慾望漩流的躍昇（三月十六日上午）

「小麗，你手上的傷還痛不痛啊——」

「痛呀，楊叔叔，白雪燒死的時候有沒有哭，大聲的叫媽媽？」

楊傑抱著小女孩和她聊著。

「嗯，當然有，哭得很大聲，楊叔叔來不及救它，它就死了。」

「燒得一定很痛。」

小麗的眉毛皺在一起。

「痛一下就不痛了。」

「眞的啊，爲什麼？」

「死掉了就不痛啦——」

「那它升到天堂去了是嗎？」

「是啊。」

「楊叔叔……」

「怎麼，什麼事？」

「那天晚上我看爸爸，在客廳打電話，他從樓下跑上來，跟警察說著火了——」

「噢——」

「爸爸看到我還沒有睡覺氣得要命，打了我好幾下，用手蓋著我的嘴不准我哭。」

「……嗯——這件事你有沒有跟別人說？」

「沒有，爸爸說要是我說出去，就要把我抓去給警察關，說是我玩火把房子燒掉的。」

小麗恐怖的睜著眼睛說。

「沒有啦，不會啦——爸爸是跟你開玩笑的，小麗，這件事不要跟別人說。」

「爲什麼？」

「跟別人講別人會把爸爸抓去關，那你就沒有爸爸了，大家會以爲是你爸爸放的火。」

「眞的噢——」

「你爸爸做得對呀，他發現樓下著火，趕快就去報告警察找消防隊來救火。他馬上就帶你們逃到五樓去，是不是？」

「嗯，是我把弟弟叫醒的。」

「你爸爸很偉大，要不是他打電話去叫消防隊來，楊叔叔說不定也跟美智阿姨、小鳥白雪一樣燒死了。」

「我不要。」

「是啊，是啊，所以爸爸很偉大，是楊叔叔的救命恩人。」

「嘿嘿嘿——」小麗高興的笑了。

「小麗下來！下來，你最愛爬到楊叔叔身上，髒得要命，快去洗臉——」

房東太太從廚房走出來說。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小麗你跟楊叔叔在說什麼，去你弟弟那裏跟他玩，他發高燒去陪他，做姊姊的也不知道愛護弟弟。」

小麗順從的由楊傑身上下來，向他擺擺手，走向弟弟的房間。

「楊傑，李明木這下慘了，他要跪下來求我，我都不會理他。」

「你不能這樣，我們朋友一場，我今天來是跟你說我準備走了。」

「什麼！你要去那裏？」

「某地，要是吉娜答應跟我，我要帶她走。」

李太太搖著頭，不願相信這話，有一股奇特的重量壓在她的胸口。

「你沒有看到那個爛女人現在的樣子嗎？燒得一團糟，她完蛋了。」

「看到了。」

「我不相信你說的。」

「你相信什麼？」

「……哈哈哈——我只相信現在我抓得住的東西。」

李太太把身體往後一仰，一面大聲的笑，一面用眼珠瞟著楊傑，她決心向胸口的那團重量作戰。

「有些事比如說愛情……」

「你懂得什麼叫愛，一點也不實際，虧你長得這麼大，只會胡思亂想，我來告訴你什麼叫愛——」

李太太走過去坐到楊傑身邊，偎向他，伸出雙手來圍抱住他。楊傑冷冷的看著前方，眼光空洞，沒有任何反應。她惱怒著，這是什麼荒唐的男人，腦子裏想的到底是什麼？

這男人會來她的住處難道不是爲了這件事嗎？除了這件事以外，素不相識的男女還有什麼能彼此連繫的關係嗎？必要嗎？彼此才能互相有點信心交往嗎？她看得太多了，明木茶行住過的，現住的男男女女，隔壁五金行，再過去連續的幾棟出租房間的男女們，不都是這樣

嗎？這就是人生，這一切就是她的人生範圍，她跟鄰近的別人沒有什麼不同。楊傑這流動的男子也不該有什麼不同。

「你是不是跟李明木一樣不行？」

楊傑沒有說話，用手格開她交纏在身上的手臂。

「給小孩看到不好。」

「這樣是嗎？那到我房間去。」

「………」

李太太從他的表情上發現，那並不是楊傑眞正的意思。她煩了。

「你如果不要，就滾出去，老娘沒有這種精神跟你玩遊戲，滾吧，你跟我不同類，你不要有得是人要，滾出去。」

接連一個月綿綿的陰雨使四處都潮膩膩的，空氣中飽含的溼氣、水份使楊傑感到呼吸困難。

「我也懷疑了，懷疑……否則起火的時候我應該想到她去救她，去找她……」

「你沒有，你根本也不相信她愛你。」

楊傑緩緩的站起來，垂下頭慢慢的走開。

李太太的眼淚漫上來，她感到胸中的那團熱流化成千萬顆細小的感動，隨著血液向身體的深處散播去，使她變得柔軟和憂傷。挫折和屈辱，懷疑和愛的渴望交織著，帶她到了某一處毫無目標物的空曠地，使她不知如何是好，大量的淚水暫時穩定了情緒，她決定要好好想一想楊傑這個男人。

死亡與救贖（三月十八日上午）

在醫院中。

「梅靜，你看我的腿，腫得那麼大，好難看，我不要，我不要——」

「這麼大的人還像小孩子一樣，你的腿腫得跟大象的差不多，哼！沒有死就好。」

「嗚——嗚——我的手，我的脖子。」

阿枝想到跌斷的腿，手、脖子上的擦傷、燙傷，會留下又長又難看的疤痕，難過極了。

「我還不是這樣，耽心什麼？」

「我不要，我不要，嗚嗚——」

「荒木桑來長途電話，叫你腿好得差不多就去日本做植皮手術，植皮做好了就看不出來。」

「我不要讓他看到我這個樣子，嗚嗚，我死了好了，我恨這裏，我恨透了這裏，又髒又亂，可怕，恐怖，這麼恐怖——」

「那裏都差不多，你有完沒完，二十日我的髮廊要開幕，我還照樣去店裏，綁著紗布照樣去。人嘛——活著就不要想那麼多，現實點好嗎？」

「麥克死了是嗎？要是我們那時候救他——」

「笑話，自己都差點活不了還想救他，他沒有來救我們已經很過份了。」

「好恐怖——美智也死了，他們都那麼年輕。」

「年輕年紀大還不都同樣，一切都是命，最可惡的就是那個楊傑，他發現著火也不叫我們，自己先逃走，最可恨就是他，要怪就怪他。我看這個火說不定跟他有關係。」

「……」

阿枝用毛巾擦著鼻水眼淚。

「從來沒有看見這麼無情、沒心肝的人。」

「……梅靜，放火不能亂講，沒有證據，消防隊那麼快就來救我們，大概是他打的電話。」阿枝哽咽的說。

「哼，不是他就是房東，反正就是他們兩個其中之一，沒有這麼便宜放過他們，燒了我們的衣服、首飾、電視機，至少要他賠三十萬。」

「會不會是電線走火，一樓好幾根電線都很舊了，我有一次看到它們在冒火花，房東差點被掉下來電線電到，我叫他找人修，他拖了好久也沒有去修。」

「不管，反正我們住他的房子，出事情他要負責任，他也沒有受什麼傷，好聰明還會跑到五樓陽台去。四樓樓梯的門也不打開，害美智在那裏被嗆死！」

「那裏？在那裏？」

「三樓通到四樓的樓梯上啊，一屍兩命！」

「——嗚——嗚——受不了，我眞受不了。」

「想開一點，反正我們沒有燒死就要跟他拚一下，沒有那麼便宜，加上精神賠償、醫藥費最少要四十萬。哼！活著就是要這樣。」

「喂，喂，阿枝。」

有人在敲她們病房的門。

「是誰？那位？」梅靜問。

「是我，房東，我來看看你們，順便有件事……」

李明木提著一籃水果，手上牽著眼睛哭得紅腫的小麗，後面跟著一位面色凝重、肥壯的柯刑警。

「那麼客氣幹什麼。」

「應該的，有件事關於楊傑，他……」

「阿春你要走了嗎?」

「——是，我家人等下來接我，轉院到中壢去，家人比較能照顧我。」

「嗯……你要不要留個地址?」邱家才問。

阿春垂下頭，搖了搖。她的頭髮剪去被燒壞的，剩下短得不能再短，兩條手臂上綁滿了紗布。

「我向你借的五千塊怎麼還你?」

「不用了，不用了。」

阿春咬著嘴唇，眼眶裏都是淚水，她靠在病床上，希望站在身前的這個令她害怕的人趕快離開。

「好，……那你好好保重。再見。」

「……再見。」

邱家才轉身離去，慢慢的走回自己的病房。他怔怔的看著醫院走道中來回的人們，覺得腦中一陣陣的空白。

阿春隨著家人大包小包的離開病院。這時正好有三個留著長髮，戴著紅色、藍色、紫色大鏡框太陽眼鏡，身穿牛仔褲、皮衣、馬靴的人。匆匆忙忙的走進醫院。他們大呼小叫的找到要找的病房，碰的推門進去。

「咪咪，嘿，嗨，你看誰來了。」

「是我呀，還有馬郎和癩皮。」

咪咪把眼睛閉起來，翻過身去不理會這三個人。

「哎啊，咪咪別這樣，我跟你說你那邊著火又不是我的錯，小子和我來不及去救你害你燒了點傷，臉紅了點，也不能怪我啊，你們說是不是?」

「是嘛——要是我們知道，操，騎著摩托車衝進去，殺殺兩下子就把你搶出來了。」

「不錯啦，你躲在浴室眞聰明，算你命大，燒死了兩三個人吔。」

「還說，老子還被警察叫去問話，說火是不是我們幾個放的，奶奶的，今天早上才從局裏出來，關了兩天，挨了好多揍，晦不晦氣?」

「是啊，咪咪，你也太不夠意思，我們進來半天也不讓咱們坐，水也不倒一杯。」

「活該，誰叫你們來的。」

咪咪背著身賭氣的說。

「怎麼可能是我們放的嘛，狗東西，聽說放火的那小子今天招供，我才被放出來，奶奶的，爲什麼不早承認，好漢做事好漢當。」

「誰?是誰放的火，眞的是有人縱火呀——」

咪咪聽到這句話突然的回過身，坐起來。

「奶奶的，我也不知道，警察大爺也沒說，就說有人承認了，叫我滾蛋。」

「嗯——笨！你們這些阿貓阿狗的看了就討厭，你們也沒有這個膽幹大事。」

「咪咪，你看不起我們啊？哼！」

「咪咪，我們最近有個計劃喔，你要不要參加？」

咪咪把被單拉起來遮住頭。

「我們準備騎車上高速公路，從泰山收費站開始，逆向行駛，時速一百公里，九點出發，馬郎跑泰山到桃園，警車都是順方向抓人的，逆方向不知道他們敢不敢，嘿嘿嘿——」

「第二段由我癩皮跑，桃園到新竹，九點半開始，抓到就算了，抓不到就刺激啦。」

「找死哦——你們。」

「嘿嘿，從來沒有人這樣幹過，而且我告訴你……」

「怎樣？」

咪咪把頭從被單裏探出來，被火烤紅的臉上現出著迷的笑容。

「我們需要一個女孩子坐在車後，接力下去，馬郎載她跑到桃園，癩皮在桃園等她，騎上車再往新竹開，我在新竹等，新竹到台中最長的一段由我來闖。」

「眞的呀，誰想到的，好刺激哦——」咪咪坐在床上拍起手來。

「這個女人嘛，我們考慮了半天，找誰好呢？」

「這年頭找個好女人不容易哩。」

「吉娜，這是楊傑給你的一封信。」

「謝謝你來看我，房東太太，武勇好乖，還認不認識阿姨，阿姨的臉好可怕是不是？」

武勇楞了一下，害怕的躲向母親懷裏。

「武勇不要怕，阿姨是被火燙到的，很快就會好。」

「楊傑呢？他人呢？有沒有來？」

房東太太的臉色逐漸失去血色，慘白了下來。

「哼，他應該現在來看我，他爲什麼不來，我在等他等了好久，他一直都沒有來，我現在輕鬆多了，不再害怕什麼，那些日子結束了。」

吉娜口齒不淸喃喃的說著。她的頭、臉大半還包在紗布裏，眉毛、眼睫都剪光了，一些紅色的肉綻開，像蚯蚓一般的爬在雙頰、額頭。

「他來過，你在休息，他沒有驚動你。」

「來過了——我，我都不知道，他……」

「他說他想說的話都寫在信裏，我……」

房東太太深深的吸了口氣，費力的吐出來。

「沒想到眞正縱火的是他，我原來以爲是我先生。」

「什麼，你說什麼？」

吉娜睜大了眼睛，傷痕累累的手掌抓在被單上。

「他承認了，他都承認了，我眞是不敢相信他會這麼做。」

「不是他，我知道不是他，房東太太麻煩你去幫我叫他來。」

「哇！」

武勇看到吉娜激切的手掌和可怖的表情嚇得哭出聲，房東太太緊緊抱住武勇。

「吉娜，太慢了，他自殺，在明木茶行二樓他的房間，發現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死了嗎？」

「死了。」

「……」

「火不是他放的。」

「我也不相信，警方也不能確定，他們的檢驗小組也只是存疑到底是不是有人縱火，或者電線走火。」

「有人縱火，也不會是他，我知道。」

「黃老頭一直就在警告我們會發生這種事，竟然被他說中，眞可怕。事情眞的發生他却嚇成白癡，不會說話了，已經不會說話了……」

吉娜發覺自己原來是迷亂的置身於一個奇異的祭典中，她的身體外皮有層甲殼，在各種不同的奇形異狀的人物間搖晃，在潮溼穢暗中放肆的笑，空氣中飄浮著腐敗、發酵的濃重氣味，她癡迷、昏眩的迴旋，流轉、流轉，散亂的影子在四處舞動。這時突然有一束細微的光芒射來，那光點具有極大的熱力。劇烈的火焰在她的內心熊熊燃燒，每顆細胞都在迸裂，綻放出火星、火花。她的身體熔化成熾熱的岩漿，奔騰流瀉，它在呼嘯、爆炸，不住的噴湧，最深底灰暗的岩層此時都炸射開來。在滾滾巨流中發紅、熔化。好一會，好一會，那新形成的大地，鋪滿著新生的顏色，煎熬後的昇華，逐漸平靜下來。

她緩緩的放下楊傑給她的那封信，白色的信紙中只有一個用黑筆寫的「愛」。

「金鈴小姐怎麼樣了。」

「她流產，很不好，流血過多，危險期過去了，身體還很虛，她不要緊，她生命力很强，她會好好活下去。只是孩子掉了很失望……過一陣就會好了，她就是那樣，過一陣什麼都忘記了。」

「你打算怎麼辦，有沒有什麼計劃……」

「再說吧，我有打算，我解脫了，眞正解脫了……有些事我早就想做，只是不能下決心不明白，現在我知道該去做了，那怕是去給人洗碗帶孩子……對了，你跟李先生要離婚嗎？」

「暫時，……現在在找律師分財產，我們有塊地賣掉了，有人故意縱火保險公司不賠沒辦法，他現在有困難，我也不好意思太絕情，要是以前，要是沒發生這場火的話那另當別論，我恨透他，恨不得他身敗名裂，關進牢裏才好，人還是有感情的，有時候犧牲一點，只要是值得的還是……」

「這場火使李先生有改變嗎？」

「嗯，不太一樣，他居然在我面前掉淚，這種人居然還有眼淚，你看他不會是騙我吧？你想想看，結婚這麼多年我還沒有看過他掉淚。」

「那就不要分開，看看孩子。」

「你……」

「嗯——他是個笨蛋！呆子！瘋子！」

吉娜突然大聲的喊叫起來，淚水由她兩個像岩穴般的眼眶中湧出來。

「他在處罰我，報復我，想永遠折磨我，可惡，我已準備愛他了，他却逃走了，太可惡，太可惡了。」

房東太太詫異的看著吉娜，不了解她爲什麼會突然這樣狂喊。

李明木牽著小麗和柯刑警走進病房來。他走到吉娜的床邊。

「吉娜，你們的醫藥費、住院費我都替你們納了，你安心養傷吧。」

吉娜並沒有反應。

「殘忍，殘忍，你太殘忍了。」

李明木低下頭，沈默下來。房東太太說：

「我先生說請你們安心養病，這些醫藥費他要負担。」

「是的，是的，我覺得心中很抱歉，你們來住我的房子，却發生這樣不幸的事，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尤其是楊傑先生，楊傑這個年輕人，實在……」

柯刑警瞪了李明木一眼，再看看李太太、兩個小孩、床上的吉娜。

「當初楊傑向我說了不少東西，我一點也不懂，我現在好像知道了些……李明木你心裏明白，他的屍首停在殯儀館，你去給他辦辦吧。」

「好的，好的，我去辦。」

「這件事大概就這樣結束了。李明木我現在發覺我最討厭的人是你，我們最好不要再見面。」

「是，是的。」

「如果你再犯什麼錯，我不會算了，不管有沒有證據，不管你多狡猾。你鼻子的毛病和你呼吸的聲音，很讓人家注意。」

柯刑警再看看兩個孩子，一個無聊、無用的男子犧牲了生命，企圖喚醒一個狡猾商人的良心，兩個無知孩子的幸福，有用嗎？值得嗎？他覺得有一羣螞蟻在胸口、心臟爬咬、啃，使他極不舒服。

「您好走，慢走啊——」

李明木、李太太彎著腰不住的向離開的柯刑警鞠躬。

「奶奶的，該死的小子，瘋子！」

柯刑警一面走一面在嘴裏喃喃罵道。楊傑臉上嘲弄的表情像是還盯著他看似的。

吉娜感到一股清冷的眼淚，從眼角慢慢的滑到臉頰，一滴滴的落下。她的心中在狂聲的高喊：

「我相信，我相信了啊——」

詩兩首

・孫維民・

・贈一位陌生的女老師

每次經過你的窗口，我看見
你端坐在佈置簡單的客廳
一張木桌上堆着藍色的週記
一輛腳踏車在你身後。我看見
有時你執筆疾書，有時彷彿
沈吟着學生的字句，斟酌着
簡潔與通順的問題——也許就是作文
而你是一位國文老師——我不知道
因爲我不認識你

啊，陌生的老師
却因爲每天傍晚我下課回來
毫不失誤地瞥見你在窗內
專注批改的神情
我的思緒竟然飛得好遠好遠，像一顆星
我想到你的學生以及國家的未來……
然而，在這歲末冬寒的十二月
我所感受的暖意却又那麼眞實

親切如一圈烘熱的燈光

・再致一位英國文學教授

我從市立醫院看病回來
在公車上，我看見你
站在一根擁擠的站牌底下
張望急急駛到的公車號碼
雙手垂放素色的旗袍前方
握着一只裝滿書籍的皮包
還有一條手帕。我看見你
在正午的陽光下摘下眼鏡拭汗
在隆隆的車聲中，我看見你
在風中飛揚的灰白的頭髮

在隆隆的車聲中，我已經
看不見你，却開始猜測着
裝在那只皮包裏的無非是文學史上
幾個重要的時期和課題。也許
還有兩捲蘇格蘭的民謠錄音帶

或是一冊剛剛出版的詩集——
啊老師，在正午擁擠的人叢中
我却感覺你是一座獨立的城堡
智慧的眼神和堅定的唇角
是詩的牆垣和鐘塔
在陽光下兀自閃耀

在隆隆的車聲中，我扶持着自己
在一個小站下車
仰首凝望晴藍的天空
沒有飄揚的旌旗
我却知道：你是在的
我的腳下，也正是你在遙遠的大風裏
堅持站立的那一片土地

寫於翡翠沙灘的詩

・高榮禧・

A. 我是自由之身
但我深受天地挾持

我趕在末日前
泅泳，月光徧灑
黑黝的汪洋，其下
一片火海正千奇
百怪，彷彿善惡
籠統交戰，智愚
彼此擴張渲染

我趕在末日前
泅泳，隱隱感到
心跳與時間
歪斜地錯離着

而當我節奏的
蛙泳，更翻
仰泳時，紮實的
夜隨之虛構的
黎明了……

此刻，我察覺
額上不甚溫暖的
光，冷然流落
腋下輪替的潮水

B. 蒼穹的仰望，只是
記憶星辰埋沒的方向

今晨，我暫且擱淺
一往直前的頭額
雙眼，發現
勤奮趕路的雲朵
對着蹣跚的時日
面加咀咒……

而後是，惱羞
陽光的切割，及
撫慰的風擦抹着
浮沈的傷痕

我來到一片——
仍甚森冷的宮殿
一支擎天巨柱
正逐漸發紅

吸引繁華暴動的
羣衆，搶撕天空
殘存的色彩披裹

這時，一口
洪鐘掩覆不住地
敲響了赤裸裸

C.虔誠過度，終於
導致了褻瀆

分不清是雨滴
還是露珠，我躡足
走過一片金色
塘池，有人耐心於
偏安的垂釣

我讀到他，誇示
自滿的神情：

「此地，才思
只適合於蓄積

「愛，是不容鄙俗到

派上用場的……

但我狠狠踹開
一扇陳封的朱門
瞥見一名尷尬
藏躲的園丁，及其
竊竊栽種的豐收

「在雙眼侷促的園圃裏
你準備，採擷什麼？

「我選擇，搖曳當中
半光半影的花朵

D.愛，因燒燃而焦旱、
因給養而塗炭

何其空曠的院落
我直探莫測的輾轉
驚覗，三兩崎嶇的

驢子套綁於——
淚絲搭織的閣樓

我找到那氣喘
跳蹦的扁額，其側
一口伸縮自如的
古井，我看到了
混濁後澄清的
倒映，一個不是我

「關於上午十點鐘
下午四點鐘方向

「其間的探掘
其外的埋葬

回頭的角度恰巧
容下懊悔，有道
吶喊推我走向
凝聚的目標，雖然

關於我分叉的來路……

E.不是我適於爬行，而是
我更慣於飛奔的曠弛

最後是夜，單調的
重覆，遠處
有人沿海平線刈取
寂寞，我聽到
波濤傳遞着
大地餘溫的聲音

「明天，只是預約
收拾的時間

「大凡正經開始的
不妨唐突結束

柳周詞比較研究(下)

・林玫儀・

肆・柳周詞技巧之比較

甲 四聲陰陽

柳、周皆精於音律，據葉夢得「避暑錄話」，柳永「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詞，始行于世，於是聲傳一時」；而據宋史記載，周邦彥乃「好音樂，能自度曲」，四庫提要㊂亦云：「邦彥妙解聲律，為詞家之冠，所製諸調，不獨音之平仄宜遵，卽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謂分刌節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詞，字字奉為標準。」由二家詞作覘之，確實音律諧婉，知諸家所論，洵非虛言。唯一般皆以為柳詞尚在開創階段，體段雖備，而聲容未盡；至周邦彥，因音樂與詞調之發展已臻極致，始能衆美俱備㊂。實則柳詞字聲之應用已頗純鍊、謹嚴，就詞之格律言，可謂相當成熟。

夏承燾「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一文，嘗謂柳詞中不可不特書者有二事：

一為上去之辨。柳詞中「上去」或「去上」連用之處不勝枚舉，如「**暮靄**沈沈楚天闊」，「**更與**何人說」（雨霖鈴），「**自是**白衣卿相」，「**換了**淺斟低唱」（鶴冲天），「**對晚**景傷懷念遠」，「縱寫得離腸**萬種**」（卜算子），「**坐久**覺疏絃脆管」，「**向此**免名韁**利**鎖」（夏雲峯）等皆是。

二為入聲之不苟。柳詞於雙調之體，其用入聲多不苟，如采蓮令（月華收）上片「西征客，此時情苦，**軋**軋開朱戶」，對下片「貪行**色**，豈知離緒，脈脈同誰語」。歸朝歡（別岸扁舟三兩隻）上片「溪橋殘**月**和霜**白**」、對下片「新春殘**臘**相催**逼**」；「**隻**輪雙槳，盡是利名**客**」，對下片「玉樓深處，有箇人相憶」。引駕行（紅塵紫陌）上片「**濕**蓮臉盈盈」，對下片「**說**如此牽情」；剔銀燈（何事春工用意）上片「早晚是**讀**書天氣」，對下片「有人伴**日**高春睡」。又如訴衷情近兩首：

其一：「竚**立**江樓望處」「重**疊**暮山聳翠」「脈**脈**朱闌靜倚」「竟**日**空凝睇」

其二：「漸**入**清和氣序」「蓮**葉**嫩生翠沼」「綺**陌**遊人漸少」「竚**立**空殘照」

部位相應之句均以入聲相對，且均用於第二字，尤見整齊。案：夏氏所論柳詞嚴於入聲之說至為精當；其辨上去之說，則尚嫌不夠深入；此外，柳詞平聲亦嚴分陰陽㊃，此例前人甚少措意，茲更為析論於下：（為求清楚起見，陰平用「△」號，陽平用「○」號，以資區別。）

一・平分陰陽、三仄遞用之例

柳詞中，凡一句中有仄聲字三個以上及平聲字二個以上，其仄聲往往上、去、入遞用，而平聲亦嚴分陰陽，如：

舊歡慵省，一向無心緒——去平平上，入去平平上（祭天神）

算神仙、五色靈丹無驗，中路委瓶簪——去平平、上入平平平去，平去上平平（離別難）

一夜狂風雨——入去平平上（歸去來）

一生惆悵情多少——入平平去平平上（梁州令）

春色易爲老——平入去平上（梁州令）

語聲猶顫不成嬌——上平平去入平平（燕歸梁）

不稱在風塵——入去上平平（少年遊）

淡黃衫子鬱金裙——去平平上入平平（少年遊）

別來錦字終難偶——入平上去平平上（曲玉管）

楊柳岸、曉風殘月——平上去、上平平入（雨霖鈴）

是誰家綠樹，數聲啼鳥——去平平入去、去平平上（留客住）

風亭月榭閒相倚——平平入去平平上（木蘭花）

無眠向曉，空有半窗殘月——平平去上，平上去平平入（小鎮西）

向別浦相逢——去入上平平（臨江仙引）

漸曉雕闌獨倚——去上平平入上（佳人醉）

屈指勞生百歲期——入上平平入去平（看花回）

玉樓深處，有箇人相憶——入平平去，上去平平平入（歸去來）

那堪細把，舊約前歡重省——上平去上，上入平平平上（傾杯）

想繡閣深沈——上去入平平（傾杯）

空目斷、遠峯凝碧——平入去，上平平入（傾杯）

自覺隨春老——去入平平上（訴衷情近）

如上之例，於樂章集中俯拾皆是。非但一句中四聲俱備，且有可注意者二事：

㈠平聲連用多分陰陽，且有二組以上平聲字連用時，往往一用「陰陽」，另一則用「陽陰」，如梁州令之「生憫」爲陰陽，下「情多」則爲陰陽；燕歸梁之「聲猶」爲陰陽，下「成嬌」卽爲陽陰。若有三平聲字連用，亦陰陽隔用，甚至隔字用三平聲者亦然，如離別難之「五色靈丹無驗，中路委瓶簪」二句中，計用六平聲字，分別爲陽陰陽陰陽陰，上句連用三平聲，故隔用「陽陰陽」，下句三平聲雖不連用，仍隔用陰陽。

㈡仄字連用必分上去，此爲詞家通則，如萬樹「詞律」發凡云：

平仄固有定律矣，然平止一途，仄兼上、去、入三種，不可遇仄而以三聲概塡。……蓋上聲舒徐和軟，其腔低；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揚有致，大抵兩上、兩去，在所當避。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亦云：

上聲韵，韵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去入韵，則上爲妙；平聲韵，韵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之。疊則聱牙，鄰則無力。

可見前人諄諄以爲戒者，乃在疊用同聲調之仄字；換言之，仄聲相連，宜遞用上去入聲，始能得聲律之妙。觀上引柳詞，非但二仄或三仄連用時均遞用上去入聲，並隔字亦不疊用。昔杜甫作律詩，不叶韻之一、三、五、七句末字，有隔句配用上去入之法（如秋興八首之一，第三、五、七句之末字分別爲「湧」、「淚」、「尺」），爲前人所稱道。[三]由柳永隔字亦遞用三仄覘之，其於格律之精細，蓋不下於詩中老杜。

二・對應部位字聲嚴整之例

柳詞之律度森嚴，於同調之數闋中尤能見之，如木蘭花三首中，下片第三句分別爲：

假饒花落未消愁——上平平入去平平

美人纖手摘芳枝——上平平上入平平

楚王空待學風流——上平平去入平平

其首字均用上聲，而一句之中，除次句「美」、「手」同爲上聲，「芳」、「枝」同爲陰平外，其餘三仄字均遞用上去入，二平聲亦分陰陽。

又歸朝歡之上下片第六句作：

路遙山遠多行役——去平平上平平入

浪萍風梗誠何益——去平平上平平入

歸朝歡爲雙調之體，此爲對應之二句，第一、四、七字爲仄，非但隔字遞用上去入，且第一字俱用「去」，第四字俱用「上」，第七字俱用「入」；至平聲字連用者，上片有二處，前用「陽陰」，後則用「陰陽」，與木

蘭花同。四組平聲字中，唯有「誠」字不能對應。

又如玉蝴蝶上下片各一組對句，在五首十組對句中有七組爲：

水風輕、蘋花漸老。月露冷、梧葉飄黃◎
銀塘靜、魚鱗簟展。烟岫翠、龜甲屏開◎
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罍◎
絳脣輕、笑歌盡雅。蓮步穩、擧措皆奇◎
未同歡、寸心暗許。欲話別、纖手重攜◎
按新聲、珠喉漸穩。想舊意、波臉增妍◎
素光動、雲濤漲晚。紫翠冷、霜巘橫秋◎

上句第七字皆用上聲，下句第二字皆用去聲，而下句末二平除「重攜」外，皆爲一陰一陽。

又如少年遊下片第四句爲「仄平平仄」，柳永所作十首之中，有九首二平字皆分陰陽，二仄字亦多上、去或入聲分用：

酒徒蕭索　　斷腸聲盡　　洞房深處
舊家模樣　　鳳燈明滅　　把伊情分
費人拘管　　小樓風月

又如臨江仙引共三首，其上片第二句分別爲：

乘瘦馬、陟平岡
停飛蓋、促離筵
隨浪箭、隔岸虹

上段第一字皆爲陽平，下段第一字皆爲入聲。又第四、五句第一、二首分別作：

對暮山橫翠，襯殘葉飄黃——去去平平去，去平入平平
見岸花啼露，對堤柳愁煙——去去平平去，去平上平平

四句之中，二平多分陰陽，而兩首用仄，僅有一處不同，尤可見其嚴整。又如歸去來上下片第三句各爲：

垂楊漫結黃金縷——平平去入平平上
多情不慣相思苦——平平入去平平上

三仄遞用而平聲類分陰陽。又如安公子二首，第二句分別爲：

雨殘稍覺江天暮——上平上入平平去

悄然屈指聽銀箭——上平入上平平去

又如引駕行二首，句式頗有不同，然首四句同爲「四、七、六、七」，其中第二句，一作「斜陽暮草長安道」，一作「蟬嘶敗柳長提暮」，俱爲「平平去上平平去」，亦可見其聲律之整齊性。

三・四字句中平分陰陽、仄辨上去之例

柳詞中兩平兩仄之四字句，多用一陰平一陽平、一上一去相配合，最能見出其音律之精密。其例甚多，茲各按其類別列之如左：

(一)作「平平去上」者，如：

孤幃夜永（慢卷紬）　歸來向晚（長壽樂）
融尊盛舉（永遇樂）　妍歌豔舞（合歡帶）
憑高念遠（臨江仙引）　樵風乍起（夜半樂）
襦溫袴暖（瑞鷓鴣）　盈車載酒（剔銀燈）
沙堤路穩（瑞鷓鴣）　流金晝永（女冠子）

(二)作「去上平平」者，如：

禊飲筵開（笛家弄）　夜永歡餘（洞仙歌）
坐繞清潯（夏雲峯）　又恐恩情（擊梧桐）
凍水消痕（古傾杯）　夜永清寒（過澗歇近）
萬種思量（憶帝京）　翠瓦霜凝（過澗歇近）
暗想花神（瑞鷓鴣）　露染風裁（玉蝴蝶）
況有紅妝（長壽樂）　霧斂澄江（輪臺子）
對景傷懷（留客住）

(三)作「去平平上」者，如：

故人千里（訴衷情近）　絳河清淺（戚氏）
暮雲芳草（訴衷情近）　片帆高舉（夜半樂）
地遙天遠（鳳歸雲）　斷鴻聲裏（玉蝴蝶）
就中難曉（傾杯）　夜來膏雨（玉蝴蝶）
雁橫煙渚（傾杯）　共他同暖（滿江紅）
翠消紅減（傾杯樂）

(四)作「上平平去」者，如：

古今無價（二郎神）　指天涯去（引駕行）
鼠窺寒硯（傾杯）　倚風情態（玉蝴蝶）
好天良夜（少年遊）　渚蘭香謝（玉蝴蝶）

綜上所述，皆可見柳詞格律之精細，王灼譽其「聲律諧美」（見碧雞漫志），陳振孫稱其「音律諧婉」（見直齋書錄解題），誠有卓識。

次論周詞之格律，周詞對四聲陰陽之運用，有同於柳詞者，亦有超軼柳詞者，茲分四點敍述如下：

一・入聲謹嚴之例

周詞對入聲字之運用，亦極爲講究，此點夏承燾氏早已提及，唯夏氏以爲周詞之入聲重在拗句及結聲，其細處尤在「去」、「入」之連用，並舉「嗟情人斷絕」、「料舟移岸曲」（解連環），「漸暗竹敲涼」、「但滿目京塵」（憶舊遊），「人靜烏鳶自樂」、「憔悴江南倦客」（滿庭芳），「看步襪江妃照明鏡」、「攜艷質追涼就槐影」（側犯）等爲例，則其說尚嫌疏闊。其實周詞用入，變化多端，如蝶戀花四首，韻字全同，並爲「後」、「漏」、「酒」、「手」、「透」、「秀」、「首」、「舊」，而各首上片第一、三句及下片第一句，分別爲：

其一：愛日輕明新雪後
不待長亭傾別酒
淺淺挼藍輕臘透

其二：桃萼新香梅落後
舞困低迷如著酒
雨過朦朧斜日透

其三：蠹蠹黃金初脫後
不見長條低拂酒
鶯擲金梭飛不透

其四：小閣陰陰人寂後
夜半霜寒初索酒
綵薄粉輕光欲透

其第六字皆用入聲，四首中絕無例外。此外，如玉樓春（當時攜手城東道）之上片第二句，下片第一、三、四句，分別爲：

月墮簷牙人睡了　別來人事如秋草
夕陽深鎖綠苔門　一任盧郎愁裏老

其第一字皆爲入聲。同調（桃溪不作從容住）之上片一、二、四句及下片第一、二句分別爲：

桃溪不作從容住　煙中列岫青無數
秋藕絕來無續處　雁背夕陽紅欲暮
今日獨尋黃葉路

其第三字並爲入聲；尤有進者，上下片第三句「當時相候赤欄橋」、「人如風後入江雲」，皆爲「平平平去入平平」，可見其字聲之嚴整。

二・平分陰陽、三仄遞用之例

周詞一句之中，往往平則分辨陰陽，仄則三聲遞用，其例甚多，如：

悄郊原帶郭（瑞鶴仙）——上平平去入
但滿目京塵（憶舊遊）——去上入平平
獨愛尊虆美（驀山溪）——入去平平上
秉燭遊花徑（側犯）——上入平平去
暮色分平野（塞垣春）——去入平平上
帳底流清血（滿路花）——去上平平入
岸柳如新沐（六么令）——去上平平入
焚香獨自語（尉遲杯）——平平入去上
巷陌雨餘風（如夢令）——去入上平平
說與淒涼意（點絳脣）——入上平平去
宴席臨清沼（早梅芳）——去入平平上
想移根換葉（解連環）——上平平去入

此外，四字句而四聲遞用者，其例尤夥，如：㊅

禁城百五（瑣窗寒）——去平入上
曖迴雁翼（渡江雲）——上平去入
滿地狼藉（應天長）——上去平入

奈何客裏（還京樂）——去平入上
曉陰翳日（掃地花）——上平去入
手種紅藥（解連環）——上去平入
故溪歇雨（西平樂）——去平入上
霧隱城堞（浪濤沙）——去上平入
鼠搖暗壁（四園竹）——上平去入
但勞遠目（蕙蘭芳引）——去平上入
向人敧側（六醜）——去平上入
月樹攜手（蘭陵王）——入去平上
凍蕊初發（三部樂）——去上平入
樓觀迥出（遶佛閣）——平去上入

綜觀上揭四聲配合之例，四字句中，大抵第一字以上、去聲爲多，第四字則多用入聲字，五字句則平聲兼辨陰陽；至於六、七字句，則復就五字句推衍而成，六字句如：「似覺瓊枝玉樹」（上入平平入去）（拜星月）、「淚溼領巾紅皺」（去入上平平去）（如夢令）、「斜月遠墮餘輝」（平入上去平平）（夜飛鵲），七字句如「空餘滿地梨花雪」（平平上去平平入）（浪濤沙）、「出林杏子落金盤」（入平去上入平平）（訴衷情）、「拂水飄綿送行色」（入上平平去平入）（蘭陵王）等，其例尙多，茲不一一具列。尤有甚者，周氏另有「暗葉啼風雨」（塞翁吟）之句，乃自李賀詩「木葉啼風雨」改字而成，易「木」（入）爲「暗」（去），乃成「去入平平上」；又「人靜烏鳶自樂」（滿庭芳）乃由杜詩「人靜烏鳶樂」㊆增字而成，增一「自」字，遂成「平上平平去入」，尤可見其審音辨調之一斑。

三・四字句中平分陰陽，仄辨上去

周詞四字句作「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或「仄平平仄」者，大多平分陰陽、仄辨上去：

㈠作「平平去上」者，如：

傷△離○意緒（瑞龍吟）　桐○花△半畝（鎖窗寒）
金△城○暮草（宴清都）　梁○間△燕語（垂絲釣）
陘△迷○望眼（芳草渡）　梅○花△照眼（花犯）
菖△蒲○漸老（塞翁吟）　條○風△布暖（應天長）
釵△頭○顫裊（六醜）　閒○依△露井（過秦樓）

㈡作「去上平平」者，如：

暮往朝△來○（荔枝香近）　燕子樓○空△（解連環）
勸此淹△留○（西平樂）　醉擁重○衾△（尉遲杯）
樹杪參△旗○（夜飛鵲）　瘦減容○光△（意難忘）
翠藻翻△池○（丹鳳吟）　亂點桃○蹊△（六醜）
尚有練△囊○（齊天樂）　勸酒持○觴△（意難忘）

㈢作「去平平上」者，如：

少年○羈△旅（鎖窗寒）　夢沈○書△遠（過秦樓）
霧迷○衰△草（霜葉飛）　樹藏○孤△館（塞垣春）
淚流○多△少（霜葉飛）　頓來○催△老（氐州第一）
故人○知△否（玉燭新）　夜來○風△雨（六醜）
透簾○燈△火（少年遊）

㈣作「上平平去」者，如：

蟹螯○初△薦（齊天樂）　淺嚬△輕○笑（感皇恩）
剪裁○初△就（玉燭新）　眼波△傳○意（慶宮春）

四・平去對照與隔平配上去、去入

以上三類，皆柳詞所習用而周詞同之者。此外，周詞尚有平去對照與隔平配上去、去入之法。周詞於「平仄平平」處，仄字多用去聲，因去聲字最爲拗怒，深具頓跌之效，故沈義父論詞，即有「句中去聲字最爲緊要」之論（見樂府指迷），萬樹「詞律」發凡亦云：「名詞轉折跌蕩處，當用去聲，何也？三聲之中，上、入二者可以作平，去則獨異，故余嘗竊謂論聲雖以一平對三仄，論歌則當以去對平上入也。當用去者，非去則激不起，用入且不可，斷斷勿用平、上也。」驗之周詞，尤爲可信，如：

偷△**換**韓○香△（風流子）
空△**帶**愁○歸△（夜飛鵲）
羞△**見**郎○招△（憶舊遊）
離○**思**相△縈○（華胥引）
離○**思**牽△縈○（慶春宮）
香△**霧**飄△零○（慶春宮）
飛△**蓋**歸△來○（解語花）

天△**便**教△人○（風流子）
時○**認**鳴○鑣△（憶舊遊）
征△**騎**初△停○（點絳脣）
生△**怕**黃○昏△（慶春宮）
來○**寄**修△椽○（滿庭芳）
庾○**信**愁○多△（宴清都）
斜○**徑**都△迷○（夜飛鵲）

上揭諸例，皆一去三平相對照，而去聲必在第二字；蓋去聲跌宕，平聲悠長，置去聲於數平之間，可收美聽之效也。尤有進者，諸例第三、四字兩相連之平聲，必然有陰陽之別，則周詞聲律之妙，可謂造極登峯矣！

周詞在音律上較柳詞尤嚴者，除「平去對照」外，尚有隔平配去上及配去入之法。其中隔平配去、上，而作「去平上」者，夏承燾「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一文已發其端，茲略舉數例如下：

看兩兩相依**燕**新**乳**
小檻朱籠報**鸚鵡**（荔枝香近）

始覺驚鴻**去**雲**遠**
柳眼花鬚**更**誰**翦**（荔枝香近）

念漢浦離鴻**去何許**（浪濤沙）

午妝粉指**印**窗**眼**
寶釵落枕**夢**春**遠**（秋蕊香）

橋上酸風**射**眸**子**
不戀寒衾**再**三**起**（夜游宮）

其末三字俱爲「去平上」。此外，隔平配去、入，而作「去平入」者，如滿路花上下二結句：

更當恁**地**時**節**
似伊無**箇**分**別**

六么令上下二結句：

來折東籬**半**開**菊**
更把茱萸**再**三**囑**

此種技巧，在蘭陵王一調中尤爲明顯：

拂水飄綿**送**行**色**

應折柔條過千尺
閒尋舊踪迹
燈照離席
恨堆積
津堠岑寂

以上各例，皆在入聲韻上冠以去、平二字，而形成字聲上強烈之對比。

綜上所析，可見柳、周詞字聲配合之一斑，而二家之精於審音辨律，亦粲然可喩。唯是昔人論詞，於柳詞之音律多未措意，卽有言及者，亦多有疏漏，如夏承燾雖謂「柳三變分上去，尤嚴於入聲」，卻又云「樂章集嚴分上去者，猶不過十之二三」㉖，於柳詞平聲之分辨陰陽，乃無一語及之。此外，況周頤嘗謂淸眞「意難忘」詞平聲韻字分陰陽，夏氏亦深非之，斥其「求之過深」㉙，謂詞至宋季諸家，始辨五音、分陰陽，且謂周詞雖辨四聲，唯「猶僅限於警句及結拍」㉗；今綜合樂章、淸眞二集，得知非唯周詞已明辨四聲陰陽，樂章集中固已如是，特淸眞益趨嚴密耳！此爲詞史上一大關鍵，故不可不辨也。

詞爲音樂文學，其語言旋律隨樂音之起伏而相配合；今詞樂雖亡，然由於柳、周詞語言旋律之精密，故讀之仍覺其抑揚有致，充滿優美之旋律感。柳、周詞向以音律諸美著稱，豈虛然哉！

乙 使事用典

柳詞長於白描，項安世「平齋雜說」以其與杜詩並擧，謂之「實說」㉛，劉熙載「詞概」亦稱其「明白而家常」，此蓋因其鮮用故實，且字句又多出之以俚語之故。柳詞中用典較多者爲酬獻權貴之作，如「一寸金」（送人守蜀之作）卽連用晉書王濬、後漢書范滂傳、諸葛武侯、文翁諸典，蓋因贈別對象同爲學問中人也。其他篇章偶有用事者，大率皆爲熟典，如：

九疑山畔纔雨過，班竹作、血痕添色。（輪臺子）——用湘妃事

酩酊誰家年少，信玉山倒。（小鎭西犯）——用嵇康事

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雪梅香）——用宋玉事

算何止、傾國傾城。（柳腰輕）——用李夫人事

已是斷絃尤續，覆水難收。（八六子）——用漢武外傳以西海鸞膠續絃事及拾遺記太公望事

韓娥價減，飛燕聲消。（合歡帶）——分用韓娥及趙飛燕事

休效牛山，空對江天凝咽。（應天長）——用齊景公事

算孟光、爭得知我，繼日添憔悴。（定風波）——用梁鴻孟光事

念擲果朋儕，絕纓宴會。（宣淸）——用潘岳及楚莊王事

三千珠履。（玉蝴蝶）——用春申君事

西風吹帽，東籬攜酒。（玉蝴蝶）——用孟嘉、陶潛事

潘妃寶釧，阿嬌金屋。（惜春郎）——用東昏侯妃潘氏、及漢武帝陳皇后阿嬌事

歸去來、一曲仲宣吟，從軍樂。（滿江紅）——用王粲事

以上皆耳熟能詳之事典，可知柳詞雖用事，然不用深奧冷僻之典故。詩詞中所以用典，一方面在求其節文而有徵，一方面也未嘗不是在顯示作者之淵博，故鮮有不力求變化者。柳永則用李夫人傾國傾城典五次，宋玉悲秋事五次，嵇康玉山倒之典三次、擲果絕纓事三次，孟嘉落帽事二次，皆可見其無意於典故上求工。[32]蓋因其詞作之對象，大多為歌兒舞女，寫作之目的亦為歌筵酒席間實際演唱之用，故為配合歌者之程度及聽衆之口味，而有不得不爾者。是以柳詞被士大夫詆為「淺近卑俗」、「詞語塵下」、「言多近俗」[33]，唯正因其通俗平淺，易於流播，故「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34]，然則幸與不幸，蓋亦難以明斷。

反觀周邦彥，則有意以典故增益其詞作之工麗，故繁於用典。舉例言之[35]：

滿庭芳

風老鶯雛。（杜牧「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詩：「風蒲燕雛老。」）

雨肥梅子。（杜甫「遊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五」詩：「紅綻雨肥梅。」）

午陰嘉樹清圓◎（劉禹錫「早夏郡中書事」詩：「華堂對嘉樹。」又「晝居池上亭獨吟」詩：「日午樹陰正。」）

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煙◎（白居易「琵琶行」：「住近湓城地低濕。」）

人靜烏鳶自樂。（王安石「永濟道中寄諸弟」詩：「似聞空舍烏鳶樂。」）

小橋外、新淥濺濺◎凭欄久。

黃蘆苦竹。（白居易「琵琶行」：「黃蘆苦竹繞宅生。」）

擬泛九江船◎（杜甫「絕句九首」之七：「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

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杜甫「絕句漫興」九首之四：「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杜牧「張好好詩」：「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歡娛。」）

顦顇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杜甫「陪王使君」詩：「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用陶潛事，見南史陶潛傳）

夜飛鵲

河橋送人處。

良夜何其◎（小雅庭燎：「夜如何其?」）

斜月遠墮餘輝◎

銅盤燭淚已流盡。（庾信「對燭賦」：「銅荷垂淚蠟。」）

霏霏涼露沾衣◎（史記淮南王安傳：「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

相將散離會。

探風前津鼓。（李端「古別離」詩：「月落聞津鼓。」）
樹杪參旗◎（李商隱「明日」詩：「天上參旗過，人間燭燄消。」）
華驄會意。縱揚鞭、亦自行遲◎（李賀「代崔家送客」詩：「恐隨行處盡，何忍重揚鞭。」）
迢遞路回清野。人語漸無聞。空帶愁歸◎
何意重經前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
兔葵燕麥。向殘陽、影與人齊◎（劉禹錫「再遊玄都觀絕句詩」序：「兔葵燕麥，動搖看風。」）
但徘徊班草。（用張升事，見後漢書陳留老父傳。）
欷歔酹酒。極望天西◎

由上二例，可見其用典之多，除了事典之外，又大量使用文典。此種點化前人詩句入詞之法，柳永亦有，如八聲甘州「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用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詩：「天際識歸舟。」、傾杯「悲莫悲於輕別」用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即是，唯其例不多；周邦彥則大量使用。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

> 清眞詞多用唐人詩語隱括入律，渾然天成。

張炎「詞源」亦謂其「善於融化詩句」，並云：

> 採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

沈義父「樂府指迷」亦云：

> 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絕古今也。

清眞集中，融化前人詩句者俯拾皆是，分析其手法，則可分「直用」及「化用」兩種。直用者如：

事與孤鴻去（瑞龍吟）——出杜牧「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詩
鳥度屏風裏（驀山溪）——出李白「清溪行」

以上二例，乃直接自杜牧及李白詩中迻用。亦有就原句稍加增減者，增字者如：

好風襟袖先知（四園竹）——杜牧「秋思」詩：「好風襟袖知。」
天寒山色有無中（虞美人）——王維「漢江臨眺」詩：「山色有無中。」
身與塘蒲共晚（西平樂）——李賀「還自會稽歌」：「身與塘蒲晚。」

減字者如：

川源澄映（華胥引）——韓愈「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詩：「川源共澄映。」

改字者：

勸此淹留（西平樂）——韓愈「南溪始泛三首」之二：「勸我此淹留。」

隔葉黃鸝傳好音（粉蝶兒慢）——杜甫「蜀相」詩：「隔葉黃鸝空好音。」

暗葉啼風雨（塞翁吟）——李賀「傷心行」：「木葉啼風雨。」

夜深月過女牆來（西河）——劉禹錫「石頭城」：「夜深還過女牆來。」

黃鸝久住如相識（漁家傲）——戎昱「移家別湖上亭」詩：「黃鶯久住渾相識。」

冶葉倡條俱相識（尉遲杯）——李商隱「燕臺四首」之一：「冶葉倡條徧相識。」

上述數例，乃襲用前人詩句而稍加點染者，雖取他人詩句爲我所用，卻往往能創新風格。即使全句迻用，一經融入己意，亦覺無不妥貼。「文史通義」「說林篇」云：

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

周氏蓋即「己力能勝」，故能鎔鑄古句而不覺其蹈襲之跡矣。

此外，周詞化用前人詩句者尤多，其中亦有化用其語、檃括其句或翻用其意之別。化用其語而別出新意者，如：

琵琶撥盡四絃悲（浣溪沙）——白居易「琵琶行」：「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六醜）——劉禹錫「踏歌詞」之二：「花蹊柳陌好經過。」

笑撲流螢，惹破畫羅輕扇（過秦樓）——杜牧「秋夕」詩：「輕羅小扇撲流螢。」

字面因襲而意實己出，故覺文字淵雅典麗而有新意。至如下例：

飄流處，莫趁潮汐。恐斷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六醜）——唐人詩：「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用盧渥紅葉典（見「雲溪友議」），則又是化用其語而反用其意者。

檃括原句者，如：

渭水西風，長安落葉，空憶詩情宛轉（齊天樂）——賈島「憶江上吳處士」詩：「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

想故人別後，盡日空凝風竹（蕙蘭芳引）——李益「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詩：「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

此是檃括前人詩句而內涵更爲豐富者。至如：

青娥素女鬭嬋娟（霜葉飛）——李商隱「霜月」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鬭嬋娟。」

又見漢宮傳燭，飛煙王侯宅（應天長）——韓翃「寒食」詩：「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

故人翦燭西窗語（瑣窗寒）——李商隱「夜雨寄北」詩：「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此則是檃括原文而益形凝鍊者。

借用其意而另鑄新句者，如：

轆轤牽金井（蝶戀花）——張籍「楚妃怨」：「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

定巢燕子，歸來舊處（瑞龍吟）——杜甫「堂成」詩：「頻來語燕定新巢。」

酒暖香融春有味（玉樓春）——李賀「秦宮」詩：「人間酒暖春茫茫。」

此所謂觸類旁通者，蓋因前人詩句之觸發，師其意而自鑄偉詞也。

由此，在在可見周氏銷融之功夫。尤有進者，柳永有一闋歸朝歡，其後結作：

歸去來，玉樓深處，有箇人相憶。

周邦彥之瑞鶴仙，後結則云：

早歸來，雲館深處，那人正憶。

又柳永琴調相思引上結作：

故人何在，煙水隔瀟湘。

周邦彥玉蝴蝶上結則云：

故人何在，煙水茫茫。

不但字面蹈襲，且位置相同，瑞鶴仙甚且連每句末一字及韻字皆同，其有意學柳甚明。周濟「宋四家詞選」評

柳永雨霖鈴曰：「清眞詞多從耆卿奪胎，思力沈摯處，往往出藍。」其說至碻。

歷來論詞諸家，多認爲作詞應「不蹈襲前人語意」、「造語貴新」㊱，故劉熙載論詞，即主張應「妥溜而有奇創」，「詞概」云：

詞要清新，切忌拾人牙慧，蓋在古人爲清新者，襲之即腐爛也。拾得珠玉化爲灰塵，豈不重可鄙笑！

李漁且殷殷以勿「剽竊陳言」爲戒。唯是「天下安得許多新語耶?」（金王若虛「文辨」）蓋辭有限而意無窮，苟能以意運辭，脫化古人詩句，若自我口出，則熟語能生，舊語能新，更爲妙手㊲。然而此在於各人之銷融能力。歷來論周詞者，一致推崇其「富艷精工」，王國維且以「詞中老杜」譽之㊳，觀其脫化鎔鑄前人詩句，眞有點鐵成金、青勝於藍之效。劉肅「片玉集序」云：

周美成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縝密典麗，風流可仰；其徵辭引類，推古誇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來歷，眞足冠冕詞林。

其說甚諦。

丙　運意用筆

柳、周詞作，在表現手法上有一共同之特色，即好爲長調，善於鋪敍。柳詞工於鋪敍展衍，前人論者頗多，如王灼「碧雞漫志」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

又劉熙載「詞概」云：

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敍事，有過前人。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亦云：

耆卿爲世訾謷久矣，然其鋪敍委宛，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

舉例言之，如夜半樂：

凍雲黯淡天氣。扁舟一葉。乘興離江渚◎渡萬壑千巖。越溪深處◎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片帆高舉◎泛畫鷁、翩翩過南浦◎　望中酒旆閃閃。一簇煙村。數行霜樹◎殘日下、漁人鳴榔歸去◎敗荷零落。衰楊掩映。岸邊兩兩三三。浣紗遊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　到此因念。繡閣輕拋。浪萍難駐◎歎後約丁寧竟何據◎慘離懷、空恨歲晚歸期阻◎凝淚眼、杳杳神京路◎斷鴻聲遠長天暮◎

唐圭璋「唐宋詞簡釋」云：

> 此首三片，上片記泛舟所徑；中片記舟行所見；下片抒遠遊之感。大氣磅礴，鋪敘盡致。起首，點天氣黯淡，乘興泛舟。「渡萬壑」兩句，記舟行之遠。「怒濤」三句，記舟行所遇。「片帆」三句，記舟行之速。中片寫景如畫，皆從「望中」二字生發。霜樹煙村，酒旆閃閃，是遠景；漁人鳴榔，遊女浣紗，是近景。下片，觸景生情，語語深厚。初念抛家飄泊，繼歎後約無憑，終恨歲晚難歸，沈思千般，故不覺淚下。「到此」以下，皆曲處密處。至「凝淚眼」三句，乃用直筆展開，極疏蕩渾灝之至。

其說至碻。此詞寫羈旅行役之苦，由初發啓行至旅途所經，由景物描繪至心情之變化，順舟行而時、地、人、事依序展開，娓娓敘來，無不交代明白。詞之爲物，本僅宜於抒情寫景詠物，說理者絕少，敘事亦非所長，此所以蘇辛之被目爲變格也。此詞敘事條理秩然，委婉而有層折，周濟「鋪敘委宛」之評，洵非過譽。然鋪敘之要領，在於條理有序，內容薄弱固然無法鋪敘，意思複雜而鋪敘不得其法者，亦必雜亂無章。柳詞凡寫景敘事，無不委婉穩愜，深得鋪敘眞味；夏敬觀謂其用六朝小品文賦作詞，所言甚有見地。

至於周邦彥，亦工於詩文，尤長於賦，曾於元豐六年獻汴都賦，「富哉壯哉，鋪張揚厲之工」，因而備受讚賞，「聲名一日震耀海內」[三九]，神宗命近臣讀於邇英閣，由諸生一命而爲太學正；至元符元年，哲宗又命重進汴都賦，除祕書省正字，可見其受愛賞之重；而此賦卽「體物之處少，敘事之處多」[四〇]。周氏既爲作賦能手，其於詞作，自然亦擅長敘事。故清眞集中長調諸作，皆以賦筆鈎勒而成。如大酺云：

> 對宿煙收。春禽靜。飛雨時鳴高屋◎墻頭青玉旆。洗鉛霜都盡。嫩梢相觸◎潤逼琴絲。寒侵枕障。蟲網吹粘簾竹◎郵亭無人處。聽檐聲不斷。困眠初熟◎奈愁極頻驚。夢輕難記。自憐幽獨◎　行人歸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車轂◎怎奈向、蘭成憔悴。衞玠清羸。等閒時、易傷心目◎未怪平陽客。雙淚落、笛中哀曲◎況蕭索青蕪國◎紅糝鋪地。門外荆桃如菽◎夜游共誰秉燭◎

此詞以雨爲中心，「對宿煙收，春禽靜」二句寫將雨之狀，爲第一段。「飛雨時鳴高屋」以下四句寫雨落，爲第二段。至此均爲屋外之景。「潤逼琴絲」以下三句爲第三段，焦點移至室內，寫濕寒之氣漸侵，極其細微。「郵亭無人處」三句爲第四段，以人之聽雨而困眠點明雨下之久。「奈愁極頻驚」三句寫聽雨者之心情，爲第五段。「幽獨」二字，乃全篇耳目。「行人歸意速」三句爲第六段，寫欲歸不得之情，兼點明雨勢之大。「怎奈向」以下爲第七段，進一步描寫心情之幽獨。「未怪平陽客」以下，以古人相況，爲第八段。「況蕭索」以下，爲第九段，寫雨後零落之狀。又復由人轉入景，末句以無人共游作結，暗承上之「幽獨」，兼亦點明時間已至黑夜。全篇一三三字中，由雨前大自然之變化寫至雨後蕭瑟殘破之景，由室外而室內，由景物及人事，由白天至黑夜，寫盡雨中情景。隨着時光移易，層層鋪敘，雨景、雨勢，乃至於聽雨人心情之變化，無不曲曲傳達，在在可見其鋪敘之功夫。

又因鋪敘之作，必須具有多層意思，逐層渲染，則非長調不足以發揮，故柳、周均多長調之作。唯是二人雖皆工於鋪敘，然敘述手法卻有不同：柳多直陳而周多曲說，如上所舉夜半樂，卽爲柳詞平鋪直敘之例，故周濟云：

> 柳詞總以平敘見長，或發端，或結尾，或換頭，以一、二語勾勒提綴，有千鈞之力。

周詞則較爲轉折，常喜分層敘述，層疊遞轉，故顯得更爲婉轉含蓄，如解連環云：

怨懷無託◎嗟情人斷絕。信音遼邈◎信妙手、能解連環。似風散雨收。霧輕雲薄◎燕子樓空。暗塵鎖、一牀絃索◎想移根換葉。盡是舊時。手種紅藥◎　汀洲漸生杜若◎料舟移岸曲。人在天角◎謾記得、當日音書。把閒語閒言。待總燒卻◎水驛春迴。望寄我、江南梅蕚◎拚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

此首寫怨別之情。首二句點明因所歡見棄，是以心亂如麻，而思念之情，滑凝無已；卻偏說：「信妙手、能解連環。」蓋自信能揮劍斬斷情絲，永不再爲情所苦，故「似風散雨收，霧輕雲薄」，此爲一層轉折；然而多年情誼，又豈能說斷就斷？故目睹舊日樓臺、手種紅藥，盡皆觸處生愁，乃欲狠心將當日伊人手種之紅藥盡數剷除，此另是一層轉折；下片由眼前之紅藥聯想至汀洲之杜若，而伊人已舟移岸曲，遠在天涯；昔日傳情達意之書函，都盡成毫無意義之空話！是以怨憤難平，竟擬將昔日音書，全都燒卻，此又一層；更自音書設想，倘若對方能顧存情義，千里寄梅，足見其心中尙有我在，則此生爲斯人憔悴瘦損，亦在所不辭。至此又是一層。全篇綱目在「怨懷無託」四字，層層轉進，莫不就此曲盡發揮。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毛先舒語云：

> 詞家意欲層深，語欲渾成。作詞者大抵意層深者語便刻畫；語渾成者意便膚淺，兩難兼也。

細析周氏此詞，意固層深，而出語亦曲折反覆，一波三折，尤具情韻之美。論周詞者，向來極推其筆法之妙，如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云：

> 鉤勒之妙，無如清眞，他人一鉤勒便薄，清眞愈鉤勒愈渾厚。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謂周詞之佳處在於能得沈鬱頓挫之妙。陳氏云：

> 美成妙處，亦不外沈鬱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沈鬱則極深厚；既有姿態，又極深厚，詞中三昧，亦盡於此矣！

又云：

> 美成詞極其感慨，而無處不鬱，令人不能遽窺其旨。如蘭陵王（柳）云：「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二語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處。故下接云：「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盤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憤懣矣！美成則不然。「閒尋舊踪迹」二疊，無一語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約略點綴，更不寫淹留之故，卻無處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筆云：「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遙遙挽合，妙在纔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六醜（薔薇謝後作）云：「爲問家何在。」上文有「悵客裏，光陰虛擲」之句，此處點醒題旨，既突兀，又緜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卻滿紙是羈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盡致。

所謂「愈鉤勒愈渾厚」，所謂「頓挫」之致，主要卽來自其用筆之紆徐曲折。昔人如周濟、陳世焜、譚獻、陳洵等，於周詞之筆法皆極爲推崇，而所謂筆法，如順、逆、反、正、複、脫之類（並見周濟「宋四家詞選」），實皆章法之安排。劉熙載「詞概」嘗云：

詞以鍊章法爲隱，鍊字句爲秀，秀而不隱，是猶百琲明珠而無一線穿也。

字句之藻飾，固亦詞作之要務，唯若不講求筆法，徒事文辭之修鍊，終將有句無篇，淪爲零金碎玉而已。周詞過人之處，即在於其章法之高妙。夏敬觀手批樂章集云：「耆卿多平鋪直敍，淸眞特變其法，一篇之中，迴環往復，一唱三嘆。」可謂深中肯綮。周之勝柳處，此蓋爲其一端。

再者，柳永長調雖佳，短調卻未見突出；周邦彥則長、短調均衡發展，其作短調如獅子搏兎，亦用全力，故如夜遊宮（葉下斜陽照水）、玉樓春（桃溪不作從容住）、浣溪沙（樓上晴天碧四垂）、蝶戀花（月皎驚烏栖不定）、蘇幕遮（燎沈香），皆屬上乘之作。此蓋亦柳不如周之處。

此外，柳周對情景之處理手法，亦頗不相侔。其實「情」、「景」乃文學之兩大要素㈣，景雖是客觀存在之現象，然透過詩人之眼看景，其所寫之景固已帶有主觀色彩；而情雖是主觀之感受，唯因其抽象而無可捉摸，故表達之時，亦往往須借助景物以爲烘托，故詞中言情寫景，實不能截然畫分。然在運意用筆之際，仍可有種種不同之方式。張德瀛「詞徵」云：

詞之訣曰情景交鍊。宋詞如李世英「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箇安排處。」情語也；梅堯臣「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煙老。」景語也；姜堯章「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景寄於情也；寇平叔「倚樓無語欲銷魂，長空黯淡連芳草。」情繫於景也。詞之爲道，其大旨固不出此。（卷一）

劉熙載「詞概」亦云：

詞或前景後情，或前情後景，或情景齊到，相間相融，各有其妙。

說皆有見。蓋所見者景也，所動者情也，須情景相融無間，斯爲上乘。至於處理方式，或融情入景，或寓景於情，則在於各人造詣。柳詞慣用手法爲上片寫景，下片言情。如鳳歸雲云：

向深秋。雨餘爽氣肅西郊◎陌上夜闌。襟袖起涼飈◎天末殘星流電未滅。閃閃隔林梢◎又是曉雞聲斷。陽烏光動。漸分山路迢迢◎　驅驅行役。苒苒光陰。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漫相高◎抛擲雲泉。狎玩塵土。壯節等閒消◎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風月。會須歸去老漁樵◎

全首在發抒羈旅行役之感，卻由寫景入手。「天末」二句，寫黎明前沈黑之景，「又是」以下三句，則是天色漸亮之景。藉景物之描繪點出奔波趕路之苦況，再帶出下片汲汲營營所爲何來之感慨及歸隱山林之願望。上片寫景，下片寫情，而情乃景之觸發。柳詞其他名作，如八聲甘州（對蕭蕭暮雨灑江天）、竹馬子（登孤壘荒涼）、迷神引（一葉扁舟輕帆卷）、安公子（遠岸收殘雨）、少年遊（長安古道馬遲遲）等莫不如此，茲不具引。

周詞則多情景交融之作，如蘭陵王云：

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　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　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此詞題爲詠柳，實寫別情。起句「柳陰直」扣題，而以「拂水飄綿送行色」一句轉入送別，以下皆就送別發揮。周濟「宋四家詞選」評之曰：

客中送客，一「愁」字代行者設想，以下不辨是情是景，但覺煙靄蒼茫。「望」字、「念」字尤幻。

案：「愁」、「漸」、「念」俱爲領字，「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四句，寫舟行如飛，人迹頓杳之狀，用一「愁」字，乃知其出於預想，蓋情深至極，乃有不敢面對之者，故四句看似寫景，實乃言情。第三片寫舟中人之所見所感。舟行愈遠，視野彌廣，「別浦縈迴，津堠沈寂，斜陽冉冉春無極」，何等淒美！其實山水景物本極壯麗，唯因舟中人正自沈溺於離情別苦之中，其所見亦皆帶有一份孤寂之感，故此數句兼寫情景；以下則折入往事，思前想後，彌增傷感，「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自是寫情，然亦是當年舊景。周濟稱其「不辨情景」，蓋因情景相生，或觸景以生情，或緣情以佈景，二者渾合爲一之故也。趙尊嶽「塡詞叢話」云：「情景雜糅之作，所見者景，所動者情。……併此清空質實之筆低徊感嘆之情，寓之于字裏行間，而不必一一明述者，上乘。」㊷據此，周詞之寫作手法可謂已臻絕詣矣！

伍・結語

綜上所述，可得而說者，厥有二端：一爲柳詞對周詞之影響，一爲柳、周詞之評價問題。茲分述如下：

上文曾就柳周之背景、性格、作品各方面深入分析，可知二家頗爲相似。一切之寫作技巧，如鋪敘手法、情景配合，及入聲之運用、上去之配合、平聲陰陽之判別等等，凡柳詞有者，周詞亦類皆有之，而且表現得更純熟、更精粹，足見周濟「奪胎耆卿」、「往往出藍」之說誠有卓識。在內容方面，則柳周同中有異，蓋晚唐

五代詞之內容，大率爲「羅衾雁字、惜別傷春，寫景不出園亭，言情惟工綺艷」㊸，至柳永以詞抒寫自身不遇之感觸，紀社會之實況、抒發羈旅行役之苦，在詞之內容上已有某種程度之擴大；而周邦彥非但未能發揚光大，反又回到「羅衾雁字、惜別傷春」之範圍，雖有「西河」（金陵懷古）一首爲弔古之作，唯在清眞集中，亦僅此一首而已㊹，陳廷焯嘗謂：「詞至美成，乃爲大宗。」（白雨齋詞話），周濟亦謂：「清眞，集大成者也。」（宋四家詞選序）實則所謂「大宗」或「集成」，乃就其技巧及婉麗之風格言之，內容則無與焉；且其技巧、風格皆承繼柳永餘緒，夏敬觀手批樂章集云：「耆卿寫景無不工，造句不事雕琢，清眞效之。故學清眞詞者，不可不讀柳詞。」鄭師因百先生亦謂柳永「從工力技巧方面開後來周邦彥、姜夔、吳文英一派」㊺，並有卓識。

再者，柳永在詞體之發展上，尤有開創之功。柳永所處之時代，正當新樂盛行，教坊及民間之樂調，皆蓬勃發展，據葉夢得「避暑錄話」，當時「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李清照「詞論」又謂其「變舊聲，作新聲」，可見柳永除據譜塡詞外，尙且善度新聲，樂章集中，甚多前所未見之長調，殆皆柳永所自創。自晚唐五代以迄宋初，文士塡詞，以短調、中調爲主，鮮有長調，至柳永始專力於長調之創制；由於形式上之擴充發展，使詞體得有較長之篇幅以容納更豐富之內涵，爲後來東坡之開拓詞境奠定重要之基石。以風格言之，柳永之長調尙有其「高健」之一類。鄭文焯云：「屯田北宋專家，其高渾處不減清眞，長調尤能以沈雄之魄，清勁之氣，寫奇麗之情，作揮綽之聲。」所謂「沈雄」、「清勁」，已遠超乎一般婉約派綺麗軟媚等風格之外，而其內容又不乏憑高念遠及抒寫一己感遇之作品，以此論之，柳永雖被譽爲北宋婉約派之大家，亦固非「婉約」二字所能盡之矣！然則柳永在詞史上之評價，亦應重新予以論定。

至於周邦彥，昔人評價頗不一致。如周濟譽之爲「集大成者」，並以周邦彥爲宋四家之冠；陳廷焯謂「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爲巨擘」；陳世焜謂其「眞千古詞壇領袖」、又謂「美成詞極頓挫之致，窮高妙之趣，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蔣兆蘭亦謂其「冠絕古今，可謂詞中之聖」。唯是譽之者大多爲清人，宋明學者則每

貶抑之，如張炎謂其「意趣卻不高遠」，王世貞更謂其「能入景語，不能入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以故價微劣於柳」(四六)，其評價之所以如此懸殊，除因時代不同致觀點有異之外，尚有其他因素在焉。

平情而論，周詞之價值無可致疑，唯是其主要貢獻一在詞體之完成，一在於其藝術技巧。徽宗時代音樂大異於前，周氏既提擧大晟府，「討論古音，審定古調」，「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而其詞作亦研音叶律，務求音律之諸美，自是以後，詞之格律、規模，皆成定制，後之詞人，亦鮮能越其矩矱，故方千里、楊澤民、陳西麓等和作，一字不敢妄爲移易。再如鋪敍手法之安排，用筆運意之變化，使事用典之應用等，亦至此而登峯造極，在功力上確乎超軼柳永，而後人亦難以塵及，此卽昔人對其推崇備至之故也。唯是在內容方面，則貧弱單薄，乏善足陳，故王國維「人間詞話」云：

>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所謂「言情體物，窮極工巧」、「創調之才多」云云，卽讚譽其技巧之工妙，而「創意之才少」則是惜其內容未能突破，無怪乎夏承燾評其「思想性不高」，俞平伯亦謂其「反映面小」矣！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評柳、周詞更云：

> 風庭淚眼亂紅時，井水傳歌到四陲。
> 壇坫從他嗤歐柳，風花中有大家詞。（兼論歐、柳）
> 崇寧殘局鬧笙歌，亡國哀音論不苛。
> 氣短大江東去後，秋娘庭院望斜河。（論周）

夏氏論柳詞謂「風花中有大家詞」，論周詞則謂「亡國哀音論不苛」，蓋因柳詞雖多綺羅薌澤之態，尚猶不失其眞性情；周詞雖音律諧美、富艷精工，却因過分重視形式之美，致使內容過於偏狹也。

附註

㊁見方千里「和清眞詞」提要，諸家引錄皆誤作「片玉詞」提要，蓋相沿致誤也。

㊂如夏承燾、吳熊和「詞學」云：「……到柳永分上、去聲，尤謹于入聲；到周邦彥用四聲，變化最多，四聲的用法遂趨精密……。」見頁五五。

㊃據何大安學長云，平聲調因聲母清濁之影響而二分，至遲在中晚唐時已如此，安然「悉曇藏」（西元八八〇年）云：「表則平聲直低，有輕有重。……平中怒聲與重無別。」輕、重卽陰、陽調，怒聲卽次濁音。又云：「承和之末（八四七年），正法師來，初習洛陽，中聽太原，終學長安，聲勢大奇，四聲之中各有輕重。」可見當時北方已有四聲陰陽調之分。此爲最早四聲分調之記載。唯其時濁聲母尙未清化，因此平聲分陽陰調乃「語音上」之分，而非「音位上」之分；易言之，不具辨義作用也。迄邵雍（一〇一七至一〇七七年）「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以濁母平聲配次清，濁母仄聲配全淸，濁母清化，始發展完成。此時平聲陰陽調之分，乃得爲「音位性」者矣！柳永方言與邵雍是否有相承關係，俟考。但彼既陰陽平聲字分用，無論所據方言是否尙有濁母，「語音上」平聲二分，已無可疑也。案：柳永約早於邵雍百年，柳永爲福建崇安人，邵雍本范陽人，幼隨父遷至共城（河南輝縣）。邵雍書中已有陰陽平之分，雖未可視爲柳永方言中之現象，唯是柳永出身進士，又嘗爲睦州推官、屯田員外郎等職，對官話系統當頗熟悉；且其爲樂工作詞，爲便於流播，其詞作所反映者，是否純爲福建方音，不無疑問。故柳永對後世唸陰調或陽調之字加以區別，是基於清濁抑或陰陽之異，雖未可遽定，然其中必有某種異差，則

可斷言也。茲爲便於與周邦彥比較，一律謂之「陰」、「陽」，而不謂之「清」、「濁」。

㉕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三引李天生曰：「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曷言乎『細』？凡五、七言近體，唐賢落韻，共一紐者不連用，夫人而然；至於一、三、五、七，錯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少陵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他人不爾也。」

㉖韋金滿「周邦彥詞研究」頁一四四至一五〇亦嘗列舉「一平三仄之四字句備四聲」之句，唯其例證頗有謬誤，其中誤列者如掃花游「小腰欲舞」乃「上平入上」，浪淘沙「玉手親折」乃「入上平入」，齊天樂「尙有練囊」乃「去上平平」，皆非備四聲也；誤讀者如原列荔枝香「回顧始覺」，然原句實爲「回顧，始覺驚鴻去雲遠」，則又非四字句矣！其他以濁上爲去者，亦取例未嚴也。

㉗此據陳元龍注，唯是不見於今本杜集，俞平伯「唐宋詞選釋」云：「當是佚句，未可知；或陳誤引他人詩。」（頁一三五）

㉘見「唐宋詞字聲之演變」，「唐宋詞論叢」，頁五三至八九。下同。

㉙夏承燾云：「況周頤二雲詞頁十六意難忘詞小序，謂『陰陽平悉依清眞。』……案此謂周詞韻腳亦分陰陽，然案之他篇，不盡如此，況氏未免求之過深。」見「唐宋詞字聲之演變」，同上，頁七六。

㉚夏承燾「詞學」「詞與四聲」章云：「詞中辨五音、分陰陽，北宋已有。」又云：「按詞分五音、六律清濁、上去之說，大抵起于樂工，而嚴于文士，柳永、周邦彥諸家的作品和張炎詞源、楊纘作詞五要等可見，而張炎、楊纘等宋末諸家，對五音及陰陽尤注意剖析分辨。」（見頁六三至六五）似乎夏氏近年已隱約注意及北宋詞中已有陰陽之分，唯其論點大體仍沿「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之舊，既未就此理論發揮，亦無舉證。

㉛項氏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據唐圭璋「宋詞三百首箋注」轉引）。劉熙載「詞概」云：「柳耆卿詞，昔人比之杜詩，爲其實說無表德也。余謂此論其體則然，若論其旨，少陵恐不許

之。」

㉜參考廖爲祥「樂章集析論」。

㉝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李清照「詞論」及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

㉞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

㉟以下參考俞平伯「唐宋詞選釋」。

㊱分別見於張炎「詞源」及陸輔之「詞旨」。

㊲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云：「熟事能生，舊事能新，更爲妙手。蓋辭有限而意無窮，以意運辭，何熟非生？何舊非新？」

㊳見「清眞先生遺事」。

㊴見樓鑰「攻媿集」「清眞先生文集序」。

㊵見羅忼烈「擁護新法的北宋詞人周邦彥」，「詞曲論稿」，頁四一。

㊶參看王國維「文學小言」，靜安文集續集，「王觀堂先生全集」册五。

㊷據梁榮基「詞學理論綜考」一書轉引。

㊸見鄭師因百先生「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景午叢編」，頁一一九。

㊹補遺中另有一、二首，未予算入。

㊺同註㊸，頁一二六。

㊻周濟語見「宋四家詞選序」；陳廷焯語見「白雨齋詞話」；陳世焜語分見「詞壇叢話」及「雲韶集」，原書未見，據吳則虞校本清眞集附錄（頁一五七、一五八）轉引；蔣兆蘭語見「詞說」；張炎語見「詞源」；王世貞語見「藝苑巵言」。

引用書目（依引用次序列出）

書名	作者	出版
唐宋詞研究論文集		中國語文學社編印
新五代史	歐陽修	藝文印書館
宋詞四考	唐圭璋	明倫出版社
小畜集	王禹偁	四部叢刊本
樂章集析論	廖爲祥	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避暑錄話	葉夢得	叢書集成初編本
藝苑巵言	王世貞	詞話叢編冊一
宋史	脫脫	藝文印書館
清眞先生遺事	王國維	王觀堂先生全集冊九
東京夢華錄	孟元老	大立出版社
能改齋漫錄	吳曾	詞話叢編冊一
全宋詞	唐圭璋編	明倫出版社
詞曲論稿	羅忼烈	香港中華書局
苕溪漁隱叢話	胡仔	長安出版社
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	叢書集成初編本
雙硯齋詞話	鄧廷楨	詞話叢編冊七
樂章集	鄭文焯手批	廣文書局
中國詞史	胡雲翼	信誼書局

書名	作者	出版
鄭文焯的詞學理論	林玫儀	中外文學九卷九期
詞林紀事	張宗橚輯	木鐸出版社
周邦彥詞研究	韋金滿	香港學津書店
人間詞話	王國維	河洛圖書出版社
唐宋詞欣賞	夏承燾	百花文藝出版社
唐宋詞選釋	俞平伯	木鐸出版社
宋詞選	胡雲翼	明倫出版社
大鶴山人論詞遺札	鄭文焯	詞學季刊二卷四號
碧雞漫志	王灼	詞話叢編冊一
詞源	張炎 夏承燾校注	木鐸出版社
詞概	劉熙載	詞話叢編冊十一
詞學集成	江順詒	詞話叢編冊九
中國音樂史論述稿	張世彬	香港友聯出版社
樂章集	柳永	世界書局
清眞集	周邦彥 吳則虞校	木鐸出版社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紀昀等	藝文印書館
詞學	夏承燾 吳熊和	香港宏圖出版社
唐宋詞論叢（增訂本）	夏承燾	香港中華書局

書名	作者	出版
詞律	萬樹	廣文書局
宋四家詞選	周濟選 鄺利安箋注	中華書局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商務印書館
樂府指迷	沈義父	詞話叢編冊一
宋詞三百首箋注	唐圭璋	明倫出版社
詞論	李清照	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文史通義	章學誠	國史研究室
詞旨	陸輔之	詞話叢編冊一
賭棋山莊詞話	謝章鋌	詞話叢編冊十
片玉集	周邦彥 陳元龍注	世界書局
介存齋論詞雜著	周濟	詞話叢編冊五
唐宋詞簡釋	唐圭璋	木鐸出版社
攷媿集	樓鑰	四部叢刊本
古今詞論	王又華	詞學全書本
白雨齋詞話	陳廷焯	詞話叢編冊十一
文學小言	王國維	王觀堂先生全集冊五
詞徵	張德瀛	詞話叢編冊十二
景午叢編	鄭因百師	中華書局

書名	作者	出版
詞說	蔣兆蘭	詞話叢編冊十二
瞿髯論詞絕句	夏承燾著 吳无聞注	中華書局

編者按：本文爲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玫儀女士在四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所宣讀論文之修訂稿。

讀罷詩集

• 鴻鴻 •

1

讀罷詩集
我忍不住哭泣
當我所深愛的一切正向過去與未來分別飛逝
我黯然走向太陽
直到影子把世界覆蓋

2

讀罷詩集
我心中的憾恨無名一如
剛從大雨的歸途奔進屋內
這時雷聲漸遠
忽驚覺天空已對我說了許久的話
而我都沒有聽到

3

讀罷詩集
我猜測所有語字都在我喜悅與畏懼的閱讀過程中
逐頁消失
而且將在再度翻開的瞬間復現
相對於我的不安
此刻書頁間自足的空白是何等了然於
天地所懷藏的私情……

附記：漢廣詩刊第六期載有李祖琛同題詩作。頃讀羅智成「傾斜之書」、「光之書」有感，兼和祖琛。

在議事廳

・邱一新・

課餘
我們離開政治學教室，也離開
投置閒散的感覺
去參觀某機關議事廳，並且學習和旁聽
有人用心如蠶，勉力吐絲——

在議事廳牆壁上
懸掛兩位我們崇仰的
偉人，承先和啓後的革命政治家
與我們一樣期望的心情

俯視、關懷議會的討論主題——
除了代表沈默善良的羣衆的缺席委員
其餘委員終於闌珊地就座
忽然有人臨時動議
加薪、或考察、或進修學位諸類細瑣
意見難免有左有右
暴躁、憤懣，以及無須負責的
質難和臧否，紛紛啊
多像窗外雜沓的雨聲——

而一些待處理的主題，如民意
彷彿我們積壓的心事
靜坐一旁——

儒林外史與湯姆河的拉匝里佽的反英雄人物

・田　毓英・

流浪者小說 *Novela Picaresca* 簡介

流浪者這個譯名是浪漫的，因爲 *Novela Picaresca* 這個詞並沒有流浪的意思。只因這類小說的主角大都過着不安定的生活，有人譯爲流浪漢小說，今襲舊譯，稱爲流浪者小說。這類小說的主角西班牙文稱爲 *Pícaro*。這個字今天的意義和本文所要討論的湯姆河時代的意義不同，但仍不能以一個簡單的詞來概括。這個由湯姆河這篇小說鑄造出來的字，原本是指社會地位低微，無長久職業，不講究榮譽但却不討人厭的人物。這意思今天惡化了。可以說是流氓、無賴、不務正業不講究榮譽不受人敬重但又無大惡的人，仍不能與盜匪同日而語。

湯姆河（*Lazarillo de Tormes*）是流浪小說中的第一部，也可以說是至今這類小說中最成功的一部。而這第一部中的主人翁就叫拉匝里佽，通常人只以人名代表書名而稱這本書爲拉匝里佽（*El Lazarillo*）㈠本

文稱湯姆河，以別於書中人物。湯姆河這本書只有四萬多字，但至今膾炙人口，而且開啓了一種文學類型，可見其流傳之廣，影響之深。

論者認爲 *Pícaro* 最能代表反英雄人物。但反英雄是什麼，英雄又是什麼？在進入正文之前，恐怕是首先應該證清的。我國英雄二字最早載於經傳的恐怕是魏國劉劭的人物志㈡。這本書的第八章所討論的就是英雄㈢。劉劭一開頭就說：「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劉劭認爲英雄是聰和明所組成的，而雄則是由膽和力所組成的，而「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爲英，」劉劭認爲張良就是這樣的人。「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就是這樣的人。「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組、項羽是也。」可見這個英雄是個有智有勇的人，也可以說是個智勇超衆異於常人的人。稍後三國志魏武帝紀（晉人著）上英雄二字又以同樣意義出現過。這二字全出在曹操之口，全都是指的劉備。劉備爲呂布所敗，喪失下邳，劉備投奔曹操。程昱勸曹殺備，曹操說：「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還有煮酒論英雄時那句名言，把劉備嚇得把筷子掉落地上的「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曹操口中的英雄和劉劭筆下的英雄都有同樣意義，那就是有雄才大略、勇武過人能成就大業的人如劉備項羽者爲英雄。道德未被考慮在英雄觀念之內。

三國時代賦予英雄的含義不但後世有了改變，在三國之前也同樣不把英雄的觀念局限於智勇出衆的帝王之材的人身上。三國之前雖無英雄一詞但有超羣出衆的人這種觀念，而且這觀念大可與西班牙二十世紀給英雄所下的意義相提並論，我們是指的孟子滕文公篇上的「大丈夫」。景春問孟子：「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大不以爲然，因而答出了那段不屈不移的道理，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謂之大丈夫。」

三國之後，世說新語上的英雄是指的曹操㈣。再後的兒女英雄傳乾脆以英雄爲書名。英雄二字已經不是劉

劭曹操的英雄，也不是孟子的大丈夫了。英雄的含義幾乎可以和俠士同用，是個勇敢有武功有品德的人。當然古時的士、俠、君子都有過英雄的含義。

西洋英雄的定義也一直在演變。英雄（hero）在荷馬的詩篇中就已出現，英雄（hero）這個字希臘文原來是半神半人（Semigod）的意思。荷馬稱呼有超人的力量、勇敢和能力並被神明庇佑的男人爲英雄。到了後來希臘的作家已不信神，他們的悲劇人物也不再限於勇武，而和道德的卓絕也有關係了。在英雄人物的心目中，有些價值是超過生命的。他們認爲，人生如果沒有這些價值，就不值得活在世上，因而英雄人物常選擇死亡而不接受羞辱。英雄人物只怕一件事，那就是羞辱。這和我國的「士可殺不可辱」遙相呼應，所以我們上邊說士有時也代表英雄人物。西洋又由於英雄人物結果都是悲劇收場，所以英雄常附有悲劇意味。

中世紀的標準英雄是騎士，並且常常是爲教會出力的騎士。這個騎士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敢有大力的人。他的價值幾乎完全在於他的武功。

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期的英雄是個除了偉大的武功之外，還應該是個有機警，有帝王的心胸，常居首位，有懾服人的力量的男子㈤。到了十九世紀，英雄是給人嚴格感的領袖，可以創造時勢的人物㈥。

現代人心目中的英雄是什麼呢？現代人的英雄不但包容廣擴，而且可以說已經變了質㈦。在任何一方面有成就的人都可以被稱作英雄。尤其美國，甚至稱牛仔、偵探、科學家或運動員爲英雄。英美民族常常做些駭人聽聞的遊戲（高空走鋼索、爬高牆、跳越飛馳中的汽車等等），可能就是他們崇拜英雄的心理造成的㈧。至於稱文學作品中的主角爲英雄，則另當別論，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

西班牙學者歐泰戈（José Ortega y Gasset）給英雄下了一個現代的哲學意味很濃但並未變質的定義，他說：

> 英雄是……一個願意改革現實的人，……「事實上有些人決心不滿足於現實。他們希望世上的事物走的是另外一些路線，不是老路線。他們拒絕重演過去的風俗習慣和傳統，他們拒絕重演那些綜合起來可說是生物性的，或本能强迫他們做的姿態，我們給這些人叫做英雄，……英雄人物要如此如彼的時候，不是祖先或當代的風俗習慣要他如此如彼，而是他自己要如此如彼。這種自己要做自己而不做別人的人，就是英雄。」㈨

綜合以上所說，時至今日，西班牙的英雄仍是個不隨波逐流，有自己的見解自己的作風，有高尚的價值觀高尚的心理並且操守卓越的人。龐尼尼（Marcello Pangnini）說得更清楚，他說：「小說的故事是一個英雄人物對眞正價值的尋求，這個英雄是在和他那個改變了、屈服了的因襲的世界絕裂的情況下去尋找眞正價值，而不計其艱苦利頓。」㈩

有了這樣一個概略的追踪，爲這篇短文應已有所幫助。下一步我們應該澄清的是什麼是反英雄。今人伍曼（Pierre L. Ullman）在他的論文「賽文德斯與反英雄人物」（*Cervantes y el Aantihéroe*）上，一開頭就說：

> 「以反英雄來給*Picaro*下定義似乎是今天所知道的最恰當不過的。*Picaro* 是最突出的反英雄人物，因爲他的特徵完全和騎士相牴觸。騎士必須努力做英雄人物，要戰爭要打勝仗，*Picaro*則被驅逐被迫害，打敗仗。英雄出身顯赫，*Picaro*出身低賤，有時還出身於不清白的人家；英雄爲正義而戰鬥，*Picaro* 則盜竊脫逃；英雄凡事英勇，*Picaro* 則怯懦無能。理想的騎士因其榮譽而發光，*Picaro* 則是不榮譽的焦點。」⑪

所以我們說：英雄是個勇敢出衆，不向潮流低頭，遵守原則追求眞正價值有高尚理想的人，是個把人生其他一切都屈服於原則和理想之下，爲了原則和理想不斷鞭策自己犧牲自己的人。反英雄呢？他以微少的物質生活爲準則，對他來說，原則理想分文不值，他看到的只是那點不豐厚的屈辱的生活物質，他的人生目標是活命，

他不懂什麼是有所爲有所不爲，爲了活命，他什麼都接受什麼都做，爲了活命，人生最親密的價值如妻子，他也會出讓！

在此我們離題先說一句。如果價值有絕對性而我們又要給「一個推銷商之死」尋找一個出路的話，它的主角婁曼（Loman）應不算英雄，主要的是因爲他所尋求的不是絕對價值。如果一個悲劇主角必須尋求眞正價值，則「一個推銷商之死」難以構成悲劇。

湯姆河的拉匝里攸和儒林外史

提到這兩本書，有幾點驚人的巧合。第一，這兩本書都是盛世的作品。儒林外史成書於一七五〇年，那是乾隆年間，清朝盛世。湯姆河出現在一五五四年，也是西班牙的盛世。我國的紅樓夢出現於儒林外史之後，西班牙的吉訶德先生傳 *El Quijote*（1605）也出現於湯姆河之後。我們無意於說紅吉二書受到儒湯二書的影響，但後二者是否給了前二者啓示與動機，雖不在本文討論之內，但儒湯二書寫的是反英雄（儒林外史上的庸俗腐儒是另一階層的反英雄），紅吉二書寫的則是英雄㊂。還有一點巧合，儒湯二書寫的都是社會醜象，但儒林外史文辭高雅，而湯姆河則學問淵博，皆非泛泛之輩的作品㊃。

湯姆河簡介

這本出現在西班牙文藝復興盛期的小說共分爲七章，加上序文，一共分爲八個單元。平均每章不到六千字，其中最短的第四章不到一百字，在字數方面可算是書中之奇了。

這本書是以第一人稱自述方式寫的。故事的主角是個出身低賤的人，名叫拉匝里攸*Lazarillo* 。爲了謀生自從童年就開始做佣人，因他受到的都是刻薄的待遇，先後更換了七個主人。拉匝里攸的名字上冠上湯姆河三個字，是因爲他出生在河裏，在他父親工作的水力磨房裏。拉匝里攸生長在隨波逐流之家，自從一出生就下了

「海」。他的父親因偷了點磨出來的麵粉而被放逐，在放逐地替一騎士看管騾馬，隨之出戰而死於戰場。他的寡母開始替學生們洗衣做飯謀生，後來與一替官家管理馬匹的黑人同居，替他生了個黑人弟弟。這個黑人父親又因偷竊而被處絞刑，他的母親則被判鞭笞一百鞭，遊街示衆。拉匝里攸稍長，母親把他交給一個瞎子。這是他第一個主人。他的名字拉匝里攸（Lazarillo）也變成了牽瞎童的意思，存留在西班牙文字彙裏，使用以迄於今。拉匝里攸就這樣，不但由瞎子引導走上了人生的旅程，而且這個瞎子還是個狡黠險詐的人。不管人的父母是販夫走卒黑人白人還是優娼，人生到世上，全都是一張白紙。在這張白紙上塗鴉的豈止他的父母親人！整個社會都負起了這一任務。但瞎子帶路恐怕一定要掉進坑裏。拉匝里攸就這樣，在他母親的祝福聲中，展開了他的人生之旅。

辭別了母親，跟隨瞎子離開了故鄉莎拉曼加 Salamanca，前往多來多（Toledo）乞討。剛剛一出道，瞎子就給他上了第一課。出城的橋邊有個石牛，瞎子騙他牛內有聲音，叫他靠近去聽，這張白紙靈魂的孩童信以爲眞，他的頭靠近石牛去聽時，瞎子猛然一擊，把拉匝里攸的頭撞在石牛上，「有如南瓜」，幾乎使他的頭開了花。他的頭撞到石牛時瞎子大笑說：「蠢東西，學乖些，牽瞎童還要比魔鬼知道得多一點！」這張白紙寫道：「他說得對，我最好睜大眼睛，提高警覺，因爲我孤單一人，也應該自己保護自己了」！

就這樣，拉匝里攸一步步地走向他那反英雄的道路。他這第一個主人狡猾險詐，用盡技巧監視他，不給他飽飯吃，而這個男童也學會了和他「鬥智」：瞎子的一切食物都放在一隻皮袋裏，袋口用鐵環鐵鎖鎖住，裏面的東西在他那瞎眼中都清清楚楚，絲毫也不錯誤。拉匝里攸在瞎子不注意的時候，在皮袋上拆開了一條縫，從縫裏拿出大塊的麵包、炸豬油縮和香腸，補足他那空腹。

吃飯時瞎子把酒瓶放在自己身邊，提防拉匝里攸偷喝。但拉匝里攸總有辦法捉住瓶子喝上兩口。瞎子覺察出酒少了，其後就一直用手捉着瓶子不放。拉匝里攸發明了二十世紀的人才發明的吸管，他開始用麥稭吸食瓶中的酒。瞎子照樣覺察出這一着，其後就把酒瓶挾在兩腿中間，用手蓋住瓶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拉匝里

攸在瓶底鑿了個小孔，用蠟封住。吃飯時僞裝怕冷鑽到瞎子懷中溫暖封瓶的蠟，蠟溶之後，拉匝里攸用嘴去接那噴出來的小酒泉，等瞎子去喝酒時，瓶子已經空空如也。瞎子顛過來倒過去地摸瓶子，終於找到了那小孔，但僞裝沒事的樣子。第二次吃飯時，拉匝里攸又重施故技，在他的臉朝着天接受那酒泉的時候，瞎子用雙手舉起酒瓶，用全力砸在拉匝里攸的嘴上，打掉了他的牙齒，碎玻璃也割破了他的臉。其後瞎子動不動就打他。拉匝里攸開始恨這瞎子而且決定報仇。開始牽着瞎子走最壞的路，在吃葡萄和以蘿蔔換香腸等插曲中，拉匝里攸想盡辦法騙瞎子，但被瞎子發現之後，每次都被打個半死，頭髮也幾被瞎子拔光。報仇之心更一日甚似一日。

報仇的機會來了。一個下雨天，主僕二人要經過一條小溪，小溪的對面是一家廊簷下的石柱。拉匝里攸把瞎子牽到石柱對面說那是小溪最狹的地方，如果用力跳，可以跳到對岸而不必涉水。瞎子信以爲眞，爲了跳得遠些，向後退了一步，然後猛力向前跳去，頭撞到石柱，昏了過去，拉匝里攸則乘鄰人手忙腳亂的時候，逃之夭夭。

拉匝里攸的第二個主人是個神父，在敍述他和這第二個主人的故事之前，這個年紀不大却飽經滄桑的孩童寫道：「我逃離了雷霆又遇到了閃電」。

這個神父吝嗇至極。他自己吃肉，只分點湯和自己啃過的骨頭給拉匝里攸。拉匝里攸幾乎餓死，餓到想逃跑都不敢，因爲他的腿都站不住了。這個神父在吃別人時大口地吞，像隻狼一樣。

這個神父把從彌撒中收來的麵包鎖在一隻櫃子裏，拉匝里攸尋得一把鑰匙，偷偷打開櫃子吃裏面的東西。後來又在櫃子上打個洞，僞裝老鼠進去吃東西，這位神父發現這伎倆之後，把拉匝里攸趕出門去。

拉匝里攸的第三個主人是個侍從，但人前人後總以騎士自居。

這個被虛榮心佔去他人生全部精力的人，衣履整齊，儀表從容，儼然貴族人物。這個侍從騎士一天所做的無非散步、進教堂、再散步以及與婦女們週旋，賣弄風度。他唯一與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沒飯吃。拉匝里攸做了他的僕人，不但未給任何報酬，到餓得不能忍受時，還往往吃拉匝里攸討來的東西。只是不論如何也不承認窮

。最後，到了該交房租床租的時候，乾脆溜之大吉，拉匝里攸也被趕出門去。

第四個主人是個仁慈聖母會的修士，一個不念經祈禱、不在修院吃飯、整天東家西家串門子的神父。拉匝里攸在這個主人身邊，物質生活開始改善，主人給了他生平第一雙鞋子，同時他對第三個主人那種憐憫之心也消逝了。

第五個主人是個負責發賣赦罪券的人。赦罪券的起源是十字軍東征時期，教會爲了募集資金，發行赦罪券只是個權宜之計。但負責賣赦罪券的人良莠不齊。有的就像拉匝里攸這第五個主人那樣，是個「他見過最放肆最不知恥的人。」

這人每到一個地方，送些小禮物拉攏當地神職人員（小禮物如一個鮮瓜，一棵萵苣，兩個柳丁等），便於使教友們購買赦罪券。但久而久之，人都不想買了。拉匝里攸這個主人就是用盡一切欺騙手段達到出售的目的。拉匝里攸舉例說出了他這主人使用的騙術。

他們主僕二人到了一個地方，宣講了三四天仍沒人來買赦罪券。此人於是計上心頭。有一天晚上請村民吃飯，飯後和法警吵起架來。這位主人罵法警强盜，法警罵他賣僞赦罪券。第二天在彌撒中講道，宣稱赦罪券的種種好處。當然，村民無動於衷。不一會兒，法警進來，大聲說赦罪券都是假的，開始辱罵這位賣者。這人却聲色不動，而且等法警罵完之後，還虔誠地跪下祈禱。法警突然間跌倒在地，口吐白沫，面部扭曲。有人要求賣赦罪券者不計前嫌去救他。他於是將赦罪券放在法警頭上。說也奇怪，法警竟慢慢醒來，病也好了，跪在此人面前求饒。當然，村民開始搶購赦罪券。賣完了後，拉匝里攸這位主人私底下和法警聚到一處，又說又笑了好一陣子。

第六個主人是個教堂主任司鐸。拉匝里攸的工作是趕着這位神父的驢子到處去送水，賣水賺的錢神父是老板，每週六賺的歸拉匝里攸。因而，拉匝里攸在這兒混的四年當中，有了點積蓄。他於是買了些舊衣物穿戴起來，又買了一把劍配上㈣，儼然公子哥兒一個。辭職而去。

拉匝里攸最後一個主人是個法警，他在法警處停留的時間很短，主要的是因爲執法危險萬分。

其後，他自己可以謀生了，做了拍賣場的叫賣人，他叫賣做得很成功，出了名。遇有罪犯遊街示衆時，他也充當宣叫人，宣叫着罪犯的罪行。他也替多來多一位重要人物叫賣葡萄酒。這位有地位的人看中了他，把自己一個女佣嫁給他。但這女佣繼續和她老主人的不正常關係，拉匝祿（成年後叫做拉匝祿，拉匝里攸是暱稱）却不聞不問。有人說些閒言閒語。「但如果有人敢企圖談論我妻子什麼，我會打斷那人的話說：『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不要說些叫我難過的話，我不拿惹我生氣的人當朋友，尤其那些想在我和妻子之間做怪的人。我的妻子是我在世界上最愛的東西，我愛她勝過我自己。而且天主也因爲她而賞我很多恩典，這些恩典勝過我配得的。必要時我會在耶穌聖體前發誓證明她就像住在多來多城門內的人那樣貞潔。誰說個不字我就跟誰拚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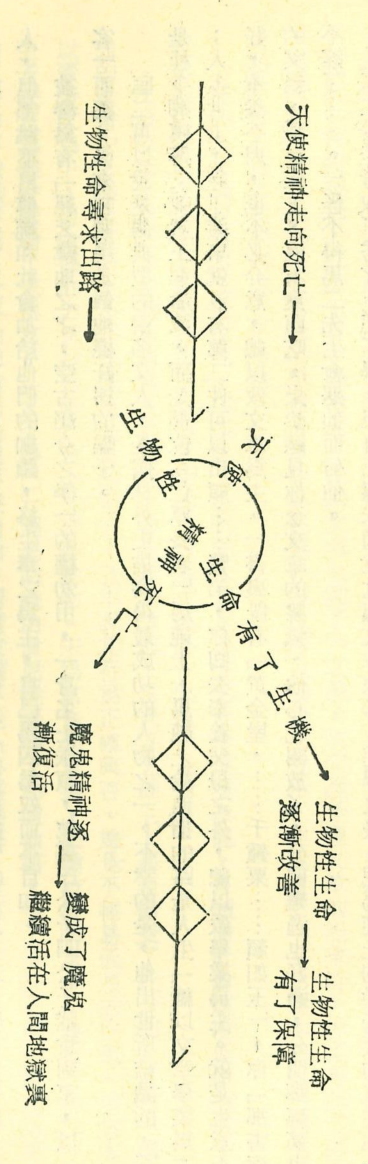
㊄

湯姆河的中心論點是活命，爲了活命，把命也賠進去。拉匝里攸由瞎子引入了人生，瞎子的世界是黑暗的，瞎子看不到光明，他所看到的教給拉匝里攸的是那黑暗與那一套謀生技巧。拉匝里攸沒看見過美眞，遑論聖善。

一個對西班牙思想不加深究的人很容易認爲湯姆河這本書的重點是「今世的一切都是虛僞的」㊅。這話是錯誤的，因爲一部作品離不開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背景。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時，表裏不一是社會的通病，要以這樣的社會爲背景來闡述一件事理，虛僞非出現不可。拉匝里攸這本書的作者並未以虛僞爲世界性的現象來處理。正如儒林外史所表現的那些窮酸腐儒愚昧可笑醜態百出的行爲，並不說明那是人世間宇宙性的現象。只是這些現象却不可避免地製造出它的成果：一個墮落的把一切置於活命之下的拉匝里攸，一個愚昧可笑狂妄無知的匡二，一個有逃脫的傾向但却不斷然決然解脫束縛的沈瓊枝……。

湯姆河的結構看似簡單，只以人物貫穿全文。但細究之下，却使人發現，它的結構完美，有着它深深的意義。全書共分七章，前三章寫主角的生物性生命尋找出路，精神走向死亡。中間的一章是個交換點，代表天使

精神的死亡，物質生命有了生機。後三章寫生物性生命逐漸改善，而魔鬼化的精神逐漸復活，到結尾時變成了眞正的魔鬼。我們可以下圖來表示這結構。



天使精神走向死亡生物性生命尋求出路天使精神死亡生物性生命有了生機生物性生命逐漸改善魔鬼精神逐漸復活生物性生命有了保障變成了魔鬼，繼續活在人間地獄裏

可能有人說，湯姆河這本書寫的是社會力量的不可抗拒性，是社會力量迫使拉匝里攸的精神死亡，變成了魔鬼拉匝祿，但問題並非這麼簡單，有人稱這種走向死亡是自殺㊆，爲非常自由的行爲㊇，爲選擇惡㊈。不能說這些人都沒有道理，因爲他人墮落不是我墮落的理由；因爲拉匝里攸在最困難的時候還能以乞討來的食物供養他的主人——那個窮侍從。即使爲了活命也不一定非選邪惡不可。

儒林外史人物的羣象

儒林外史以字數來說，遠較湯姆河的拉匝里攸爲長，我們不但無法像湯姆河的拉匝里攸一樣，逐章加以介紹與分析，而且也無此必要。我們只願指出，儒林外史上那些窮酸腐儒的庸醜愚俗，不是哈哈一笑就能罷休的。

儒林外史正文一開頭就是寫的兩個俗不可耐的人物——周進和范進。這二人都可說是本本分分的人，但他們終其一生也跳不出文章舉業「飛黃騰達」的範籠。二人都是六十歲左右才進學，一個因爲遲遲不能進學，見了貢院，一頭撞死在地，哭個死去活來，像個三歲小兒；一個聽見自己中了舉人，發了瘋在地上打滾。馬純上馬二先生，規規矩矩，不取巧不愛色，是個仁厚長者，見人有難，傾囊相助，但却看不破功名，甚至說孔老「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因爲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十]。以上三人雖都仍可說是善人，但都跳不出傳統和社會加給他們的枷鎖，終生奉之爲主，自己爲囚爲奴而不自知。

被譽爲有「經天緯地之才，空古絕今之學」的權勿用，一身名士派頭，被婁三公子四公子羅致到家，以「客」而養，後來却發現是個地棍奸拐的騙子。

匡二可以說是個典型的掛名文人，是儒林外史描寫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不幸的是，他出世所結識的，不是杜少卿虞博士或者王進者流，而是那位「仁厚長者」馬純上。馬純上給他指的路是人生「總以文章舉業爲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之外，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書裏既有「黃金屋，……千鍾粟……顏如玉」，你「那害病的父親，睡在床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放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痛也不疼了……。」怪不得馬二先生會遇仙而信仙。

匡二於是考取了秀才，進了學，但自己還未通就批起文章來[十一]。進學之後，把馬純上的勸告資助忘之腦後，對之頗有微辭。批文章之餘還與潘三勾結開賭場聚賭，抽賭頭[十二]，假造文書，做鎗手替考，重婚，無所不來。等潘三事發坐在監裏，他不但不去探望，還說風涼話，批評潘三做事不該[十三]。遇到機會就大吹大擂，自封爲匡子，他說道：「北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經人指出「先人」是已亡故的人的意思，匡二辯道：「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也是在這次高談濶論之中，匡二甚至不轉彎抹角，直接大言不慚地說「我的文名也夠了」之後，談到誰是選文章的能家時，你在等匡二匡超人的宏論，學學他那名人高深的學理，當你屏住氣等這位偉人發表名論時，他說道：「……選本總以行爲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

女詩人沈瓊枝是匡二的反面。如果匡二拉匝里攸都是自願爲社會環境套籠，自願向社會環境低頭的例子，沈瓊枝則是個不低頭不屈服的例子。但社會的力量龐大詭詐，敗家仍是對方。

沈瓊枝被父親誤送至鹽商宋爲富家做妾。瓊枝捲款潛逃，以賣詩文維生，甚至結交了杜少卿。這在中國過去的社會中，拋頭露面，不顧傳統所施加的壓力，且不說其行爲正確與否，總是不輕易低頭的作風。瓊枝本可以賣詩文爲生，但金錢的力量推動着社會上的事事物物。宋爲富告到官裏，把瓊枝捉回家中。瓊枝不得已，以生子扶正爲條件嫁給了宋爲富。「又不得已」到尼姑庵由僧尼捉弄得了和尙仙種，生了子扶了正。還以爲兒子的來歷神不知鬼不覺，豈不知和尙尼姑們不饒過她，到頭來還不是「心裏懊悔，羞憤成疾」！

儒林外史上不只這些窮酸腐儒，還寫了些拐騙詐欺甚至活吃人腦的變成了賊和尙的王惠王道台，虛張聲勢騙錢的張鐵臂，以牛爲轉世父親騙錢的和尙等等。但濁者自濁，淸者自淸。影射作者的杜文卿，大有春秋戰國時養士之風的婁三四公子，戲子鮑文卿是個有讀書氣概的人。其他如季遐年（書），王太（棋），蓋寬（畫）以及荆元（琴）等人，在生於淸朝長於淸朝的作者眼中，都可以說是出汙泥而不染的君子，杜華軒、莊徵君等則可說是傳統中國人眼中豁達豪放的高人雅士。在儒林外史那愚昧腐朽庸俗虛僞的羣像之中，這些人是一服淸涼劑，多少給人以舒暢之感。這些散發着眞與樸的人物，可以說都是活的自己的生命，可以說都是歐泰戈筆下的英雄。而這些人物的存在，也在儒林外史和拉匝里攸之間劃出了一道分水嶺，使這兩部作品有了非常不同之處。湯姆河的故事裏沒有這類人物存在，它的思想是悲觀的[十四]。而儒林外史是樂觀的。湯姆河的中心主題是活

命，爲了活命而與命運掙扎，把原可學到的眞理原則賠進去。一個天眞無邪的孩童由瞎子帶路走進了人生。他從瞎子身上沒有學到別的，他學到的只是黑暗與歹毒，以及瞎子那一套謀生的技巧。

儒林外史的重點是一羣昏了頭轉了向的庸俗窮酸，偏要以文人自居，終生碌碌。這羣人一生不做別的，只追求文章舉業，爲了文章舉業，在那最講孝道的儒人社會中，父母亡故孝也可以不戴，喪也可以不奔〔二五〕。甚至一個有病的父親，聽見兒子念文章，心花也開了，病痛也不痛了〔二六〕。這些自命非凡的人，實際上活的都不是他們自己的生命，他們把自己套在一套不宏又不大的枷鎖之中，不肯自拔。

拉匝里攸與匡二

有了這樣的簡介，一定有人說這兩本書都是諷刺社會的作品〔二七〕。這還需要進一步探討。至少不能用這樣一句話簡單地概括湯姆河全書。它裏頭有社會力量的巨大性，有俗人俗事的醜陋性，有天使的墮落史，有徹底的悲觀心理。

湯姆河整個故事都以拉匝里攸這個孩童爲中心，但在儒林外史上有一連串的中心人物，代表着那些知識閉塞的自詡爲文人的愚昧羣像。其中與拉匝里攸最相似的，莫過於匡二，可以說匡二和拉匝里攸都代表了反英雄人物，儘管活命在匡二身上變成了文章與舉業。

拉匝里攸出生在河裏，生下來就註定了隨波逐流，與逆流而行的英雄背道而馳，是個反英雄人物。西班牙人把人出身的血統看做其人價値高低的基本因素〔二八〕，出產於西班牙的拉匝里攸，自從呱呱落地就烙上了不榮譽的特徵。但這個出生在下流社會的兒童，一如其他兒童一樣，與其說是昏昏懵懵，不如說是天眞無邪，心腸善良。就因了他那一顆善良的心，直到他離開第三個只有虛榮心其他一無所有的侍從主人時止，仍然有着人世間最美好的博愛之心：以乞討來的食物供養他，而且並未想因此而離開這個主人，是這個主人把他遺棄的。

匡二出場時已經二十二歲，但那也是他人生的開端，那是第十五回，由馬純上馬二先生引出來的。我國不以出身或血統評估人的價値高低。匡二的出身寒微並不代表人格的低賤。匡二出場時流落在異鄉，在一間茶室旁擺了張小桌測字維生，沒有去偷搶拐騙。且看匡迥出場時給人的印象是那樣的純眞可愛！馬二先生借他的板凳坐下，他却捧出茶來招待，好一個溫文知禮的青年，不怪馬二先生愛他。回到家之後，不與兄爭，事親至孝，處事得體。可是後來一旦入了學，做了「文人」，變得驕傲庸俗，令人生厭。

拉匝里攸的墮落和匡二的情形也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他剛剛走上人生之路，瞎子教他「牽瞎童要比魔鬼知道得多一點」時，這個由天眞無邪開始有了心機的孩童寫道：「好像就在那時，我孩童的單純驚醒了！」「幾天之內他就教會了我强盜流氓的用語。」拉匝里攸就這樣走向人生墮落之途。他這位啓蒙老師又向他用聖經的口吻但魔鬼似的說道：「我不能給你金，也不能給你銀，但爲了生活而需要的機警，我會教你很多。」就這樣，一個原本內心明亮的孩童，一步步地變成了一個不知廉恥的魔鬼。一個把人生、道德、天主、在在都爲那可憐的活命（生物性的活命）而服務的魔鬼：拉匝祿背判了拉匝里攸。

同樣，青年時的，或更好說是考中之前的匡迥，和考中了舉業之後的匡二也判若兩人。這是誰的恩賜？潮流、社會、傳統……一大堆的枷鎖。

英雄與反英雄只在一念之差。拉匝里攸之變成拉匝祿是在他接受妻子繼續與人通姦時肯定的，如果他後退一步，背叛的不是拉匝里攸而是生物性的活命所加給他的枷鎖，他立地成爲英雄。不，那個雖剛成年但已老滑腐朽的拉匝祿却思考縝密：如果他說穿，他那個有權勢的情敵會放過他妻子而善罷甘休嗎？妻子會從今以後安分守己地和他相守嗎？尤其是，說穿擾亂了妻子與情敵之間的來往，這個情敵是否會繼續叫他做叫賣葡萄酒的生易呢？不，不能說穿。妻子婚前已生過三個孩子，婚後繼續給他綠帽子戴，這一切的一切，都不如活命重要。拉匝祿閉上了眼閉上了嘴，閉上了耳朵，閉上了心。因爲早在娶妻之前，他就清楚了「活命」是什麼。

塡飽肚子餓不死是拉匝祿的人生，是很多人唯一的人生〔二九〕。如果拉匝里攸爲了那低級的、生物性的人生而扼殺了那原可以自由享受的精神生活〔三十〕，這本書所探討的應不是諷刺社會，而是一死一生的問題〔三一〕。

第四章天使拉匝里攸死亡，第五章魔鬼化了的拉匝祿開始復活。而這復活在最末一章完成，一個眞正的魔鬼完全復活了，那是：

「在我做宣叫員的職務上，有一天我們在多來多去執行一個搶刼犯的絞刑，我帶着一條粗繩。我突然間悟出了我那個瞎子主人在厄斯卡裵納對我說的話，我後悔我恩將仇報，那樣狠毒地對待了他。我之能有今天，除了天主之外，他就是我的大恩人。」

在此我們又印證了湯姆河這本書的成功處，用字簡潔處。拉匝祿爲什麼因了一條粗繩而想起他那瞎子主人呢？並且一反以前的態度，反過來感激他這位啓蒙老師呢？這點至今還沒有人指出過。粗繩（*Soga*）這個字西班牙文有兩個意思，一是粗繩，一是耐心忍受煩擾傷害反對，只要能達到目的什麼都忍受的人。拉匝祿不就是忍受着一切才活命的嗎？*Soga* 這第二個意義就是反英雄的寫照，就是拉匝祿。可以說，*Soga* 是個「帶光」的字[32]。*Soga* 去取那個囚犯的命，却使拉匝祿活下去。這個文字遊戲和拉匝里攸的墮落史，一起否決了這本書爲諷刺社會之作之說[33]。

那麼，湯姆河的中心思想或寫作目的又是什麼呢？曼斯因（Howard Mancing）認爲湯姆河的結論是：「人能做最高尚最卓越的行爲，但終究抵抗不住那個四周圍繞着的腐敗的、不道德的、虛僞的社會的力量，而總是選擇壞的。」[34]。這些力量就是我們所說的枷鎖。但這力量雖大，却不是掙不破的，所以曼斯因有「選擇壞的」這句話。曼斯因認爲湯姆河對世界的看法是徹底悲觀的。書上所有的人都說明人生就是騙人的，在物質和社會上金錢爲主，在道德和人性上虛僞爲主。甚至文字都不代表它原來的意義。天主等於好運；好人意味着有權有勢的人，生活就是精神的死亡，榮譽指的是利益。……拉匝里攸既沒有朋友也沒有愛情，男女的關係也只建基於金錢上。拉匝里攸的世界是個厚顏無恥的世界，缺少一切物質的、社會的和道德的積極價值。」馬奎斯（Francisco Màrquez Villanneva）說得更積極，他說：「拉匝祿遺棄基督教道德的絕對眞理而採取他那個社會中眞正算數的相對眞理。嚴重的是沒有理由强迫拉匝祿做這樣的選擇，不是特別一個人或一件事使他腐敗的，他接受醜惡的行爲是充分自由的，惡甚至在他挨餓時也不是不請自來的。」[35]

我們同意以上二人的意見，儒林外史就幫助我們有這種想法。儘管充斥儒林外史的是那羣庸俗窮酸、奸拐詐騙的愚俗的尼姑和尚、土豪劣紳和墮落了的遊俠，但在那個世界裏仍有莊徵君、虞博士、杜少卿、季遐年、王太、蓋寬、荆之、鳳四老爹、鮑文卿以及郭孝子等作者眼中的眞人。儒林外史和拉匝里攸的區別就在於這一點，如果說後者是絕對的悲觀者，前者就是相對的悲觀者[36]。儒林外史從這一點來看是中國腦筋的產品，中國人總相信仁者無敵，善能勝惡，邪不勝正。流露在吳敬梓筆端之外的是，世上芸芸衆生，雖然迂腐醜陋，但事在人爲，人定勝天，只要自己努力定能成聖成賢，重點在於人是否自潔自清，或者隨波逐流，同流合汚。逆流而行者是英雄，順流而同化者是反英雄。湯姆河沒給我們描寫英雄是什麼，也許在作者眼中，世界上根本沒有英雄。

英雄的存在

跳出社會傳統所加的索鏈，逃出這個圈子，敢於生活一個自我生活的人就是英雄。在許多事物中，有時需要一聲吼，那會是大快人心的一聲吼。梁山泊的盜寇都是這聲吼的結晶，都是英雄。儒林外史上間或也有一聲吼，但却不足暢快人心。誰能跳出圈子之外？果眞能跳出這圈子，還必須停留在外邊，而這外邊的世界是與跳出者態度的鮮明與否而增減的。顯明的態度迫使賈寶玉出家雲遊天外，吉訶德先生以「好好先生亞隆索」的身份死亡，而且還死在床上！在人世之間，誰見過英雄勝利？是岳飛？是凱撒？是耶穌基督？對某些人而言，其所以仍能活在世上，多多少少地快樂地生活，恐怕憧憬是他唯一的救命繩索，他之不隨屈原而去是因爲他還有那童稚般的天眞，他還夢想在暗夜裏會出現光明，汚泥裏有鮮艷的荷花，他想是這樣的。馬純上一生像個孩童

，等待那舉業的天堂，杜少卿季遐年等人生活在「人間」的邊緣，只有沈瓊枝還想向那套枷鎖挑戰，還想挺身而起，但結果只得閉門課子讀書！

當然，文學思想和歷史思想往往有距離，年輕的美國就是樂觀的大本營，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世界上的英雄無數，而且歷史之所以有意義就是因爲有英雄存在㊂。

相信有英雄存在可能的，有一種巨大的力量支持着他，使他鞭策自己，他希望改造世界，使世界和他一起做英雄。

悲觀者認爲英雄不存在，因爲世界不允他存在。

人每次抵抗周遭的潮流而堅守原則追求眞理，就是英雄。接受世俗時時刻刻的挑戰和隨之而來的艱難痛苦就是英雄。反英雄的姿態是尋找易，易於活命，易於獲得那些渺小的目的。

吉訶德先生追求原則和眞理，不怕（不識者的）恥笑，不懼飢餓疲勞危險，筆直地向着那點「眞」進行，那就是英雄。而他死在床上也正是他這個英雄人物的悲劇的焦點。包法利夫人也同樣不顧人的恥笑，不管什麼傳統禮俗與議論，「勇敢」地追求她的「幸福」，那低級的動物性的快樂以及那點物質上的滿足。只可說其行耶英雄，其心耶反英雄。

七十二年八月卅日・淡江研究室

附註

㈠湯姆河的全名是「湯姆河的拉匝里攸，其生平及其噩運及好運」（*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 y sus Fortunas y Adversidades*），簡稱爲 *Lazarillo de Tormes* 或 *El Lazarillo*。

*Lazarillo*這個字也因了湯姆河這本書而變成了牽瞎子的童子的意思而存留在西班牙文字彙裏了。

㈡本文中華民國第四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提出時，尚未查人物志一書，多蒙柯慶明先生提示其大著「文學美綜論」第一九四頁所引劉劭人物志之言，於此致謝。

㈢劉劭著人物志只有十二章，收入楊家駱教授主編之世界文庫以及諸子集成中。

㈣宋劉慶義著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

㈤Graciàn: *El Héroe* 1639. Espasa-Calpe. S. A.

㈥見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History*. (1841)

㈦L. R. Farnell (英) 把英雄分爲七種，見*Greek Hero Cults & Ideas of Immortality*. 1920.

㈧另外Dixon Wector在他的 *The Hero in America* (Ann Arbor Paperbacks, The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63) 上說 (p.1) :"*Hero-Worship Answers* an urgent American need; p.485: The hero must be a man of good will & also a good neighbor.....Manliness, forthright manners, and salty speech are approved..... The hero must not lose touch with his birth-place.....Bravery, honesty, strength of character are all the stuff for hero-worship."

㈨Meditacione del Quijote. *Ideas sobre la novela*, p. 139, Espasa-Calpe. S. H., 1964.

㈩見*La Picaresca*. 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española, Madrid 1979. 龐氏把英雄分爲三種：

(1)抽象的理想主義者；(2)被動的英雄，(3)成熟的英雄。

(十一)見*La Picaresca*, 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española. Madrid. 1979.

(十二)見田毓英著：中西小說上兩個瘋癲人物，p. 39-60. 文壇60年。另田毓英著：西班牙騎士與中國俠，商務七二年，p. 120-126。

(十三)請參考徐鰲潤：「現代人看儒林外史」，附於儒林外史文源六十五年版。另Julio Cejador y Fragua: 湯姆河的拉匝里攸序文 (*Introducción a 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 Espasa-Calpe, S. A. Madrid, 1969,

(14)佩劍是騎士貴族的象徵，見Alfonso X, Segunda Partida

(15)湯姆河的拉匝里攸第七章。

(16)Bruce W. Wardropper: *El trastorno de la moral en el Lazarillo*. Nueva Revista de Filología Hispánica (1961). p. 441-447.

(17)Stephen Gilman: "*The Death of Lazarillo de Tormes*," PMLA, 81, 1966, p. 149-166, 引自 Howard Mancing: *El Pesimismo Radical del Lagarillo de Tormes*. *La Picaresea*. 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1979, Madrid.

(18)Francisco Marquez Villanueva: *La actitud espiritual del Lazarillo de Tormes* 章，見 *Espiritualidad Y Literatura en el siglo XVI*, Madrid, 1968, alfaguara p. 69-137.

(19)Howard Mancing: *El Pesimismo Radical del Lazarillo de Tormes*. *Novela Picaresca*, Fundacion universitaria. Madrid. 1979.

(20)儒林外史第十三回。

(21)儒林外史第十八回。

(22)儒林外史第十九回。

(23)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24)見註(18)。

(25)儒林外史第七回。

(26)儒林外史第十六回。

(27)José García López: *History de litercture española*; Francisco Carrillo: *Raiz Sociológica e imaginación Creadora en la Picaresca española*，都認爲西班牙十六世紀的社會都是皮卡羅小說所最喜歡批評的。

(28)R. M. Pidal: *Los españoles en la Historia*, Espasa-Calpe, S. A. 1959.

(29)María Embeita: "La Lucha por la vida" En el Lazarillo……se cuentan los avatares de un mozuelo de ínfimo estrato social en su contienda por subsistir……pasa mil calamidades en la más negra miseria y roba para no morirse de hambre; en este proceso va descubriendo la maldad del mundo, con la que debe reconciliarse de alguna manera para sobrevivir y mejorar su estado……"

(30)馬奎茲Francisco Marquez Villanueva:「湯姆河的拉匝里攸的精神態度」（*La actitud espiritual del Lazarillo de Tormes*）見「十六紀的文學與精神生活」（*Espiritualidad y Lileratura en el siglo XVI*), Madrid, Alfaguara. 1968年版p. 69-137，引自Howard Mancing著El Pesimismo radical del Lazarillo de Tormes.

(31)Stephen Gilman: "The Death of *Lazarillo de Tormes*," en *PMLA*.引自 Howard Mancing 如上註。

(32)José Ortega y Gasset: *Meditaciones del Quijote*.

(33)認爲湯姆河爲諷刺小說是很普遍的，例如今人賽哈斗Julio Cejador y Fragua就認爲這本小說是「火辣辣的嚴厲地諷刺西班牙十六世紀中葉社會的作品，越不露聲色諷刺的力量也越火辣越血腥……」p. 8. *Introducción*, *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 Espasa-calpe. C. H. Madrid. 1914.

(34)Howard Mancing: *El Pesivnismo Radicrl Lazarillo de Tormes*, Novela Picaresca.

(35)Francisco Marquez Villanueva: *La actitud espiritual del Lazarillo de Tormes*. 見其書

Espiritualidad y literatura en el siglo XVI, Madrid, Alfaguara, 1968. 轉引自 Howard Mancing前文。

㊱Otis H. Green: *Magnum Opus España y la tradición occidental*, trad. de Cecilio Sanchez Gil, Madrid Gredos, 1969.轉引自Howard Mancing前文。

㊲Marshall Fischwick: *The Hero, American Style*, P. I. "History is meaninglees without heroes."

註：本文作者現任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專任教授。